

文苑突擊

文苑

第1—2期



女宣傳員

陸九刻

延安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

（延安）

全國文藝界更親密的聯合起來

政治號召與文藝

從大眾中培養新作者

略談作家到前方去

文藝界的精神網動員

魯藝的一年

生產運動大合唱

生產運動大合唱座談會紀錄

哥哥、這一棵樹是我種的(童話詩)

春天(小說)

勞動日記(小說)

一三〇隻油桶的計劃是怎樣突破的(工廠報告)

病(部隊創作)

印刷廠生產突擊(工廠通訊)

砲位周圍(小說)

日華親善·漁獵(戰地報告)

老年頌

天山

不能走路人的吶喊

文化人在戰鬥中(戰地通訊)

編後

開荒突擊隊

紀念五四

拾傷兵

開荒

耙地(邊區)

題字

文化消息

本社啓事二則

本組(四)

徐一新(七)

塞克(八)

本社(一三)

李雷(三三)

嚴文井(一七)

師田手(二六)

劉亞洛(二)

老寧(三九)

程海洲(三七)

雷加(二三)

卞之琳(三一)

喬木(六)

蕭三(三〇)

高士其(二五)

吳伯簫(三五)

編者(四二)

沃渣(對面)

馬達

丁里

王氏廓

蕭蕭

毛澤東

文藝突擊

新一卷第一期

(總第五期)

廿八年五月廿五日出版

編輯 文藝突擊社

發行 邊區文化協會

(延安北門外)

全國各大書店

延安各合作社

訂價：

一年 一元六角

半年 八角五分

另售：

每冊 一角五分

本期特大號另售：

每冊 一角七分

訂戶不加

每月二十五日出版

短論

全國文藝界更親密的聯合起來

抗戰之前，全國文藝界不但有團結聯合的呼聲，而且也在進行這工作，到抗戰以來，呼聲和工作來得更積極了。而且，在去年五月，產生了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將到一年工夫，已經發展了五六個分會。這證明明着全國文藝界敵視侵略抗日的救國的迫切任務，坦率質直地團結聯合起來，拿筆桿當槍桿，同敵人和漢奸親日派托派在戰鬥。

這中間雖然不太多，產生了有希望的新人和抗戰之前所看不到的現實作品。許多文藝家到前線去了。許多文藝家，鄉了。除此，而且大多数的文藝家無不與抗日救國的工作聯繫着，推展抗戰的文藝運動和文藝建設。

文藝界的進步，是對著的。

然而，這就夠了嗎？事實表明得很明白，團結聯合還不過是雛形，抗日救國的戰鬥力還十分虛弱。理論與批評缺乏之，創作與傑作不多，至於偉大的作品，更談不到了。

這原因在那裏呢！或多或少時，是數下例兩種情形給圍住。

第一、有些人雖然贊助聯合，而且提

倡聯合，但是仍拘於自己的小天地，對別人有意見不說出來，對自己有缺點也不求別人說，於是，許多優點與弱點不能發揚及克服。許多抗戰文藝上的問題，不能展開爭論。有聲音，但不大；有理論，但不強壯。因之阻礙了進步的速度。

第二、在進行聯合工作的文藝家，好似太注重於客氣，也過分注意於和氣。客氣與和氣是必要的，為了團結及聯合。但不能因此而放棄了嚴格的督促，深遠的批評。有督促和批評，客氣與和氣，而能團結與聯合，是更親密堅強的團結與聯合。不然，也阻礙了進步的速度。

其次，另有一種人，在這爭取民族解放，武裝驅逐日寇的當頭，竟大贊嘆日本飛機的轟炸威力，能毀滅皮鞋縫襪子；繼

政治號召與文藝

理論鬥爭未曾肅清了的超然藝術觀，已被抗戰掃淨；文藝工作者，皆睜開眼睛，而向着現實了。夢幻思想，不再裝飾文藝者底製作，就連雙腳朝上，用鎖走路的白晝夢囈者，也正正派派地在地上站起來。

而，覺得抗戰妨礙了他坐在窗下看藍天，寫文章，拿稿費的作家生活，大發牢騷。是否願意參加抗日呢？是否願意聯合起來呢？未說得清。既自尊為作家，也許生活容易罷？

那麼，現在提出全國文藝界更親密是萬聯合起來，是必要的，是萬分必要的，主要聯合，也要爭。要聯合，也動搖批評和督促。如此，才能達到在抗日戰線上，反對漢奸托派，動搖妥協，退却自私，爭取，後的勝利，拿筆桿當槍桿，殺敵衝鋒的目的。才能突飛猛進的進步。

不然，文藝界的進步必得要十分慢。全國文藝界更親密的聯合起來！勇敢，堅決，誠懇，嚴肅的來執行：鞏固，擴大抗戰文藝運動，促進和推展抗戰文藝建設。

(手)

莎士比亞，如處在今日中國，會無暇談笑沒落中的封建貴族，而充分運用其藝術天才，攻敵而國；喬埃斯 (Jean Zola)，如為今日中國文藝者，也必然要換一換「德力西斯」底主題及題材。

我們的總拉非英維克，在生長中，我

們的蕭洛詞夫，在生長中。吉爾波丁，羅森達爾一類人底理論，不再過到黃帝子孫底口頭；我們的文藝，已親切地與政治聯繫起來。

配合着抗戰形勢的轉變與發展，政治也有着轉變與發展。然而，目前的文藝，尙不能將政治上所轉變與發展，及因這些轉變與發展而產生的各種政治號召，機動而具體地反映出來。我們的文藝者，把握住了，只是；總的抗戰原則；而不是；在此原則指導下的政治具體內容。

現在，文藝工作者的基本任務之一，在於：反對轉變與發展中的政治號召。創作者，要執行這任務。理論者及批評者要推動這任務的實現及完成。

當然，要求文藝反映轉變與發展的政治具體內容，是因這些轉變與發展而產生的號召，並不意味着：要求文藝變成傳單標語；而是意指着：要求文藝藉其特殊藝術功能，實切，機敏而具體地隨時為政治服務。應勒式則留於機文藝，應被給以高度評價。

向文藝提出這要求，並不會束縛，損害文藝，恰恰相反，正是充實，補益了文藝。把氾濫洪水導入正軌河道，正是給洪水以良好機會；使它正常地發揮並表現其能力。

「羅米奧與朱麗葉」中，有話道：「我的心像海洋般無邊，我愈愛，我愈有。」文藝工作者底心也是無邊的，他愈愛政治，愈深入政治，他愈豐富，愈充實。

抗戰中的中國，發展中的中國，不會

從大眾中培養新作者

文藝大眾化，這問題，雖然很早就提出來，雖然經過好多次向熱烈的爭論，雖然有許多進步的作家，斷向這方面努力，但是，到今天，成果還很小；說得更具體一點，真正的大眾化作品還是很少見。爲什麼呢？因爲作家大都是知識份子出身，受了生活限制，和大眾的生活，祕有或多或少的隔離。因此，那怕主觀怎樣努力，但寫出來向東西，大半都是空洞，抽象，呆板和枯槁。這些，就是作家自己也不得不承認的。

這是中國文藝運動的致命的弱點。

要克服這弱點，一方面當然應該更進一步號召與組織作家去參加實際生活，深刻的去認識，了解大眾，去學習大眾的語言和表現的方法，另一方面，就是培養大眾作家，從工廠，部隊，農村中提拔，教育，培養出大批新的文藝幹部，這是很重要的。對文藝大眾化，（同時也就是對抗

使文藝工作者如盧那卡爾斯基般憤慨道：「你們想用什麼攻擊我呢？難道因爲我改造世界而熱誠鉅大的火氣，也在我的藝術中燃燒着麼？」

（振）

職文藝運動），有着決定的意義。

根據過去一年以來在延安從事這工作的經驗，證明了在廣大的羣衆中蓄藏着無數的文藝天才，證明了生活在大眾中的大眾作家，可以寫出一般知識份子出身的作家所寫不出來的作品，它比一般知識份子所寫的大眾化作品更豐富，現實，具體，生動和健康。

過去在「邊區文藝」（新中華報副刊）上發表，由「七月」轉載的那篇邊區印刷廠工人的集體創作——「我們的生產」在「文藝突擊」上發表的幾篇「工廠文藝」和這一期刊劉亞洛同志的報告「三隻油桶的計劃是怎樣突破的？」都是值得注意的。雖然這些還只是大眾文藝的萌芽，但一種新的氣息，我們已經可以感覺出來了。

這些實際的例子告訴我們一些什麼呢？告訴我們：培養大眾作家，不只是理論

第一節 上的。要：不只是一項理想，而是在今天一就可實現。——恐怕目前還是用方塊字，那怕目前一般大衆：文化水準是還這樣祇落。

應在工廠、部隊和農村中建立文藝通訊社，建立文藝小組或文藝社，吸收喜歡文藝，有寫作才能的大衆到文藝組織。

略談作家到前方去

抗戰發生後，做爲全文化中心的上層，曾有人提出這樣一個口號：作家到內地去。中國文化的發展原本就很不平衡：只限於較大的城市裏；鄉村壤固不必說，即適中的城市，文化落後的程度也實在驚人。把集中到某一個地方的作家疏散到內地各處，去推動，去開展抗戰中的文化工作，不但是無可厚非，而且也是必須的。

內地工作雖然重要，但也不要忘記前方。何況一個作家，他的武器是筆，對現實不停要積極地顯示，更重要的是積極地發揚。要思想一首可歌可泣的史詩，一篇英勇壯烈的有血有肉的作品，絕不是留在後方想想像感測，或是「看看窗外回藍天」所能達到的。當然後方不是沒有東西可寫，可是前方有更多的素材須要我們去掘發。

裏面來，給以必要的寫作技術的教育與訓練，是培養大衆作家的最好的方法。希望全國文藝界注意這個問題。更希望用一部分力量來從事這偉大艱苦的開拓工作。大衆作家和大衆作品，不久就會出現的。

(山)

去描述。

抗戰已快兩年，反映戰地的文藝作品，可說是太少。如果同內戰牙一比：他們抗戰文藝那樣蓬發，他們作家在戰場上那樣活躍，我們就不免面紅耳赤。就拿敵國來說，他們有所謂「文壇從軍部隊」，自然是爲法西斯宣揚侵略，趕起尼羅河王子替囚，用曲調和掩飾欺騙向內大衆，宣說世界人士；但是他們工作却做得有計劃有組織。而我們爲正義爲和平而戰，作家更應到前方去搜集素材，讀我軍的忠勇壯烈，揭發敵人的無恥暴虐；不但一方面可以激發民族自尊心和愛國熱忱，同時更可以用此爭取國際的援助。然而除邊區文協的抗戰文藝工作團以外，還不曾看到作家們有計劃有組織地到前方去。

所以，現在的口號應該是：作家到前

方法。

所謂前方，並非專指戰壕火線。也不是希望每一個作家都拿起鎗桿，它的解釋應該是廣義的，而工作也不限於當兵拿鎗，是包括各個部門。

作家到前方去，既不是「不看」，也并非「訪問」，更不是以作家身份出現高高在上；那只是浮光掠影，得不到深刻印象，只是表面，不能深入；而所得題材，也只來自「打聽」，並非「手寫」；所獲不會比一個新聞記者多。邊區文藝工作團過去所派的三組就有這種缺點。（現在修正了。）當然「跑」越「跑」竟比跑在屋子裏「面壁虛構」要好些。然而求也不妨苛刻一些；如果能夠較長期在前方，做爲一個普通的工作人員實際加工作，不是要比「跑一趟」更有成效嗎？

作家到前方去，去工作，不要「看看」，或者「跑一趟」。（後）

歡迎批評

歡迎訂閱

文藝界的精神總動員

代 革 新 號 創 刊 詞

文藝是民族精神的集中表現，也可以說是最高表現。它反映着民族的生活現實，鼓舞着民族的戰鬥意志。

文藝是民族的生活和戰鬥的一部分，一個民族中不能不具有着它所應有的文藝活動，一個民族是進步的，或是落後的，是向上的，或正在墮落，都在文藝裏可以看出它的表徵。我們的先哲很早就知道了這一點，他們說：「觀其禮而知其政，觀其言而知其行。」他們知道要了一個國家民族的行動，可以從他的文藝的一種，即音樂中看出來。

我們能從現在中國的文學藝術活動裏，看出中國民族戰鬥的方向來嗎？無疑地是可以的。二十三月來，抗戰，改變了全國的一切，自然也改變了我們的文學藝術。倘若說，在這二十三個月中間，一切腐化墮落卑怯，自私的成分，已經從我們民族生活的內部漸漸清洗出去，而新興的，向上的，勇健的，犧牲一切，戰勝一切的力量，已經生長起來，那麼，這種情形，在文藝界裏也有它的反映，專談風月的餘裕已經消逝，誹淫誣盜的聲音不能不停止，「與抗戰無關」的理論被人所唾棄，這些東西都和我們民族分開，而成為敵人，漢奸，以至於動搖妥協份子的所有物了。在我們的文藝界裏則可以看出一個共通的方向：文藝界愈更愈更與抗戰有關，為着共同參加到抗戰的工作中間，文藝界在全國的範圍裏空前廣泛地團結起來，文藝界到前方和民衆中，組織，文藝大衆化的努力，或形式的利用與新形式的探求，新的作家與新作品的產生，這一切的努力，都向着一個總的目標走去：為抗戰，為建國，文藝和抗戰，文藝和政治，有着多麼密切的關係？在現在已經不是理論的問題，而成為事實的存在了。抗戰刺激了創作活動，促進文藝的發展，劈開了文藝的道路，文藝又表現着抗戰中一切輝煌燦爛的偉業，顯示出中國民族必勝的力量，幫助着抗戰團結的號召！這是今天文藝界的總的轉向。

也許現在還有例外，能夠有這樣的文藝人，可以離開我們民族戰鬥而關心，專做個人消閒自在的太平夢，那我們可以斷言，這樣，行為一定是很幼強的，抗戰的炮聲震動到每一個角落，沒有一個人會真正不受它的影響。裝聾作啞，受到敵人利用還要說自己本本清白，如：作人這樣的人，就是一極端的例子，明明已經陷在泥潭裏，却還硬裝作一塵不染。現在這，這一切，唯清高的人嗎？如果有，那我們不能說他就是作人的流亞，但在自己的民族被規野獸殘酷壓迫的時候，他能夠閉口不言，若無其事嗎？去，單就這一點來說，已經缺少純正的藝術良心了。

也許現在還有人，對於文藝應走的方向的選擇上，還感到動搖傍徨，莫所適從。文藝的工作首先要為藝術？還是首先為抗戰？在這問題上人們有了不同見解，不同爭論。我們可以說，這種動搖，這種爭論，都是由於不能把握到藝術的本質，中只看到問題的一方面而看不到全面的結果。文藝誠然需要藝術性，文藝工作者也必須是為藝術的工作者，然而正因為要保證藝術性，正因為要成為真正為藝術的工作者，所以就要使文藝成為真正戰鬥生活的一部分，文藝工作者就要真正會用他的文藝工作。

參加民

戰鬥

因爲好的文藝要有真實的，現實的內容，它要靠生活

我們文藝在今天是不是還有很多缺點，還覺得我們所把得

有了許多作品，然而好的很少。我們有許多戰鬥中的英雄

事實上的相反，文藝界進步的遲緩，不是因爲不願藝術，而

用自已的藝術，是因爲我們作者常常爲舊的藝術習慣所束縛

現實生活，抗戰的動員，在文藝界裏，沒有達到應有的和必要

需要互相幫助，共同向前，爲着這一點，全國的文藝所

我們也有了一般的團結，如文協，音協，美協，到協之知的組織

動員非常少，而能夠加入，工作更少的。我們這種個人原則

個文藝工作者對於這一點都能夠有正確的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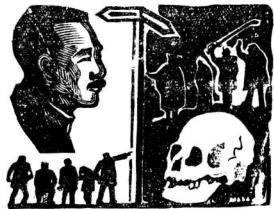
單只有一個大目標，自然是不夠的，文藝界還應該把自己

許多具體問題還沒有做過認真討論，如舊形式與新形式問題

在「抗戰」初期，莫不是一副狀態裏，對這些問題，解，

在前方，後方工作的，都得到了不少新的經驗教訓，這些經驗

單只規定了道路是不夠的，重要的是在於切實地實行，而實行



造車，大衆化作品。文藝界還有不少，始終徘徊在都裏，作閉門

需要向老百姓學習，到民生學習，然而我們文藝界還有不少

五、紀念 爲抗戰文藝進步，更進一步的動員是

怎樣開始文藝界，國民動員，應該更堅定更正確地

向把擺起來。文藝必須服從於抗戰，成爲抗戰

馬力的一部，這一個大的原則是不應有歧義的

一、國家至上，民族至上，軍事第一，勝利第一，

，意志集中，力量集中，這是精神動員

的三個共同目標，也應該成爲文藝工作者的

標。正文藝界，可能今天還，展開更深刻的討論，讓每

更明確的規定起來，所以現在，文藝界對於

問題等等，都還在討論中，文藝工作者

更緊密更認真統一起來，需要有更堅強更有計劃的負責中心，需要有更系統地組織起各種前線的工作團體，適當地分配各地民衆中的文藝工作者。

這就是動員文藝界的基本任務。這些任務，在以延安爲中心的陝甘寧邊區曾經很早就加以執行，現在也正繼續執行。在延安，沒有人會懷疑文藝服從抗戰的大原則，在延安，對於文藝的道路的探求，在積極地有系統地努力着，在延安，前線的文藝工作團已經組織了多起，西北戰地服務團，魯迅實驗劇團，文協抗戰文藝工作團等等都正在前線工作，還有抗大文藝工作團也正在準備出發，民衆文藝工作的組織，除了抗戰劇團，烽火劇團，還有以老百姓中的藝術家爲骨幹，專門發展地方文藝的民衆劇團。由於物人力力的困難，延安的文藝工作自然也不夠的地方，然而它做了很多，而且一切所做的都引起全國文藝界注目。在這五月，充滿了我們民族抗戰紀念日的五月，抗戰第二十三個月和第二期抗戰正開始的五月，全國實行民族精神總動員的五月，在延安，文藝界也開始進行着新的動員。

就在這五月裏，文藝突擊也以革新面目重新出現在讀者的眼前。它的革新的任務，就在於要配合這新的動員，反映和推動這新的動員。今後，它將不是單純登載文學作品的刊物，它將是延安，邊區，以及延安中心所能達到的地區裏的一切文學藝術工作的鏡子。

它將要反映這些區裏的文學、戲劇、音樂、美術各方面的文藝活動，要登載這各方面的作品，它要反映文藝界一切新的嘗試，以及文藝的理論上和具體道路的探求上所進行的活動。它將要把討論和批評當做最重要的一個項目，要不斷地登載前線和民間文藝工作的各種報告，把經驗教訓集中起來，以供邊區以至於全國文藝工作者的研究參考。這就是文藝突擊革新的要點。它願意以突擊的精神，參到文藝工作總動員的活動裏來。

——本社

青年頌 喬木

人們唱歷史上的英雄歌頌，
我們唱自己這一代青年：
誰能比我們快樂洋洋？
雨後的繁花笑滿了春山。
誰能比我們大搖大擺的勇敢？
長江水從九天飛到東天。
又呼吸我們就自由呼吸：
誰願爲做奴隸來到人間。

荒涼的沙漠和寂寞的深山，
我們要燒起熊熊的烈燄，
我們要圍着篝火手舞足蹈，
直到抽燒盡人間萬鎖鏈。
我們是五月太陽的兒女，
生來就要做黑暗的反抗。
生命好，但是我們更好，
地獄裏的惡獸也混合着接吻。

在峴崙山最高峰頂，
打起火把把指點着東南——
這就是祖國，啊，夢中的祖國：
被損害的人民，被馬賊的江山
沒工夫梳洗；我們要宣誓，
憑着你頭上那一片青天，
爲你生就決心爲你而死，
死在你懷中我們也甘願。

人們唱歷史上的英雄歌頌，
我們唱自己這一代青年：
提起槍我們跨上快馬，
迎着暴風雨急向前線。
我們呼喊搖山搖谷，
我們戰鬥着不知道疲倦；
我的力量翻轉地球，
把今天的世界變做明天。

藝的一年

徐一新

藝術在民族革命戰中已起了顯著的效用，證明藝術可成爲戰鬥的武器，而且爭取最後勝利不可缺少的武器，但是怎樣來創造和運用這種戰鬥的藝術，就要求有真正懂抗戰藝術和忠誠爲抗戰藝術奮鬥的幹部，培養抗戰藝術幹部是日前抗戰藝術運動中最重要的工作，因此，延安抗戰藝術學院就應運而生了。

抗戰藝術學院以「故國中華民族大文豪魯迅先生爲名，他不僅是爲紀念這位全國青年大衆的導師，也表示我們尊崇與敬意，而主要的，表示出我們要堅決承襲着魯迅先生的精神，這就是他一生在文藝事業上不屈不撓，爲國家爲民族中偉大精神，魯迅就有着魯迅大無畏精神，魯迅苦戰奮鬥了一年。

在一年中苦戰奮鬥的工作過程中，魯迅壯大了。從第一屆的六七十人到第二屆的一百五六十人，直到現在的第三屆增加到四百人，從學習部門，第一屆中有戲劇，音樂，美術三系，第二屆就增加文學系，到第三屆又成立綜合戲劇，音樂，美術文學的普通部，和原來分系的成爲專修部，魯迅如此飛快的擴大，是因爲魯迅產生在大時代的抗戰烽火中，更重要的是因爲魯迅執行了正確自戰時藝術教育方針，這教育方針，就是培養魯迅抗戰藝術幹部，發揚民族形式的和大衆化的藝術。

我們口號到前線去，到敵人後方去，到農村中去。魯迅成立以來，一二三屆的同學，大部份都派到前線和敵人的後方派到前線實習的同學來信中這樣寫着：「到底達到我們到前線願望，前線使我們興奮，使我們在工作中添加了許多的智慧。」從這裏可以看到魯迅到前線的幹部，不只感到興奮，而且在工作中添加了智慧，這就是說在工作中發現了自己的能力，如果勉強配得上說「天才」兩字，這也是一般青年的藝術。們在前線覺得自己是可以做「專業家」，許多幹部在前線收集了寶貴的材料，許多幹部在工作中創造和發現了新形式和新題材，這證明只有理論與實際的密切聯繫，工作和學習適當的配合才能培養出天才的藝術幹部。

由于全體教員學的努力，藝術工作各部門（戲劇，音樂，美術，文學）一年來都有很大的進步，如在戲劇方面新舊形式在研究方面，音樂方面，民衆小戲在收集和改进，歌劇的創造，美術方面，木刻宣傳畫的加緊研究和普遍的發展，文學在集體創作運動中，藝術應該在時代來現實，離開時代和現實，藝術不僅不能向前進步，而且漸漸會被淘汰。

「藝這一年來，雖說有做到什麼大的成績，但覺得一塊新的土地上，如果肯去不辭勞苦的開墾，總會有收成的。熱望着全民族共同這一新。地上多下力，給藝術以有力援助，在抗戰藝術發展基礎上來建立將來新中國的藝術理論與實踐。」

五月七日爲魯迅週年紀念而作

生產大合唱

塞克

第一場「春耕」

開耕時遠山朦朧，一灣晚月像春芽一般嫩黃，靜穆的看顧着寧的山野；山頂的斜坡上有兩個人影，很吃力的一鋤一鋤的挖地。

從四面八方的山溝裏傳來春耕的歌聲，這歌聲繞繞在樹梢，在瀰漫着晚霧的山頂，一陣遠一陣近，它像春風一樣的飄忽，洋溢着無限的自由和愉快，但低沉與高昂的詞句，又顯示出一種異乎尋常的豪邁及強大的力量，這種力量就如同大地的主宰者張開他的巨口發出的喘息一樣。

第一遍歌唱完，晚月漸漸從樹梢沉落到山邊，天空現出乳色的微明。這時站在山頂鋤地的兩個人影，笨重的架起一塊大石走下。稍頃，一片燦爛的晨曦從山頂漸漸展開，雲霞隙縫里透出一縷縷金光，炫耀奪目。山坡上有四條牛一樣健壯的漢子拉着犁，一個五十來歲的老農扶着犁把，在雄厚的歌聲中出現在舞台上。

嘿哟！……開荒
嘿哟！……開荒

你流血，
我流汗，
前方後方拼命幹！

耕田要趕好天氣，
下種要乘春雨期，
加勁！……嘿哟！

苦幹……嘿哟！
多生產……嘿哟！
鋼筋鐵骨不怕難！

用力……！拉哟！
用力……！拉哟！
沒有牲口，

能幹的漢子賽過老牛！

嘿哟！……開荒！

嘿哟！……開荒！

反攻……！嘿哟！

勝利……！嘿哟！

靠苦幹……！嘿哟！

流血流汗全為抗戰！

嘿哟！……開荒！
嘿哟！……開荒！

(歌聲漸遠，第一場完)

第二場「生產與抗戰」

在一個風和日暖的山坡上，老農及一個壯丁在前面彎腰鋤地，少婦及小女孩跟在後面插種，他們一面工作一面愉快的唱着歌，偶爾有一兩聲鷓鴣及烏鴉叫從遠處的村莊傳來，顯得非常恬靜安適。

壯丁：二月里來呀好春光，

老農：家呀家戶戶種田忙，

全體：指望今年的收成好，

多捐些五穀充軍糧！

二月里來呀好春光，

家呀家戶戶種田忙，

種瓜得瓜呀種豆的收，

誰種下仇恨他自己遭殃！

今天的仇恨哪不算私賬，

自家的過失都可原諒，
頂天哪立地的仇人是東洋，
他比那黃河的水災還要猖狂！

打鬼子的方法呀有多，
在後方生產也是一樣，
今年要開荒呵二十萬畝，
比往年要多產三十萬担糧！

加緊生產呵加緊生產！
努力，苦幹呵努力苦幹！
我們能熬過最苦的現階段，
反攻的勝利就在眼前！

加緊生產呵加緊生產！
努力苦幹呵努力苦幹！
年老則年少的存後方，
多出點勞力也是抗戰！

（遠遠有鑼鼓聲歌聲，越來越近，
小女孩拉住老農：『爺爺，爺爺，
你聽！』老農停下手來，阻止其他的人
也不響動，他豎起耳朵細聽，大家
現出歡欣的表情。）

不一會工夫，兩個小孩踏着花鼓，
一個小孩敲銅鑼，跳着唱着歌上。
種田的人們先是拍手擊鑼或擺動着身
子，漸不自覺的合唱起來。）

小孩甲：酸棗樹

乙：尖又尖

全體：敵人來到黃河邊！

當肚丁，
上咽喉，
能打鬼子的是好漢！

王老二，
李老三，
你我都是好青年！

張大呀，
王大呀，
大家都是好小夥！

（從此以後農民們跟着小孩合唱。）
你拿刀，
我拿槍，
牽起手來打東洋！

你放哨，
我站崗，
防止漢奸鬼子進村莊！

濟東方，
響西方；

打聽（個）小鬼（還）那賊忙！

你越打，
我越強，
打來打去（還）你遭殃！

註：凡是括弧內的都不要讀成實
字，它是順口唱出的口頭語。

夜里打，
白天戰，
游擊隊的好處就這樣！

前方作戰，
後方生產，
時間越長小鬼越不上算！

說打就打，
說幹就幹，
大家出力才覺全面抗戰！

（小孩們唱完，有的翻筋斗，
有的舞蹈，最後是一個小孩兩
隻手支在地上，另一小孩拿起他
的兩腿，像推小車一樣的姿勢，
咯咯的笑着唱着，跑跳着走遠了，
種田的人們笑哈哈的望着他們
下去的方向。）

（第二場完）

第三場『收成』

黎明之前。山與樹林只模糊的辨出一個輪廓。一會工夫，東方的天空染遍彩霞，鮮紅的太陽半吞半吐，街在山凹處。

村外邊有一個草棚，里面堆滿了秋收的各種穀物，草棚前面，點着一個紙燈籠，縫衣的少女沉默的坐在燈旁細理針線。這幅初秋的黎明景色，襯托着一個純樸的農村少女，在這天顯得特別美麗可愛，正在這時，一個村婦提籃上，她的嘹亮的歌聲，親切而甜蜜的響激了農村與田野。

少婦：包米面！ 哎哎哟，

黃金黃！ 哎哎哟，
我給俺丈夫蒸呵乾糧哎哟！

拿出鍋的乾糧噼打鼻香呵，
給我的好丈夫帶着响上前方哎哟！
給我的好丈夫帶着响上前方哎哟！

（少女笑咪咪的望望少婦，也得意的囁起來，）

少女：大哥投軍上戰場咯哟！

小哇弟弟也參加去救亡咯哟！

大嫂嫂蒸糧怕的是丈夫餓呀餓肚腸哦
咧。

小叶小妹裁布縫衣裳呵，

怕的是大呀哥受哇受了涼，
怕的是大呀哥受哇受了涼哦哟！

（公鷄母鷄跳躍着上）

公鷄：咕咕……嘎！

母鷄：咕咕……嘎！

公鷄：紅公鷄！……咕咕嘎！……

母鷄：白母鷄！……咕嘎！咕嘎！

一天一個蛋

人人都喜歡！

公鷄：咕咕嘎！

少女：好公鷄

少婦：準時啼，

做工休息要聽你！

（羊羣前擁後擠的上）

羊羣：歡天喜地的一羣羊，

肉真肥呀毛兒又長！

咩……咩……！

要說前方的戰士沒有好菜，

願意殺了我送上作饜湯，

要說前方的戰士少鋪蓋，

羊皮既方便用處又廣！

少婦

少女：好母鷄

少婦

少女：多下蛋

好綿羊，

多生產！

公鷄：咕咕嘎！……
母鷄：咕嘎，咕嘎！
羊羣：咩……咩……！

（一頭大黃牛同一頭黑牛，蹣跚攪磨，粗聲粗氣的上來，後面還跟着一頭豬。）

牛：唔……唔……！

（撒慢的）

你們只會下蛋生產，

我還能拉犁耕地！

咱們不用自大白吹，

看看誰有力氣！

唔……！

（笨重的擺動一下身子）

平時我一天耕五畝，

今年一天要多耕三畝地！

唔……唔……！

（農民們攜着豐收物上，顯然他們是在天不亮就忙於收割的工作。小女孩跟在後面，嘴裏嚼着包穀，兩上抗着一捆向日葵上。）

農民們：個個村莊 嘻嘻，

又有耕牛又有豬，

老頭子小媳婦會種地，

年有力壯的小夥子——咳！

去殺敵！……

（男女的笑聲里加雜着牛羊鷄的

嗚叫，在一陣歡欣的熱情奔騰之後，高高的突出一聲雄鷄啼，此時鮮紅的太陽從山腰升起。）

農民們：雄鷄高聲叫，

牛羊成羣的啼；

五穀雜糧滿倉庫，

不愁冷來不愁飢！

村邊楊柳青又青，

東山的日頭出來一點紅！

軍糧充足兵馬壯，

神聖的抗戰要反攻！反攻！

兩隻牛：（站起來，擺動着身體向台下張

開大口）

唔……！

唔……！

（鷄羊也一齊跟着叫嚷）

農民們：你家在那條嶺上，

我家在這座山頂，

我守住這座山，

你守住那條嶺，

鐮刀，鋤頭，柴刀！

一齊下手，

把鬼子殺他個乾乾淨淨！

建立起，

新中國，

像鐵一般強，

鋼一般硬！

建立起新中國，……

像鐵一般強，

鋼一般硬！

男男女女，

老老少少，

全中國的兒女，

永遠享太平！

（歌聲完結之後，老農領着農民

們，大黃牛帶領着豬羊鷄，歡天喜地的跳豐收舞。）

（第三場完）

附註

這個小東西既不是戲劇，也不是合唱，希望讀者不要把它歸入既成例某一類藝術形式內，拿那些形式的法則來衡量它。

我這樣寫的動機，完全是爲着試探一種新的，短小精幹的，舞台藝術，它有戲劇的綜合性，却没有戲劇的噱頭，因爲任何一個劇本，它必須向觀衆介紹故事的前後，必須介紹人物的性格，經過這些喚醒之後，才能發展到戲的主題上，關於這一點在這個小東西上是沒有的，一場場就是觀衆要看的最精幹的那一部份。

你若稱它是合唱呢，它又不像合唱那

樣專靠聲音來感動觀衆，在歌聲與樂聲之外，它有舞台裝置，有動作，不必經過觀衆的想像，可以很直接的把觀衆引進作品的意境里去。

你若說它是舞蹈呢，它又比舞蹈多了歌詞，這一點就是說除了姿態之外它還有許多征服觀衆的條件。

總結上邊的理由，得出的結論是：我用了「聲，色，形，動，」向觀衆的各種感官下一個總攻擊，用最經濟的時間，給他人人生中最精采，在政治意義上最錄利益重要而那一部分：

在表現手法上說，我是採取了各種藝術的形態與法則，而「色彩」與「風趣」却是從中國民間藝術上學來的，所以裏邊儘管有嚴肅的東西，而一般大衆却不感到生疏，又因爲在動物身上也灌注了人的感情及意識，這一點很有「話重味」，所以小孩看了也覺好玩。

我寫「生產運動大合唱」的企圖是這樣，幾次演出都沒有作到預期的程度，要是經過好好的排練，我想多少還會好一些。這次不過是初試，以後我很想找一些同志多談談，多寫幾篇類似這樣的東西，它很有可能成爲舞台藝術的一種新形式。

一九三九年四月十四日寫于延安

生產大合唱座談會記錄

生產大合唱在延安已經演出好幾次，每次都得到很大的成功。邊區文協和音協爲了總結這次的成績，于五月九日晚上，在魯迅藝術學院召集一次座談會，（參加的有艾思奇，小山，洗星海，奧克，呂驥，向隅，林山，李健運等同志及音樂系許多同學。）對這作品的創作經過及其優缺點，加以相當詳細的檢討。這是很有意義的。所以把座談會的記錄發表出來，供音樂界，文藝界的參考。

編者需要申明幾句：這記錄是根據樹連同志的記錄整理出來的。因急于付印，不能一一給發言人看過，如有與原意出入的地方，請原諒。

——編者

林山：今天這個座談會是文協和音協共同召集的，本來，從生產大合唱第一次演出后，我們就想請大家來談談，但大家正在開荒，都很忙，好幾次都召集不起來，今天這個會，還是勉強抽出時間來開的，有許多同志，都因爲忙，不能參加。

我們爲什麼要召開這個座談會呢？因爲生產大合唱是一種新的嘗試，對中國今天的抗戰音樂運動有很大的意義。這作品爲什麼得到這樣的成功？是不是還有什麼缺點？大家都認爲有加以討論的必要。現在，先請原作者奧克同志和洗星海同志把這作品的創作過程對我們談一談，然後大家再對這作品發表意見。

奧克：有一次洗星海同志和我說：『我們來寫個大合唱好

嗎？要有力量的。』當時我會費了幾天的時光來想這事，關于『起來……打倒……衝啊……殺呀』一類的辭句覺得使用得太懶了，要沒有新內容也未必會有力氣。我正在寫幕時，恰巧聽到『生產運動』的口號，於是決定寫這東西。因爲我幼年是在農村長大的，對於耕作的情形略略懂得一點，同時我又是最愛農村的，在長期的流浪生活中，我體驗了不少農村的情趣。上邊的原因雖是促成我寫這作品的動機，它的中心感情却是緊緊在『生產運動對於抗戰實力的增強，與勞動中普遍流露的對於抗戰的親切及熱望！』這一點上。所以寫時候，早晨開工，晚上點燈時就完成了。

又因爲我表現的是抗戰新階級中一般、共有的感情，所以在這個作品中並沒有描『個性』，因爲這個題材是目前生活中最顯著最有特徵的，只要抓住最精粹的那一部份，就是人能夠看得懂的，再簡單些說，甚至只用幾個姿式幾個聲音都可以表達明白，所以我沒有描寫故事，只扼要的提取了生產的三個階段：第一個是『開荒與春耕』，第二個是『播種與抗戰』，第三個是『豐收與準備反攻』。

至於達到演出的成效，可以說完全不是預期的樣子，在裝置化裝服裝道具方面，及個別同志對於演出時不認真，弄得是一塌糊塗。

這個作品在藝術上的規律性是採用歐洲藝術的表現手法，它的表現形式，節奏及色彩，情趣等等是從中、民間藝術上學來的，至少我創作這東西的用心是這樣，至於作到什麼程度，那要看它在羣衆中間所起的反映如何來決定。

最後我要聲明一點，有許多同志覺着第一場與全體不統

又不切今開荒的實際情形，原因第一場是從舊曲配詞，預備單獨成一個東西的，後來覺着單有兩場嫌太短，臨時又把它加在前頭湊合成三場的。

洗星海：這曲是在很短的時間內趕出來的，但到後來反獲到了一些朋友的愛好，我很慚愧。我想這大合唱能夠收到一點效果，第一應該是塞克同志創作歌詞的功勞。關於詞的各方面塞克同志已詳盡地說過，我想談的是曲詞的形式與作風問題，我常常在出過後，去向觀衆徵求許多意見，許多意見都是很對的，對我都有很大幫助的。我很喜歡研究形式，尤其是新形式；我聽過，研究過許多中外新舊音樂，也常常感到今天中國音樂有許多還不能高度中國化，因此只能在很小的圈子裏滋長着。許久以前我就立意以民間音樂做基礎參考西洋音樂進步成果，創造一個新的中國音樂形式，我雖然不斷努力在做，收獲總未能滿意。

拉魯歌是『壯志凌雲』的插曲，這曲多少是受到它的影響，也許你們早就感覺到。我很同意有些同志給我的批評，說這曲太沉痛不能『現』我們今天爲了祖國解放而開荒的愉快情緒。這一點我先前確是忽略過去。

第二幕裏的『二月歌』，它本來是一個江南風味很重的曲子，拿來給陝北老百姓聽，似未能收到所預想的美好效果，好在幾個演員出來聽衆大部份都是來自南方或到過南方的人，因此還能感到這曲有着可愛的地方。

第二幕：『酸棗子』歌是一個節奏鮮明活潑的曲子，我很小的時候在農村生活過，農村牧畜放牛時，騎在牛背上，天真活潑地吹着笛子，這種鮮明愉快的節奏與旋律，它使我感到相當深的印象，今天把它應用在這曲子中，曲子本來是孩子自己的，又由他們自己唱，這比較容易收點效果。

獨唱是帶着頗濃厚的東北風味，然而因了演唱者未高度發揮特點與感情，因此成功很少。

牛，羊，雞，豬的叫喊是有和聲的，但因音回把握不準確，並且叫的前後不齊，有時反而破壞了音樂的統一與完整性。

『公雞高聲叫』是模仿印度碼頭工人的歌。

『獨立新中國』我曾很留意使它成爲一個中外音樂有機地融合的曲子，和聲是新的，因我還找不到中國音樂滿意的靜止法，於是應用了西洋進步的手法寫，這方法不是好嗎？我現在只是在摸索中，我常常願望能有許多朋友共同來創造一個中國自己的新法則。

整個歌曲來說，要修改的地方還很多，它的優點也正像詞一樣能大衆化，節奏鮮明，愉快，曲調動聽，能接近大衆的生活習慣，此外它有了中國的新和聲，在形式上也非自由。至於缺點，我感到全曲不大統一，到後合唱地方，和聲太洋化。

其次與作詞的連系太少，未能做到每一個歌都共同商量創作。演出時樂器與演唱的力量不夠，許多地方表現很薄弱，但能在延安這樣困難的環境下演出，也算是一個偉大的舉動。

最後我還想提供一點關於作曲方面的問題，現在作曲家表現了三種不同的態度：

第一種，死硬地模仿着西洋音樂，第二種明顯強地圍繞着中國音樂作法，第三種是盡力想使中國音樂與西洋音樂作適當的結合。我非常贊成最後那一種，不過今天中國作曲、走上這途程還很少。在此我順便提出三個口號，音樂應該是大大衆化，民族化，藝術化。只有能夠朝着這方向幹下去才能成功爲中國很好的音樂。

小山：我很同意洗同志最後的意見，我想文藝的那一部門

都應該這樣做。

在蘇聯，在國際間，都非常愛好各民族的歌曲。我會把漁光曲用俄文寫上了抗戰的內容，大家都很喜欢，後來蘇聯把了一個話劇（游擊隊）又叫我寫一個插曲，我不是音樂家，只能把『孟姜女』配上歌詞，却不利獲得了無數人的愛好，而且說這比『曲』更要好，由這小小的一點也可以說明是民族東西是國際的，我記得從蘇聯回來途中，看到了抗戰文藝有一篇老舍先生的談舊形式的文章，他對舊形式『努力，遠勝于許多人，然而對新形式却感到苦惱。這是不對的。今天利用，學習舊形式不應該看做苦事，而是當中國新文藝更高發展的一件愉快工作。』

艾思奇，牛馬大合唱是成功的，它的成功理由是由於把握了藝術的正確方向，也即是實踐了我們向來對藝術方向所下的定論。這歌曲成功的地方，第一是基本上反映現實，能在現實中找到藝術創作的題材和主題，第二作者能夠熱心地追求着民族的形式。有一些人，以為作品只要有了內容就行，不必注意形式，這是不對的，藝術之所以為藝術就在於能適當的藝術形式來表現內容。同樣單是注意形式而忽略內容也不對，那非是大眾所要求『東西』。

關於大眾化與民族化這問題，只是一個東西的兩方面。民族形式是不是單把中國舊的東西保存下來就完了呢？如果這樣肯定，也是錯的，我們所需要的只是把舊藝術中好的東西加以繼承和發揚。我們一方面要向舊形式學習，向老百姓中間的藝術學習，同時要發展它，在它基礎上創造新的民族藝術。小山同志所說，中國藝術有看它自己的特點；這特點也就要使它實際上有了地位，因此我們更應發揚自己的藝術。

生產大合唱是說明了發展形式的成功。但不能因此就說

，外來的，新的技術在這裏毫無意義，舊的音樂要得到發展，不能不同時接受外國音樂上進步的成果，因為只有拿外來進步的一切理論上技術上的新東西來刺激，來批判，來幫助，中國音樂才能夠得到更迅速的發展。

生產大合唱比『農村曲』『軍民進行曲』都進步一些，但也還存在着下列一些缺點與弱點。

1 整個歌曲：能夠充分反映現實，如第一場開荒用人力拉犁，不是邊區的事實，因為在邊區雖然困苦，但老百姓還不致於這樣貧窮。

2 拉犁歌好像是碼頭工人歌，農民生活困苦，還不致於這樣鬱抑沉悶，『村』歌多少總應有點田園風味，總應該比這『快』。

3 第三幕和第一幕失了統一性，第三幕有許多人格化的動物上台，是對話式的作品，而第一幕用人拉犁，却是寫實的作風，要對話的作風就應該首尾一貫。

4 表演動作有時過于單調，外國化。

5 也許因人力與物力限定，因此許多同志都感到合唱比化裝表演成功，表演技術不熟練有時反而限制了唱的發展。

6 因了舞台太小，無法舒展，特別是第三幕人與動物構成一大堆，破壞了劇的情緒。

向隅：我以為合唱比化裝表演好的原因，就是因了我們演劇的技術不夠，及連接的地方太長。

鄒運：由於幾次出歌劇的經驗，能唱回同志假如沒有演劇的經驗，是很難勝任的，應該對劇有相當的研究。

李清宇：我承認生產大合唱是一個較好的作品，但作詞者未能參入現實中去了解去學習這不能不說是缺點。

卜一：許多人都說，生產大合唱是非常大衆化，我想問，爲什麼所到現存已二個月了，還不流傳在大衆裏？

呂驥：我記得文化界與音樂界能夠有這樣盛大聯合開談會今天是第二次，第一次是在上海，那時大家太寒氣了，今天能夠這樣坦白說出一切意見，我感到從來未有興奮。幾年來作曲比較成功的，生產大合唱還是第一個。作品的成功，是由於作曲觀點的正確，大衆化與民族化都充份能夠發揮。剛才卜一同志說它既然是大衆化爲什麼不能立刻流傳到大衆裏面去呢？我想因爲它還能廣泛地流傳到大衆裏面

就斷。它不是大衆化，那還有些不恰當。我們應該再三承認，它的確是一個大衆化民族化較成功的作品。它不能立刻流傳開去，因爲它還缺乏了許多條件：第一，它是一個有彈性的，大合唱，未便分開來唱，第二，它沒有很多的機會去進行向大衆教唱。雖然有許多原因這樣限定它，但它有了相當發展，在學生中，機關中，兵團中，孩子中，『二月裏來』與『酸棗子』那兩個歌曲却廣泛的唱着。

剛才還有一個同志談及生產大合唱，是不是一個偉大作品，我敢大膽說今天中國音樂這樣幼稚如產生像貝多芬那樣偉大的作品，是不可能的，還沒有這條件，我們今天討論這作品，不是爲了它偉大，而是爲了這作品的創作方法與方向值得贊揚。形式問



北地（邊區）

蕭蕭

，常常死死地抱着凶神形式認爲滿足，而不去發現中國自己的新形式，今天，生產大合唱做到了這一點，這爲什麼不值得贊揚呢？

其次是作風，幾年前我們偉大的青年音樂家聶耳先生創作一個新的作風。一改中國音樂過去萎靡腐敗的作風，它是非常健康而且帶着豐滿的革命的熱力。到現在中國許多歌曲，還表現柔和傷感沒有光而力的多，生產大合唱不但承繼着這作風，並且進一步去發展它，它！光有力，輕快活潑，也非常值得我們贊揚。

自然，小的缺點，它還存着許多，但時間太晚了我只能說一點，我覺得作者對拉犁歌太偏愛，這曲的社會環境已經和今天不同，如果今天我們的生活還在壓抑的環境下，那還可以把它拿來利用，但我們今天的生活和從前兩樣，我們已經開始自由，跳躍了，今天應該把握着現實，能那樣做，一定生產不少。整個歌曲，似未能收到：料的效果，秋收勝利的氣氛，還缺少一點。樂器也未能盡量發揮中國的更偉大更緊張的特點。

林山：對於生產大合唱的各方面的優缺點，同志們已經說得很清楚，現在時間很晚了，點了，今天的座談會就這樣結束。

春 天

嚴文井

「囁囁囁囁……」啊——「靈娃！回來做豬咧！唉！死鬼！囁囁囁囁……」

山谷裏的回聲也是尖銳的，兇猛的，喊叫的那個女人臉都氣青了，因為半天沒有人答應她。

「越來越要人命了！你看——」囁囁囁囁……「靈娃呀！鬼啊！」一邊罵，一邊一杓一杓給豬添食到豬裏，她聲音夾雜……

不知什麼地方，有布穀鳥在輕唱，還時時聽見驢子拉長了腔號叫，聲音都是怪悶氣的，天已熱了。

河水活潑的流動，胡塗胡塗作響，偶而有幾片冰塊順水淌下，灘地浸濕了，棕黃的沙土上蓋着濃厚的白泡沫，一天天變窄起來了。

這些東西現在彷彿都離靈娃很遠，他只一心在捕那旋來旋去的金蠅子，當然，大道上的駱駝隊同汽車經過時也能引他抬抬眼。

「蘇——」一隻蠅子從他手裏掙脫，飛了，他懶得再捉了，把臉杖到兩臂上，俯着躺下了，雙腳在枯艾裏亂踢，他想起了一點心事。

他想到了他近來的玩伴。

他們都是八路軍，連劉文都是——劉文制服蓋住了膝頭，也神氣得很，抗日了——還學會洗臉——我這塊石頭，紅的，一定給他看，他還沒有——他沒有哥，有沒有遠遠？……他

不服人管……

「看靈娃睡覺，屁股朝天哩！」誰在叫。

他跳起來。坡下面歇了幾個穿新軍服的孩子，喘着氣，一担担水同柴橫七豎八的在身旁放着，他們剛休息下來。

「今日人到得可不少哩，比昨天還多。」大家沒有聽他回話，金——生——發見了他臉上那幾抹黑印

了，叫：

「又給揍飽了呀，靈娃！躲到外邊來，哈哈哈哈哈！」他臉馬上羞紅了，罵一聲：「尙你媽！」

「昨天哭過的，看他眼淚還沒乾。」

「尙你媽！你們小鬼挨揍才哭。」

「我們有教育，就不興挨揍。」

金明牛把下巴攔到膝頭上，拿枯枝在地上畫了一個「打」字，說：「靈娃，這就是打，你哥打你的打，也是你嫂打你的打。」

靈娃背後坐着一個麻子，看見了他手裏的一樣東西，一塊紅斑紋的卵石，那原是他預備拿給大爹看的。冷不防，麻子一下從他手裏奪下石塊來。

「今天玩一場可不錯，這塊不壞，我贏你個二十。」

「沒功夫。」一個十六七歲的大個子「小鬼」冷冷的哼了

一聲。

「還我。」靈娃有點急。

「我有。」大個子叫。

麻子就把石頭丟給大個子，說聲「變」，一轉眼，石片就不見了。

「放哪裏去了。」

「不見了。」大個子拍拍手，張大了嘴笑。靈娃的眼淚滾了出來。

「還他！」劉文跳起來。

「你管我？」大個子氣了。

兩個小鬼像一對雄雞相對望着。

「欺人家小姑娘！」

「不與你相干！」大個子推了劉文一掌，劉文幾乎倒下去，他咆哮起來。

「推啥？你也不是帝國主義；起模範作用，打人？」

「不要打！」力氣打日本去。」兩三個小年紀的小鬼都叫了。

大個子退後一步，不做聲坐下了，臉紅着，只生氣，一眼看見地上一副畫，是個烏龜，裏面寫上四個字：「帝國主義」，他罵起來。

「金明生，你你媽？你識得幾個字！」

「你管？上了冊就識字，你別看不起人，這是新社會。」兩個頂小的小鬼站起身。

「我們提籠走了，別光講漂亮話了，菜都要涼了。」

子是粉亂的，一羣小鬼都整理担子。大個子從兜裏掏出那塊紅石子，丟在靈娃腳邊。他們吵嚷着，唧唧噥噥往山溝裏去了。

靈娃看着他們的背影，懶得去檢那塊紅石子，好像他們一走，什麼都沒了滋味似的。

土裏爬出一個小甲虫，金綠的壳子，開眼得很，一步一步很艱難，他起了一個戲弄的念頭，拾一根樹枝去觸那甲虫的頭，弄得它四面亂爬。

老鴉隨風上下飄，哇哇大聲叫。

他丟了樹枝，不知怎麼好，他感覺寂寞起來。

昨天也是一樣，小鬼不再停下來玩耍了，昨天他們就挑桶往山溝裏送什麼飯。「幹啥呀？」他問過。答應什麼「大夥下地受苦了哩」，什麼「開荒」。

山脊上，一片土鬆了，嘩啦啦滾了下來，嚇了他一跳。

他說起了哥哥的神氣：他老半閉着眼，咬着嘴唇，睜開眼就是在生氣，一生氣，抓住什麼就什麼，要打人。彷彿哥哥正拿一條扁担追來似的，雖然明知沒有這事，他心裏都很不安。

他記起那次從貨担上摔破了一個瓷碗，他處處都被撞過了，他嗚叫，稍稍用力掙了幾下，於是鼻孔同嘴都給那隻大手堵住了，不讓透一點氣，以至他眼睛也發黑了……

他一下記起了家裏四十幾頭豬，早過了餵食的時候，他害怕起來。

但他並沒有往後走，掉過頭，反而向溝裏的小路走去。他想小鬼都會說會寫，現在不知怎麼樣了，想看看他們。

溝走完了就上山，越過了一個山頭，一下子他就看見他們了。

對山上，土地活了，一塊塊正在剝開，露出新綠的色澤，

大夥人在工作着，小小的身子忙碌不已，像一羣螞蟻。

他不敢過去，就坐下了。

「加油！加油！！」

「來吧！追上來，後邊山！嘿！嘿！」

風把人的呼喊吹得清楚起來，再又模糊下去，在人窩裏響

雜着。鋤頭打在土上響聲，一片片土地翻過了，灰黑色的泥土縮減下去，人在灰上的霧裏往上挪動。

有些人脫了赤膊，哼唱着，隔一會，就一聲細長的哨子，換班下來的人就跑去喝水。小鬼們都在，散在人會中了，跟旁人一樣做事，大模大樣的，很神氣。他一個個都挖出了，劉文在修鋤頭，嘴裏哼什麼，大個子正低下身拔草，麻子在喝水，兩個小小鬼，勸劉挖得止上勁。

不知爲什麼，他們都是什麼，在鬧，有人說個什麼，大家就亂笑了，笑了一樣。

「我們飛機！」

「飛機！飛機！」

一堆人最先達到了山頂，又是一陣叫喊，高興而響亮。

「好玩哩！」他心裏讚美起來。

人們都漸漸上了山頂，一個山坡大半變黃了。

他分清了他們的小組，他替那只有六個人的那一組擔心，那裏面有劉文，劉又落後了，他着急，他想叫：「烏龜，加油！」像大家一樣，但他沒有喊出口。

他找到了一根甘草的枯草，拿一塊石片就在草下挖起來，還有什麼？這些人都怪和氣，歡天喜地的。小鬼們還會

識字，多好玩！人多，多熱鬧！

他發呆。

一個胖子挺着肚子在那裏扭起來，他在跳秧歌舞了，幾個休息的小鬼，也做着鬼臉，跟在胖子後面扭，幾個女人也參加了，格囉囉只忍不住笑，他的手指使勁往地下挖了一下，也忍不住笑了。

他突然想到了一點什麼，心裏充滿了溫暖，他興奮

收工時候，劉文又看見了藍娃，他正等在路邊，他臉

着光彩，結結巴巴說不出什麼，半天他說出了幾個字

「我，我，你們要，要不要。」

劉文沒有聽清，扮一種外地口音問：

「什麼？」

他小聲音再說一遍，手握得緊緊的。

「我來你們這裏，參加八路軍。」

一九三九，五，五完成

本社啓事

4 延安通過空襲之後，各機關團體紛紛遷移，因之各報地址多有變動。即又由 擊革新號已出版，望各訂戶速將訂單及詳細地址寄來，以便寄送刊物。

5、『五月在延安』集體創作，稿諸同志，亦請通知最近地址，俾本刊得以早日奉上。本刊存稿甚多，如有急欲退還者，請賜知通寄處，外地並請附足郵票。

工廠報告

一三〇隻油桶的計劃是怎樣突破的

劉亞洛

在三月份的生產計劃裏，內組同志他們需要完成的任務是一三〇隻油桶。柴由幾天需要油來空閒它，不然的話它是會老實不客氣地起錨來。

「洋油桶」那長長的物事，雖然市面上買不到；而且那傢伙運起油來，也有點不對勁兒。捆在牲口背上直搖擺，邁過崎嶇不平的山坡，一路上你可聽它奏音樂吧，「孔洞！孔洞！」那調子有點沁人，好像裏面有鬼石頭，不着邊際地碰撞着，隨時都會突破薄洋紙片兒，筒的液體就淌了出來。

有時侯孺子調查的話，那情勢是更糟的，也會把架一丈，兩桶油便弄送到山前來了。

我們決定用較厚的鐵皮做一三〇隻油桶，代替那既舊、到、又不適用的「洋油桶」。

生產計劃報告的時候，生產主任、內組同志向大伙說：

「如果一三〇隻油桶能早一天完工，那就是替工廠節省一筒油，一筒油在我

們是寶貴的，我們不能讓它白白地糟蹋掉！」

是呵，我們不能讓它白白地糟到半路上，一毛，一分，一星星，一點點，我們都要節省，否則便是對抗戰有損大的事。

我們內組全體同志，決心在一個月裏儘先完成一三〇隻油桶，而且要突破它。

領着大伙兒工作的是技術協助員余林同志，和組長趙玉習同志。

星期五的晚上，生產小組會，余林同志坐在炕沿上，盤着腿首七向大伙兒說：

「這次的任務呢，我們一定要完成它，我們不能讓它流產，不能讓油在路上白白淌掉，那簡直是糟蹋抗戰經費，大家都曉得我們現在的環境是困難的，那我們就一定得下決心完成它！」

「是呵幹呵！我們不等到月底就要元成！」

坐在門檻上矮胖子王玉山同志，第一個響應了。

「我的意見，我們最好要超過這個數目。」

大個兒李宗岱同志裂開嘴笑着，他是個圓鼻樑，紅胸腔的小伙子，講起話來乾脆響亮，可是他口話並不多，笑是他講話以前的開路先鋒。

許多同志都舉起手來，決心超過原訂計劃，有許多同志他們沒發表意見，舉手只是他們發表意見，符號。

開始幹的時候，成績並不好，一度沒有超過原訂計劃，計算到月底，只完成三分之二。這也難怪，本來大架床子呢，拆倒是挺熟練的，可是現在要剪鐵皮，要捲邊，使木榔頭，要小鐵匠的生活呢。從前做過的只有王玉山，和余林同志。一個是洋鐵皮，過去擺過推兒；另外一個是曾經做過洋樓事務所的鐵家具的。還有許多同志，得很哪，第一次幹新花樣兒，手頭有點笨笨拉拉的，不對勁兒。

第二次大伙兒聚在一起的時候，討論了如果繼續擺下去的話，是不能完成計劃的，又怎能去超過呢，大伙兒互相檢

第一個發言的是小鬼徐清，他顯得很急燥似地：

「我的意見這樣子幹的話，那計劃是要『訂的』。」

他的話剛說完，林同志就提出了討論中心。

「最好大家研究一下到底應該怎樣幹才對，我們不能讓它『空』。」

他的額角皺着，很吃力的說出後面那句話。

陳文同志同意：

「我想最好我們來個分一，就是『剪鐵皮，誰捲邊，誰裝，誰焊，我們大家來比賽一下，來他媽的訂黃包車。』」

「同意！」

而一內回答，好像事先準備着似的，到這時相互的迸發出來，像一排連開的啤酒瓶塞兒。

「是呀，我想也這樣幹好，可是我們得好好的準備一下才。」

林同志也同意，陳意見。

會議檢閱的結果，發覺原老大伙才是錯了。雖然在開始幹的時候，她只是提得很高，可是沒有好好組織一下，計劃一下，沒有分一，結果話幹了一場，白費了精力，幹不出舌兒來。

「天把組分開了。」

剪鐵皮的，歸范明同志他們，捲邊，由矮子王玉山負責。

裝，是兩小組，一組是林同志和大小麻子師傅王云龍，一組是高個兒李宇信和劉清河。

焊錫歸組長趙玉賢同志領導。

天一打星，星星還在西南角上眯眼兒，沉寂的原野開始奏起鋼鐵、歌、炊烟線纏着山戶人家，清楚的聽得到雞在打鳴兒哩。

土窯子裏叮叮噹噹的響聲接給着，剪鐵片在裏面，裏，捲邊和裝在中間；焊錫在外面。線畫好了，剪刀隨着就敲了下去，外面在催促着：

「快點囉！快點囉！」

小鬼徐清從遠邊忙到那邊來回傳喊着。

捲邊的王玉山一個人供給兩個小組的活兒，一組快沒有了，臨到最後一張就要到來的時候，鐵皮滑拉拉的響着，催促着他，他的木榔頭敲的更快了，從前面，裏面裏一張張明好了。鐵皮在傳遞給他，耳朵聽着旁邊敲的響聲手不停時動着，那兒裝好了的又一個一個的授到外間去。

「快點！快點！老七！」

「加油啊同志！」

「滑拉拉。」

鐵皮的響聲。

「有一架運貨的小自動車兒那多美，路再遠點也不要緊，這樣一個一個的趕太麻煩。」

有同志在咕噥着。

「我期望有一只電鈴兒，這面『的』命令，那面就聽到了，用不着徐清的亂喊。」

小鬼也仔細地他忘記了唱進『曲』來一天到晚，進行曲是不會離開他的。

大麻子王云龍同志臉上淌汗水，他揩，讓汗水淌到自己手上，淌到自己嘴裏，吃飯號吹過了，林同志要他來，可是他還趕最後的那個：

「同志吃吧！」

「沒有關係，趕好這一個！」

他愛沉默不多講話，大伙兒都喜歡他，尤其是小鬼徐清，他愛聽他的河南土調，在元日的晚會裏他裝扮一個老太太，手朝後背搭着，活像他的老鄉許寶英，那滑稽的那付神氣。

每次開會的時候他是很少發言

人問他

「怎麼老土不發意見啊。」

「沒有甚麼，我嘴拙，不會說話。」

問志，到這裏來，到自己家裏，我曉得幹不想想到這，來是給誰幹的，還不應該

砲位周圍 加雷

迫擊砲發熱了，牠像醉了似的搖擺着黑亮的肢體，張開灼熱的嘴對着敵人噴射。

砲彈往左前方轟擊着，那裏有與我們對峙了一個鐘頭的敵人武裝宣傳隊。天空像一片湖水，上面浮着疑雲白蓮似的水雲。遍地的青色給戰爭披上了詩的外衣。砲手，那個滿面油光的傢伙，像在兒童面前試驗玩具似的聽候着：「你看，手拈一動，前面那樹林就會發響呢！」

孩子李三像被砲彈震昏了，滿頭是汗，來不及擦好腮又裝上了第二顆。在這算炮的後面堆着打不完的榴彈箱子，他們一望用這些箱子換來敵人更多的子彈和砲彈。

通大王轉回村道上絡繹地走着成羣的農民，他們在砲位後面集齊了，彷彿這里有什麼要市的廟宇一般，都是那麼興高采烈的樣子，對千戰爭一點也不害怕。他們七嘴八舌地說着：

「打呀！捉兩個活的看看。」

隊伍在村里住過，面孔都是熟習的。一個年青人，由人羣里擠出來，扯住指導員說：

「我是農會主席，我叫着把手掌攤開：「這是四毛錢，我把隻錫在集上賣了，我捐了。」

指導員活現着一副學生神氣，感動地紅了臉。他由身上抽出日記本來，望着對方面孔像要畫像似的端詳着。

年青人用手止住了他：「什麼？要記我嗎？不要記，那個人才值得記呢！」他向身後翻着眉眼，沉重地說道：「那是個

好人，受苦受了一輩子，才弄到一個媳婦，今天晚上就做新郎的；但是他偏要到這里來。」

指導員的小臉和員好奇的問：「哪個？哪個？」

年青人用手一指：「那個用手蓋着嘴的，拿扁担的，他是担架隊隊長。」

「那過門？有？」小特和員天真地問。

「那過門，就等晚上那事了。」

「那還好，不成問題，等會讓他回去。」指導員的臉不覺地泛上了微笑，但他又轉眼望着村道，由那裏走來了一羣婦女，他迎去張開兩臂阻攔着說：

「老太太這是幹什麼，們為什麼不躲一躲呢！回去罷！這裏是打仗呀！們不知道嗎？」

「那有啥關係，們不怕，我們更不怕，我們要看看到底怎麼打鬼子。我是村婦救會的，我召集他們來給們送東西你看，祇有餛飩，什麼也，不及弄，還有……」

摸出三個雞蛋來，突然把聲音放得想像不到溫和平，他看定了指導員，臉說：「你可別怪，我還捨不得給我的孩子吃呢！我來說，人家也是人，人家打鬼子拼命，我就愛憐他們，你吃了吧！你年青的，總比他們多辛苦些。」

「不不，」指導員推着他，但他又轉了念頭說：「那末送給病號吃！」

裏有個病號，他也來了。」

一面同意地點點頭，一面忙着指揮身後的婦女們，把籃籠的筐子送到前面的田塍里。這時由行列間閃出一個乾瘦的老太太，在指導員面前跪下，在那裏遮蓋着的手掌上放着五粒子彈，她小聲地說：

「可別叫別人知道哩，這是我老頭子藏着的，我要他打鬼子，不曉得他偏要留着，誰。」

指導員一隻手裏握着三隻雞蛋，一隻手裏握着五粒子彈。

他的嘴像被什麼堵住了似的，他的眼睛像銀白彈頭那樣發亮。

「筐子空了，每人分了五個餛飩。囑咐一遍又一遍的話暗到處響着：

「多吃幾個呀！吃飽了才好打鬼子！」

「吃不下了送回來，自己帶着怪麻煩的。」

祇有兩個筐子留在後方，準備收容送回來的餛飩，其餘的也上前線了。婦女們帶着空筐到每個戰士的前面揀子彈殼，大胆地說：

「放吧！我們揀了來給你們隊部送去。」

一個清瘦的姑娘，羞澀地匍匐着，像是喜歡聽這種牌槍的自鳴鐘的響聲似的，望着一個戰士要求着：

「放一槍……！」

戰士的手動了，一股黑煙由槍膛裏散出來。她連忙抬起那個空子彈殼，笑了。

一會，開水送來了，婦女們推着給戰士們送水。感謝的眼睛和桃紅的笑容飛舞着。

突然一個老頭子在後面嚷起來了，他撫着鬍子大罵着：

「老不死的，你儘咕嚕些什麼？」

在他身旁的老太婆念舞似的說：

「我叫你去看看他。」

「光惦記自己的兒子幹什麼，他不是在那里好好的？有什麼看的。」

「我要去看看他怎麼放槍。」

「你要看你自己去！」老頭子把煙袋鍋狠狠地敲在鞋底上。老不婆不做聲了，兩隻眼睛死盯着平臥在前面的自己的兒子。

；但她所望到的是兩隻腳和一個後腦勺。

前方的槍聲歇了一會又響起來了，也有零星的子彈落在這里。我們的迫擊砲轉換了方向又開始了射擊。這些男男女女用眼睛追隨着每個炮彈，直到爆炸聲響起才放心地呼一口氣，覺得心眼兒順了。

在炮位右前方二百米遠處，由一個坎堆後面閃出一個人影來，可以看出這是一個老頭子，一手提着糞箕，一手拖着糞叉，他在向這裏走來；但是他的腳步遲緩得像跟在駱駝後面走路似的。當他發覺了柵手在望着他，他就很快地走過來。他放下糞箕，用力地吹了一口氣，花白的鬍子就向上一翻又落下來了。然後他彎下腰，撥開馬糞捧出一顆炮彈來，在炮手面前顫動着說：

「牠怎麼沒炸呢？我看看它落下來，它不炸，我就神回來，同志，你再放一次吧。」

炮手的笑像炮身的光條一般地閃着。他叫着說：「這不賠再放了，一準是裏面的藥有了毛病，你真好，你能把牠揀回來，等修理好了下次再用。」

「不能賠了嗎？」老頭眯着眼睛。「能修理好也好，反正別叫它糟塌了。」

他仍然惋惜地撫着鬍子蹲在那兒；但炮手放射的另一顆炮彈的炸裂使他快活地叫起來：「打的好！打的好！」

這時有三個傷兵由前方運來，婦女們呼的一聲圍上去，嘖嘖的嘆息聲像喇叭子似的。有的像在做政治工作：

「同志，不要緊，你去養傷，留着我們替你抓鬼子報仇。」

「喜財，你拍的是誰？」

喜財哭喪着脸回答：「我哥哥掛了彩，在屁股上。」

「在担架上的戰士轉着蒼白的臉，無力地仰望着。」

喜財一下望見了指導員，放下担架央求着說：「我要去打鬼子報仇，你把我哥哥的槍給我吧！」

「小同志，你還年青，你好好地抬你哥哥下去。」

喜財着急了，兩眼冒着火花：「我怎麼年，我能抬担架，我就能揹槍，小時候，我哥哥一槍還打我打了好呢！」

他由担架上搶過槍來，一跺腳：「你不讓我抬，我也去。」

說着抬起腿順着來路跑去了。

「女們啞着唇，「唉，這，有種，叫他去。」

敵人砲彈飛來了，它已找到了我們的砲位，開始了密集地射擊，所有的人都在呻吟了，珠江砲聲吞下了一切，但指導員弓着身子，拖着担架，新郎到担架前面，催促說：「快回去，看着這個同志，他，等着。」

「砲聲，成沙里，個担架像飛似的消了。」

指導員找到了救會。主任，喘着眼晴命令着：「快些帶她們回去，我們要轉。」

但是一陣轟雷掩住了他，說着。

一朵又一朵，白雲躺在天空遊，像肥皂泡沫似的，躺在蔚藍色的大臉盆里漂。有多少人天天在白雲底下奔走，我躺在七炕上望着白雲招手。

不能走路的人的吶喊

高士其

一隊又一隊，青年在陣地上行軍，像勇猛的多足虫似的，在山頭上爬動。

有多少人天天在白雲底下奔走，我躺在七炕上望着白雲招手。

一隊又一隊，延水繞着延山流，像一條銀帶似地，纏着巨人般的身軀。

有多少人天天在延水里洗去，我立在十山上向着延水敬禮。

一隊又一隊，還我中區河山！

寫于陝公衛生科十山上

文藝戰線出版

周揚等編輯的文藝戰線月刊，創刊號已于二月十六日在桂林生活書店出版。內容：馬揚！我們何能度，論文有艾思奇的新抗戰文藝的動向，成仿吾！一個緊急任務，國際宣傳，廣而復所譯的一個美國記者論中國，來由戰爭小說，小說有荒煤的稿是一個人，劉白羽的稿山下，劉韻春的一個夜間的故事，野驢的新樂地；人物特寫有沙汀的黃龍將軍印象記，報告有卜之琳的石門陣，嚴文井的華經及克夫譯的倫敦內進牙報告，詩歌有柯仲平長詩鐵路工，擴大隊，驛方武寧之行，以及朱學昭田間天監等的詩作。出版後深得各方面之注意，為係抗戰來內容最為充實之文藝刊物。該刊第二期也已出版了。

勞動日記

師田手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五日

討厭得很，到這地方來，勞動竟成寶貝了，無論是誰，非勞動不可！我來革命，並不是來勞動呀！

這些人太不聰明了。修築窯洞前，平台時，我就用志工來表示，我是個革命家，不是下作勞動者。他們好似都笨得要命，看不清我的態度，一直還是笑哈哈的催促我挖呀，拾土呀，使我難過。我只好勉強的工作着，就是革命家的身份，降低了，精神萬分痛苦，也得幹，因為人們全來幹，他們又不懂我的特殊偉大處，有什麼辦法！

今日，我可算是最愉快的一天。

他們發動去砍柴，自然這件事更不是我應該幹的了。如果革命幹這些事，算什麼革命呢！

從我們住的山溝，一直向南邊的山溝走去。道路窄得很，而且窄得很，我實在無心去。然而，劉志堅，王達和章鋼却拼命要往那裏。我氣死了！我向他提出嚴重抗議，並且不斷地阻他們進攻。孫力生，由而然等三四個人都同情我的意見，幫助我來說話。於是，我勝利了，走了不到一里路，就砍起道邊上的小樹。王達第一個揮起斧頭砍。可是，已經砍好一大堆，他却認爲少似的，從山脚爬上山腰，不要命的砍着。我懷疑他發瘋了！我不肯久等，棟兩棵較小的樹枝，拉着向回走。還好，他們都沒作聲，不然的話我一定得發一頓脾氣；告訴他們我不應該作這樣下賤的事。

真不好意思，女同志們却在笑我勞動了。男同志也有許多在笑，也許不懷好意吧？

劉志堅是個工人，生來就是非得作這些事的；王達是個農民，他不勞動又有什麼好幹呢？奇怪的是章鋼，他是個老革命呀，然而他也拼命勞動，好像那是他的性命一樣。老革命，就是這樣才算老革命？嘿嘿！

他們吵着，砍柴非常多，與高采烈的，然而，我不理，要保持住我高貴的身段。

勞動不是我的事！

十二月九日

今天我很高興。

第一，今天是我北平學生運動紀念日。非常偉大的日子，革命的日子。我的高興，有理由的。而長安城內聽說發動好多人紀念這個日子，我也高興更有理由了！

第二，今天，我又勞動了。是燒水。這一工作自然更難堪！起初，我氣得很，怎麼，我幹起勤務員的事情來？在家里，這是廚子和聽差們的當門；在這兒，竟落在我身上，怎會好過呢！但是，衆目之下，必得勉強敷衍，別人全去砍柴，又是大家輪流勞動，忍着毒氣吧，也許這也是革命！可巧，女同志們都來洗頭，洗衣服，她們都贊揚勞動，而且不斷的給我打氣，說我勞動得好。是第一次，我不覺興奮起來，忘記是在勞動，是在作我不應該作的事，出了滿頭大汗，快樂的奔跑着，提水，抱木柴，燒火。燒了有幾鍋水呢？忘了，忘了；只記得我是一直在忙，到那些砍柴的同志回來喝水，我還沒有停止。唯直還向大家宣揚着說：

「管他是我們的勞動英雄嗎！今天勞動得最好，我沒有

見過別同志像他這樣賣力氣！」

奇怪了！女同志，而且是我所敬愛的雅貞，也來稱贊這樣的勞作！實在說來，在幫助女同志這一點上，我感到今天的勞動使我心服，快樂，尤其給雅貞服務。其他方面，有什麼呢？叫我作這些事，對我身份不合，老實說還是不舒服，不樂。我一直沒記日記，也就是為此。

爲了紀念一二九，我今天記日記了。爲了今天第一次感到，我勞動，有幫助女同志，一些人間の弱者的意義，我記日記了。爲了我所敬愛的雅貞也贊揚勞動，我記日記了。

一個革命者日記，是應當這樣子的。不過，如果這些不合我身份的事還叫我作，日記是否還記下去，有些難講。就是記下去，也要大加咀咒。這里的人完全太不聰明了！認不清我哩。

一九三九年一月十日

好得很，好久沒有勞動了。

可是，有些人在談論，說積極勞動，就是抗日，就是克服困難，度過難關的好辦法，什麼「前方流血，後方流汗。」我也懂。不過，流血是英雄事業，流汗算什麼呢！說他幹什麼呢！流就是啦！

我不來這麼作，我是很甘願的。

我不願上前線，我不聽說別的，掩飾自己的逃避。到我要上前線時，我立刻就去，去流血。

同雅貞談勞動不合我的身份，被嫌賤了兩眼。我很慌，她不要我了嗎？她變了嗎？勞動對她是合身份的吗？我也瘋了，從此不跟她談這個！

日記也不再記吧，何苦來，有什麼意思！

二月十六日

進城的路上，遇到八路軍士兵們打柴回來。他們每人揀了那麼大的一捆木柴，一個個還歡天喜地，有說有笑的，彷彿都沒覺到累。這是對的，他們軍人應當這樣作，應當苦幹，正是八路軍的好處。我在一盤軍時，就想到他們紅撲撲的面孔。我歡喜得很！

不過，在我今天回來的時候，草鋼他們又打柴了。是突擊，他們正在稱分量。草鋼他們砍了六百斤柴。不到八個人，砍了六百斤柴！開初我聽起來，也有些興奮！但是，那個不懂事的王達，竟像嘲罵似的對我說：

「管明，你不在，你如在，我們能砍七百斤呢！」

難道他們永久不會聰明起來，永久不會了解勞動不是我的事，我討厭這件事的嗎？

而且，劉志堅却又說：

「可不然，若是管明回來，這次能把他骨頭壓斷！不成問題的，哈哈！」

難道我就這麼不中用嗎？難道我就幹不了這樣的事嗎？其實是不應該我幹，這事不合我的身份而已！

噲，草鋼也說了：

「管同志是聰明人，這些事一幹就會幹得好。只是他現在好像不大愛幹。等着吧，到管同志愛幹那一天，我們却不成哩！」

說得倒有些對。不過，難道我要他向我作政治工作嗎？

難道我是來受這樣彎轉的諷刺的嗎？氣死人哪！

孫力生，由而然幾個也來向我挑戰啦，他們一齊像進攻一樣對我說：

「老管，今天快樂得很，好玩得很呀！可惜你不在。」

難道他們比我願意勞動些嗎？難道他們認爲勞動合他們的

身份嗎？他們就會跟着跑，不愛幹也硬着頭皮幹，身份也不要了。有時我見到他們是在諮詢，獻慫勳；有些可憐哩！

永久使我忘不掉，這次的羞辱。

王達長着圓圓的，葫蘆面孔，紅眼睛小鼻子，和一嘴使人發噁的黃牙齒。劉志堅這個碗杆似的大個子，大鼻子下一堆堆的臭鼻涕，人們看不出他是有眼睛的，他從兩條線似的縫中間看東西。兩個多麼好笑地傢伙喇！韋鋼還好，他永久在沉思，但也永久有一種逼人的力量！就是有一點，他太把自己放得低了，也太驕得高了，像和氣，又像擺架子，對我，有時他簡直是在無情地諷刺！孫力生不夠味，由而然有些油滑，他們值不得寫就不寫了。

如此，我真的再不記日記了，受了同樣的羞辱，又同這些人在一起，個什麼勁？

不過，今天雅貞見了我，像未見到一樣，不睬我，是什麼意思呢？難道我非愛不可嗎？難道有人破壞我們嗎？看她那樣子，一見我便歪過頭去，真有些怪！從我對她講，勞動對我不合適，不相當，她罵我不懂革命。也許今天我未去砍柴，更告假走掉，她便不高興嗎？倒是誰不懂革命？倒是誰革命！我還未同，爭吵，爭到不高興，不理我！隨她吧，去她的！

不記日記了，一切全完了！絕對不記日記了！

三月二十日

勞動對我越不適合，而勞動却越多起來。

開始開荒了。我應承開一畝地。但這是裏面的，其實半畝我都不想開。從來我就沒幹過耕種的事，現在竟叫我開荒，不是笑話嗎？

可是，同人們每天都忙着開荒，除了孫力生和由而然會偷着溜走，或者怠工，劉志堅，王達和韋鋼，從來就不曉得休息

似的，除了工作時間，一有暇，就去開荒，他們倒有一份苦幹的精神。這使得每天都不去開荒的我，也有些感動，雖然我仍認為這不是我作的事，不合我的身份。

荒山上鐵硬的地皮，一看就使人發抖。得使多大的力氣才好開好呢？我並不是怕，總覺得這件事我作起來，不太舒服。我的力量不得很，那鋤頭揮舞起來，也不是好玩的吧？一直在懷疑着我自己，所以，我的結論是，這件事不該我來幹，還是他們去幹，比較正確，而且妥當。

然而，劉志堅和王達似乎時時在譏諷我，帶着逼人的蔑視。韋鋼還好，可是，他那種和氣的笑臉，親熱的舉動，也使我感到是譏諷，是蔑視，好似我，是個革命者了！好似我是個渺小的人了！好似唯有他們是革命者，是你大的戰士了！嘿嘿，不上前線，不拿槍桿，不開開荒，拿個鋤頭，算了什麼，我實在是不太佩服！

我偏不去開荒，看能把我怎樣？

三月三十一日

這些東頭們，又來搗鬼啦，實在也鬼呢！

他們不每人分多少地去開了。而要整個的開，規定了時間，規定了紀律，不去開的，有事告假的，要補上。於是，我也被牽着鼻子去開荒了。這是全體通過的，我也不得不贊成，我不是被牽住了鼻子，是什麼？

這叫作「擊，哦，突擊！」

鋤頭也不太重，土也不太硬，我的力量還吃得消哩！有時大家興奮起來，用勁的，加速度的突擊，我也並不比別人差，而且感到了奮發和快樂。我忽然想不到什麼身份啦，以及適合不適合的問題。我一直是同大家一起，開荒，休息；休息，開荒。而且，休息時，作遊戲，唱歌，讀書，倒怪有味呢！

對於劉志堅，王達和章鋼，我也感到親切了，他們無所不談，我，蔑視我，倒是我自己瞎猜吧？對於孫力生和由而然的滑頭滑稽的樣子，我倒覺得不夠味，非常的討厭而且輕蔑起來。

開荒，有些好玩哪！

不過，現在想起來，這事終究還是不大合我的身份。作為遊蕩則可，如果作為是我經常的工作，他們雖然聽研究幹部問題，我以為還未研究好，不能適當分配幹部哩！這叫革命，我仍不服！

四月五日

雅貞對我稍稍好起來。她很久沒有笑的臉上，有笑了。而且常常同我談些荒的事，問我累不累，要什麼東西不要，好似在慰問我。她細而濃重的長眉，快樂的在晶亮的眼睛上舞動，使我感到舒適，而且不知覺間，流露出莫名的愉悅。

雖然是被牽了鼻子開荒，倒也馬虎過去了。

劉志堅跟我說：

『這才是抗日的切實工作者，工人的好朋友！』
開荒有關抗日，我不懷疑。然而，非開荒才是工人的好朋友嗎？我老早就知道是工人的好朋友啦！他還不知道？

王達則說：

『好得很，你們當識份子也來開荒了，並且沒斷過！』

他雖然知道我的身份，倒底還不了解我啊！

章鋼也常常說：

『同志，什麼工作我們都是極端重要。你如一直像開荒似的支持下去，有希望得很。一個智識青年當然有很多弱點；但是，只要努力克服，一切的希望正遠大哩！……』
是來教訓我呢？是來向我作政治工作呢？難道我需要這些

嗎？不是他餓度和藹得像個媽媽，而又莊嚴得像個爸爸，若以爲自己是老革命而日高自大，我一定同他吵，也許同他打架。

不過，我或到他們對我還相當溫暖。

開荒，整天被牽着鼻子幹，身份也無法活了。這一點，還是使我相當悲哀。有話說不出啊？

日記再記下去，有什麼意思呢？

正月六日

我是個革命者，而不是勞動者！

昨夜我想了。宿。馬克斯勞動過嗎？列寧勞動過嗎？今日的新塔林勞動過嗎？就是毛澤東，人們都說他也參加勞動，親身開荒，我到底親親眼看到，不是在騙人嗎？不是瞎說，引誘人嗎？醜態中，彷彿是作個夢，模糊縹緲許多革命領袖好似對我說：

『你是個革命家，任務就是幹革命呀！』

很明顯的，我用不到勞動，我不該來勞動。

因此，今天，我沒去開荒。執行偉大的指示。但這，我問章鋼講，他說我曲解了夢中一話，幹革命就得開荒，不折不扣的就是如此。我氣壞了。我的理解力不如他嗎？他說我曲解，這麼說，我革命白革了，連這個都不懂！嘿，只有冷笑！

我的日記，確實不必記下去。

四月二十日

到延安城去。

沿途的荒山全變色了。野田四外的草地也都翻轉過來。一塊塊接連不斷的由古銅色的被開墾的處女地，發出沉重的香氣。驚人，真是革命不可缺少的事業！開了這麼多的地，對抗日是有利的，我老早承認這也是抗日。不過，只是幹這個不合我們身份而已！

有人邊走邊談毛主席開荒的逸話。他們大聲喊着說：

「毛主席開荒才好玩哩！挖一鋤，喊一聲——「打倒日本，克服困難。」」

如此，暫時，我必得積極參加開荒了。我想，以身份論，自然無須我幹，然而，應當鼓勵勞動者，和工作同志，這也是我的任務哩！

就這樣決定了。

四月二十一日

今天，我起了別人所料不到回模範作用。

大家都很驚訝，像看生人似的看着我。我不管這些，我是一個革命家！

「管朋，你了不起呀！」

劉志堅和韋鋼他們這樣對我說。

我不來了不起嗎！叫他們說？

四月二十五日

我病了兩天了。

天山 蕭 三

歲歲天山這樣老。
牠披滿頭白髮。
高地向山我一招。
我急步來到山下。

我朝天山一拜。
山頭喜笑又站起。
等我將身子容地大低。
聽見他聲音又大。

「呵，你這遊子，征客，
到了世界樂園。
我們多年離別，
不在此處見。」

你一路露宿風味。
飽嘗了人生相勸。
論理，我該相勸，
在我懷抱裏休息。

但是，隔一個山，
你看另外一個山邊。
我住地沙場上流。

萬里遊子，征人們！
你去細告他們，
他們定能勝。

等幾時，那些強盜賊們。
你再到天山來。
我獨自自由往來。」

我再朝天山一拜。
天度喜笑又開頭。
我見過山去然後，
見天目慈我，向我招手。

今天好了一些。勞動不合我身份，到底我是個革命者，

我看到開荒的意義。我的任務，不止是鼓勵別人，也得實幹才對吧！所以在病中，我彷彿慈母一樣，有些懷念着開荒。爲了革命，也許不該講身份，或者是如此，不過，我得好好想想。雅貞來看我，她對我說：

「你了解了開荒意義，也不必來得太猛呀！春天傳染病很利害，是好玩的呢！」

難，我過去不了解開荒意義嗎？我有些氣，我還得受她

指導呀！這樣安頓病人，好笑！而且，對我忽冷忽熱的，好似她比我懂的多，比我革命些，我不服，所以，我沒大睬她。

吳志堅、韋鋼、王達等人，來慰問我。他們人太多，說些什麼，記不太清了！他們對我都很好，我很愛戴他們了。我身上仍熱得很，口也渴，然而，這時，沒人在身旁！

記不下去了，手發顫。就不記吧！

一九三九、五、一、於延安

一日華親善

漁獵

卡之琳

一日華親善

『日華親善』和其餘一切日本法西斯統治下對華老百和中日老百姓所巧立的許多名目一樣，是十足污辱了文字。對善自然是好事。我幾年前曾經以一個中國老百姓的身份在日本住了幾個月，覺得周圍的老百姓都很可愛，不用口頭說，自然親善。我在那邊最討厭的是警察，而日本老百姓最害怕也正是警察。除了法西斯統治者的這些走狗以外，我在日常裏所接觸到的一切我都頗與之親善，至於侵略者所口口聲聲提出的『日華親善』，則我與全國人民一樣，早已看得很穿。可是『日華親善』且體表現我當真都想像到了嗎？前幾天翻閱了去年四月間長樂村戰鬥中八路軍繳獲的『日本』一團二十五旅團一一五聯隊的一個未署名士兵的日記，我才愕然發覺自己想像力太不足了。那個被日本軍閥打發到中國來一路胡鬧（從日記中可以見到）士兵很快為我們道了『日華親善』的真諦。

他在去年一月十二日在臨高寫的日記

中有如下一段：

『……中，往大隊醫務室，將內山

大尉所託帶之信交與小泉軍醫，其語及與軍醫部取種聯絡之方法。來時見化彈病之多令人吃驚。在順德時軍醫部亦有此種中，並視各處，因係不戰而街，頗為美麗的女子也見到了。可是爲了日華親善目的？』

在全地一月十七日小書他又寫着：

『午後借進架 原文這兩字字跡甚模糊 伍長，寺內上等兵等上街散步，主要是往日華親善那方面去。一看，這里也完全是中國風氣。』也很多，其中很美麗的也見到了。我也日華親善了一下。四時回中。』

讀者也許要以為那個『？』，那個『日華親善的目的』大是指『中國婦女吃那個荒淫的士兵在日記裏有時提到朝鮮女人以至日本女人。可是我往後又讀到三月二日他在封地寫的這一段日記：

『……今，又和一個五十六歲的媳婦

有什麼大分別。』

五十六歲的媳婦當然不會再有了。

這更證實了那性的日本兵餉乎其中所有的女子都當作了『花姑娘』，都當作了他

們『日華親善』的對象。

當然，『日華親善』最方便而來源還是漢奸的家裏。這本來，經是誰都知道的事實。我在八路軍繳獲的許多重要文件中發現了一方不重要的廢紙，一方比中國普通信箋還小一些的歷史紙，對摺着，一面用鉛筆歪斜的寫着中國字『王少甫家姑娘名字』，一面用毛筆畫了到衛生飯莊門路徑圖，旁邊寫了兩行中國字，其文曰：『王少甫在衛生飯莊』『太太太請吃』。謝謝一〇八師團那個士兵啓發了我的想像，我現在像想到很多了：王少甫大約是某地的一個有錢的大漢奸，一個日本軍的什麼隊長一流人，先把王少甫找到了衛生飯莊，用鉛筆寫字問一個小漢奸王少甫家裏有什麼花姑娘，大致聽了回答說『少甫家裏就算太太太漂亮』於是打發人去叫太太太出來陪酒。他們『日華親善』的方式不會僅止於陪酒吧。可是夠了，把我我染了汚穢的想像的去路斷然在這里截住了。

漁獵

去年二三月間率部衝進東陽關，攻破

長治，打下臨汾，自爲不可一世。日本一八團圍的苦米地旅團長孫當年三月二十六日寫給家鄉一個朋友的信上說：

哥哥，這一棵樹是我種的

李 雷

哥哥，這一棵樹是我種的，那天，我打着樹秧，

得淌汗好像下雨！

到了家，我就把它栽到土裏，

媽媽，給牠澆過水，

姊姊，給牠澆過水，

我也澆水給牠，

有時候，

有時，

有回，苗還給小樹倒過，牠水呢

那回，我唱

「小樹，小樹我先長，

我長三年

你再長

我怕！樹不長呀，

我又唱

「小樹，小樹你先長

你長一年

我再長

不，樹不好，我也應該長，

我又唱：「小樹小樹苗，

你快快長，

我快快長，

過了三年，咱倆比比，看誰長得高？」

小樹昨天發芽

今天苗，

清早起來

我看見有一隻小翡翠鳥，

從河邊飛落在小樹頂，

牠坐在小樹上，

唱着一支清脆的歌，

哥哥，那小鳥唱得怎那麼好聽，

唧唧溜，唧唧溜，

哥哥，這一棵樹是我種的，

你看

牠的葉兒該多高，

真是，陣陣陣的，

比田里的小苗還高呢！

哥哥，大家說：

這棵小樹叫「類天楊」，

牠頂愛在河邊上長，

一長長得高又高，

差一點，就高到天上。

他們告訴我，

從前牠是一個頂漂亮的姑娘，

一年的秋涼

牠來到河邊上，

牠的銀色衣裳

順風飄起，

牠的身體是那麼苗條又美麗，

這時候，河邊上正走過一個胖子

揹着一個大葫蘆

一顆一粒走地了

她一見就哈哈地笑了，

他們說，

那胖子是個大伯，姓李。

那個大伯，

用手一拈把牠拈成一棵樹，

誰料才是站在河邊上

不準到別的地方去。

可是牠在河邊上，

一到秋天，

牠還是哈哈地笑，

有時都要笑到天上。

註：小樹到入時，葉子即落

而樹老大以後則樹幹容易發霉

中興神話，說那應龍作祟

而樹幹破裂也說是受

哥哥，你看這小樹

長得多麼茂盛？

春天雨來了，
小樹的葉兒長得又綠又嫩，
夏夜的露水落在小樹上，
太陽出來一照，露水珠就要在樹葉上閃光。

哥哥，你看我
像不像這一棵小樹？

像的，
小樹天天長，
我也天天長，
我將來要和小樹，
長得一邊高才好。

哥哥，媽媽愛我也愛這小樹，
爸爸愛我也愛這小樹，
姐姐也愛我和他，
你愛不愛呢！
哈，哈：你也愛呀。

哥哥，你看這小樹。
長得該有多好；
我要不在家，
你可要替我看看；
別讓野馬啃破牠的皮，
還有從山里出來的野豬，那黑毛強盜，
牠會一口就把小樹咬倒。
去吧，

我不要你看著，
我自己有槍也有刀，
誰要來毀壞
我這棵小樹，
我就和他戰上幾百回合，
殺他個棄甲而逃。

太陽出來了，
小樹陰涼，
月亮出來的時候，
小樹陰涼更長，

文化消息

有一回夜里，

我起來和小樹比一比，
小樹長得比我高了一頭，
小樹長得真快，

小樹長得就要高過了牆，
我唱：「長啊，長啊，
小樹快快長，
我也快快長，
你長大來作房樑，
我長大去掃過強！」

一九三九，四月抄。

1 胡風主編之「七月」於五月間復刊，改為月刊，並刊大衆版，供前方戰士及民衆閱讀。此外尚出「重慶武庫中華中圖書公司」。

2 抗戰文藝工作團第三組下白羽與秦二人於四月中旬回延。

3 抗戰文藝工作團第四組白羽與秦二人於四月中旬由延出發，赴晉東南參加實際工作。

4 民衆劇團由延長延川等地轉至三區，現甚定邊，在各縣鄉村極受老百姓歡迎，利用舊形式之成功，已獲充分之證明。

5 文學時會，於四月九日由第三隊及詩社主持，有光未然李雷等之詩歌朗誦，及胡吹之講演文學等。

6 音樂晚會，於四月十四日由第三隊及音協主持，有光未然作詞，洗星海作曲之「黃河大合唱」，及克作詞，洪星兩作曲之「生產大合唱」等。

7 解放社印刷廠文藝小組於五月三日開全體組員工作會議，決定今後工作，爲創作、翻譯及研究而努力。機器廠文藝小組並有朗誦小說「洋鬼」、「石炭」等，所得成績甚佳。現中外休養所亦成立文藝小組。其他文藝小組正在進行組織中。

8 山脈文學社於五月九日假抗大校政治部開社員大會，選出社務委員九人議定工作計劃。

9 重慶詩歌座談會所出的詩刊「抗戰詩歌」即將付印，由上海雜誌公司發行。

10 光未然主編（編者有力李雷等）的「西戰場文藝」將於五月間出版。

文化人在戰鬥着

吳伯鑄

長治山比就一棵老樹，老樹上却抽着許多新枝，在茁壯的長着。文化的田園裏口正為飢渴着。精神改鑄着豐饒的糧食。戰鬥日報是一管進軍的喇叭，它用了強大的力量呼號着，太行文化散出，是一個雄健如獅虎的關丁，他在以不論晝夜不分晝夜耕種着播種着。將來它會開出點點美滿的花吧？在鬆軟的土壤裏，在潤滑的水裏，調和的風絲裏，播下優美的嫩芽路下，大樹根了。

請先看戰鬥日報。

長治看報，看名字彷彿就應當是幹新聞界的，是城圍裏活的人物。見面哈哈，正事却從來不，是那種報人的來頭。他說，去年冬間，因為戰爭的關係，通不便，各地報紙都太遲，往往新聞看到已成歷史了，於是商家號——成記報社，使將從無線電收音機裏傳來的一些消息印出來，大子一份，零星散賣，倒也頗市，幾千份，就銷到三二百份。只是印刷模糊，消息又太凌亂，為了便於擴大影響，遂有犧牲教國同盟會的人要來審查，並替成記報社將消息整理編輯。像一種簡單的新聞紙了，總起了個名字，叫抗戰日報，在編的人呢，是盡義務；

寫印的人呢，是做買賣的。如此維持到春天，敵人九路圍攻，大家紛紛撤手了事。

五月間，敵人的九路圍攻粉碎了，成記報社却開了門。六月三號這位樂社長便約了一位會刻鋼版的，用抗戰日報那個家底，兩人四隻手便自己收音，自己編，自己印，自己發行，接辦起另一種小報紙來，曰：「動員日報」。起初刻一張臘紙，慢慢兩張，社會上的影響便漸漸大起來；但因刻印的技術太差，自造的油墨印來又往往不清楚，於是決定了改石印。七月二十五日，報名又改了，是現在叫「戰鬥日報」。

戰鬥日報，它本身就在戰鬥着。初改石印的時候，還只一付機器，半塊石頭，四五個人。等到一個月之後我們參觀的時候，已是六付機器，八塊石頭，五十八個人了。組織上社長而下分，編輯、印刷、發行、管理四部。總編輯清華大學學生張立森君說：「我們報館是麻雀雖小，五臟俱全」。是自謙的話，就機構完備上說這是真貨。

現在他們一天出兩張，發行到三千五百份以上。有二十五家紙廠供給它用紙，有時還

感到紙荒。——新聞紙買不到，由光紙，毛邊紙又太貴不合算；他們用內是高不出一種銅紙。手工業，用桑皮造，這銅紙，一家人——一個紙廠——全體下手天不過出四五刀紙，一刀一百張，他們每天却要四五刀紙。——二十五家紙廠給紙，敵英國太晤士報說也是會得令人驚異的吧？這里却是真話。

這報的長處，在它編輯靈活，社論，布露新聞而外，各地的通商，報告，通訊，特別多。還格外別出第四版出「太年」。「戰鬥教育」，文藝，工人婦女各種專刊。貪官，官吏，漢奸是恨它因為它憤於揭發抗戰中不良現象，舉業對它則比較喜歡，因為在舉業運動中它起着不少啓發，推動，發揚的作用。訂戶廣佈到晉東南十幾二十縣，機關，團體，城市，鄉村。讀者是普遍的，各方面的。

下面是幾處訂戶的例子：

- 長治陸六盛店內壽隆
- 屯留軍電局趙懋德
- 襄垣夏店新記
- 沁源糧食調濟委員會
- 黎城支差處

報館的民旗革命室裏，張貼得晉東南二十幾縣的地圖，有二十幾縣裏出十六種報紙，很是一個大觀。鉛印的中國

人報銷一萬五千份，自然是最好的；戰區讀物稀少，有的鄉村小學就專以中國人報當教材，號召力可想而知。同戰鬥日報相仿有名的是和順縣石印的勝利報，編得很通俗，三日一刊，力量也相當大。聽說和順的老百姓有五天看不到勝利報更惶惶不安，必要有什麼事變發生了。油印的，黎城有「太行山」，沁原有「生力報」，陽城有「新中報」，潞城有「衝鋒」，遼縣有「抗戰」，屯留有「吼聲」，八路軍野戰政治部有「每日」，抗日青年決死隊第一縱隊有「行軍日報」，三縱隊有「戰地報」。其他如小靳溝，犧牲抗戰，救國，學習通訊，新人，奮鬥，足足三十六種。

總見了似鈞，一種種報紙，無論它是鉛印，石印，油印，都漲大了喉嚨喊着，督促着教育着；晉東南，人們都醒來了，進步了，不是沒有原因的。

戰鬥日報現在發了狂一連正設法物色鉛印機，解決技術問題。說：「只要有，再下地錢也。」石印聲音不夠響亮，他們企圖着敲出金的聲音。

再看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吧。

名稱好長，可大。太行是條山脈，文化，教育，出版是三項內容極能滿深濃厚，分量極沉重的工作，連在一起而以一

「社」字總括之，最初的志趣是海闊天空的，夠偉大了。就它翻印書籍說，像一個書店；說它組織團訓注意民衆運動說，像一個民衆教育館；就它帶着行政當局整頓學校教育，計劃社會教育，辦文化教育幹部訓練班，組織流動教育工作團來說，他們的工作簡直也比得上一個普普通通的省城的教育廳。

現在它已翻印了幾種書籍，生意最好的是毛澤東先生著的論持久戰，抗日游擊戰爭的一般問題。石印五千冊，不到半月工夫幾乎連該社存的一本底子都有，想買了。最近他們找到一份第五十七期的解放報。預備翻印，消息傳出去，在一個座談會上我親自聽到某一部隊的文化工作員向他們預約了二百冊。真是像餓了想喫東西的一樣，晉東南在拚命的獵取着精神的食糧。

他們，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最近編好了一種戰時小學課本，分四冊，預備印八萬部，月內可出兩萬。內容應編的人念幾課都很通俗，很生動。他們針對着晉東南緊急的情勢，決定了印五十種小冊子，用來動員民衆，準備粉碎敵人新的進攻。已出的有「合理負擔」「空舍清野」……那麼多種。用的是很精緻的油印。賣三五分錢一本。

戰鬥日報的副刊太行青年，是他們主

編的。還籌備辦一種單行的刊物叫「太行文化」。只是因為技術缺乏；鉛印機與中國人報合用一架，石印又只有一架機器，是他們不能設計迅速完成的最大的苦悶。

他們的流動教育工作團快出發了，出發前有一個準備工作，準備的課程有：「抗戰形勢與教育任務」「什麼是戰時教育」「怎樣領導文化教育團體」「教育調查工作」「怎樣辦日小」「怎樣領導民族革命室」……等十種。團員是過去的小學教員居多，第一批二十四人，同他們談話，倒都是很有能力的幹部。他們下鄉的任務是：調查文化教育層次，傳達戰時教育的原則與方法，補助各地的社會教育與學校教育，幫助建立模範小學及民族革命室，吸收埋藏在家裏的知識分子。

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的負責人說：在敵後方從事文化教育的工作，什麼條件都好：事業好，行政當局好！困難的就是幹部缺乏。在軍政幹部學校第三分校兼辦的文化教育訓練班就專為適應這種需要。幫助各救亡團體辦理工作，青年，婦女各種訓練班也密切聯繫着這一種需要。他們對各團體建立經常的自我的教育制度，會議制度，生活檢討，工作批評：只

印刷廠的生產突擊

程海洲

二月間生產運動的大會上，我們一百多個人是無比興奮着。熱烈的發言，互相提出競賽與響亮的挑戰和回應，全體同志熱情地自願同成年工人一樣的作工，——他們平常每天作工六小時——使當時的大會空前的緊張熱烈。最後，我們一致通過了用三種辦法來響應中共中央這一個有着歷史意義的偉大的生產運動的號召：第一，每天多作工一小時；第二，增高勞動強度，從三月一號起各部門進行六個月的競賽運動，第三，作時間外開荒種菜。

大會後，各部門與各個人都正式提出了挑戰書與競賽條例。特別積極的一些同志並自動組織了「突擊隊」。

三月一號，戰鬥的突擊開始了，我們的生活立刻像火一樣的緊張起來。從此，清涼山上這座大的萬佛洞裏，形形色色，也截然而換了另一個模樣。

佔有兩個房子那樣大的機器部，好幾架機器在裏面日夜不停，加速的轉動着，那隆隆的響聲會使人感到是在一個巨大的瀑布附近傍。一個個全身都抹滿了黑色油

墨的同志們原我的工作着。幾個搖機子的把袖口撩起，吃力而緊張，汗珠不斷的從額角上流下，恨不得把機器再搖快一倍。

裝訂部的人很多，工作的種，也很繁雜，廢紙地摺紙聲，啪啪地擲書聲，裁紙聲，訂書聲，聲音雖不大，却是却永遠這樣的繼續着，好回延一里；水流。由於每個同志有着熟練的技術，所以有的在不慌不忙地低聲唱歌，有的與機械動物的互相對話：「喂！幹多少啦，媽的，你要當烏龜嗎！」接着一個響亮而自傲的問答：「嘿！他媽的！不知誰當烏龜呢！」第一個就會很自然的接上：「媽的！不要淨說空話，寫六個月後誰當烏龜誰坐飛機那才是真行呢！」

排字部或不同，每個人都有着自已的生產計劃，每個人都有着自已的競賽對象，所以在排字部就聽不到對話和別的聲音，一個個都在自己排字架子上加速的擺動着自己的手。

其餘如鑄字部，石印部等都同樣緊張的工作着，都在努力着爭取這次競賽的最後勝利，光榮的勝利。

要幹部問題解決了，他們說，便可以將工作展開：在沁州成立分社，在河北的南宮，山東的聊城，成立分社，組織教員救國會，文藝研究社，各種的文化團體，建立一個太行山脈左近文化網。

是這樣一個龐大、企圖。
他們的工作方法，據他們自己說：起初是結實黨式，有經驗結；現在是打下相當鞏固的基礎了。

長治，除了戰鬥日報，太行文化教育出版部，學校有一一千二百學生，軍政幹部學校，有一個八百學生，民族革命中學，有若干平民革小學。戲劇，有六個劇團，「太行山」「大衆」是成績優越的兩個。文藝，我們到後，集合了一百多愛好文藝的青年組織了一個太行青年抗戰文藝學會，成立的第二天他們就決定了在戰鬥日報出副刊，第一期，稿子半天之內就編好了。——一切像盛夏大雨後的不稼，一樣，生長迅速，你可以聽得見它的聲音。文化食糧，收獲定可豐饒無疑。

權威的新華日報報華北版於二十八年元日在晉東出版了。

前線戰鬥着，文化界增加了牛力軍。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六日 治稿。
二十九日寫於烏蘇

由于全廠同志們空前高漲的工作情緒，所以在競賽開始到現在五十多天的過程中，就有很多個人的成績。本廠工會生產部總結了三月份的生產情形是這樣：

過去，排字部每月最多只能生產六十六萬，三月份生產量達到了九十九萬五千一百四十七。

機器部三月份的生產計劃本來就比過去高了很多，可是結果卻完成了三月份的計劃後更超過了十八萬二千七百張。

裝訂部三月份的生產計劃以摺頁一項來說，是二百萬（過去最多是一百五十萬），結果除完成計劃後，更超過了十九萬一千。

鉛字部三月份生產計劃是每天鑄字六千，結果鑄八千，打紙板每天是打一二張，結果打到二十二張。

石印部三月份生產計劃是一萬九千張，結果超過七千九百一十三張。

截至現在四月底，機工會與廠方的統計，三月和四月份的生產量，比三月份以前各部門都要增加百分之三十至四十。

開荒種茶在突擊期間，全廠同志在九小時高度工作以後，更自動地拿起了鋤頭快樂的唱着歌走向田野，大家有趣味的組織了『機槍連』『砲兵團』『鐵鳥編隊』等等許多小組，在二月裏來叶好風光！

……的歌聲中，對準了山坡上的荒地，作着無情的戰鬥。由于誰也不驕傲後，有的手上磨了泡，泡變成紫色，最後流出血來，還不肯把鋤頭放下，並且對着自己的競賽對象說：「媽的！今天誰當烏龜誰就得請客！」另外，女工同志更不示弱，在種茶時，有的女同志從河裏挑着滿滿的兩桶水，一氣跑到山坡上，許多男同志都不覺喊一聲『好！』拍着手呼叫『萬歲！』

在我們生產運動的洪流中，突擊隊和十幾個青工同志英勇的努力，不但作其他同志的模範，並且在工作時間外，在別人休息的時候，他們還是不斷的工作着——禮拜天他們仍進行開荒，在百忙中還辦了一個廣播式的刊物——突擊，鼓動和推動着全廠的工作。

至於青工同志的年齡雖小，他們作八個鐘頭工作以外，還是一樣地加工，並且開荒時也從沒有落過後。他們這種為了工作願意犧牲自己一切的革命精神，給了我們全體工友以不少的鼓勵。他們在生產運動中足夠表示出，他們是抗戰的英勇鬥士，新中國英明的建設者！孩子們的力量是不可污的！

一九三九，四，三十。

稿

約

- 一、理論：藝術（音樂，美術，戲劇等）與文藝的理論及批評。
- 二、舊形式：舊形式的理論研究及創作。
- 三、創作：小說，戲劇，報告，詩歌，通訊，木刻，歌曲等。
- 四、羣衆文藝：工廠，農民，青年，婦女，部隊，文藝作品。
- 五、翻譯：藝術及文藝理論與作品的介紹。
- 六、每篇字數不得超過五千字，特稿例外。
- 七、刊用後，以本稿爲酬。
- 八、來稿寄延安馬家嶺文化協會文藝突擊社。（外埠請附足退稿郵費）

隊創作
病

「同同志兩眼無力的默望着，靠在門後已被他用了十幾天而且磨得挺光了的銅頭，心裏儘發似回想着：

——它也休息起來了。

候同志病了三天，而且這兩天來就算沒有吃過什麼東西。但在他感到痛苦的時候不是病的本身，而是恐怕在生產班里掉了隊，措了鳥龜。何況『勞動英雄』，『中國的斯大諾夫』，老早就在他腦子裏旋得相當熟習了呢！

的確並不是幻想。兩年前候同志尚未參加正式部隊，在家中下苦工時候，每天一個人獨開畝把荒地，那是常有的事。何況今天生產計劃的要求三個人每天才開一畝呢！

『不是吹牛，我老候今年不開五垧荒地，永世都不見你們了！』

全生產隊的同志們聽他騰念着這兩句想頭的誓言，已不止一次了。

可是這位雄心勃勃的拓荒者，今天却被病魔纏倒了。但他並沒有消沉，相反地，倒比平時更急躁，更刻薄的對待了自己。於此也更無情的咒罵自己的病。

『媽的！老子要克服困難，你却偏和老子搗蛋……：你這肉眼不見的小淫奸……：』

這種憤恨呢罵是無益的，於是他遂怒到醫生身上去了。『媽的，大病小病，不論什麼病總是那兩包不夠一口的白粉麵！吃寬柱的東西……：』

生產隊長看到他回病很因，特地派人到城裏去請一位醫生來替他診治。恰巧又是一些藥粉，爲着路程較遠，取藥不便，一次便例外地取了六包。在當時熱度很高，頭腦有點糊塗的候同志看來，這種優待是值得慰和感激的。因爲他曾不止一次的看到別人害病時，一般的祇是取三包或者兩包。

可多得，他却不肯依照醫生的指示，按時去服藥（每日飯後一包）。也不聽別人的勸阻。固執的，打算一次就吃三包！

『候同志，這是不行的啦！藥力太大，你是吃不消的呀！也許使病加重了呢！』勸他回同志善意的企圖去說服他。

『咳！你曉得什麼？火力愈大殺傷敵人愈大呵……：藥吃得，病自然也會好得快了。』

可是候同志終於服了排長的勸告，沒有達到自己的目的；僅僅選了兩個較大的藥包子，先吃了下去。這在他心中不是大滿意的，甚至懷疑到別人都沒有計劃。和他爲難，想使他將來措鳥龜！

兩小時過去了，三小時過去了……

六包藥，不知在什麼時候，一天之內都吃光了！候同志的病却並沒有減輕，頭暈是一樣的痛，腰還是一樣的酸，腿還是一樣的無力，站不起來。於是在憤怒之上又加上懷疑了。

『不中用！媽的，這藥不知是那百斤的陳貨，酸，都酸了……：你這吃寬柱的傢伙！老子病好了，一定要……：』

在這種憤恨還是一樣無益於事的，於是 he 想到鄉村的土辦法了。

——外國藥是治不好中國病的！

他乾脆毫無懷疑的便做出了這樣的結論。

——還是試驗試驗能治百病的老祖宗傳下來的「土包子」的辦法吧！

於是，生薑，紅糖，胡椒粉，熬整整了一壺，足有四五碗的光，他一口氣都喝下去。

——出了汗一定會好的！

他這種想法，默默中得了許多人同意了。可是事情倒非常例外，雖然候同志在吃了這服萬靈藥之後，馬上就多蓋了幾件棉大衣，身子裏也特別加了炭火，並且他的汗確實也流了不少；但一覺醒來，他的病還是照樣的不見減輕！相反的，口裏倒起滿了水，鼻子也出起血來，於是 he 感到無能為力了。

——「糟糕！完了！……我是不甘心的！……我不願死在秘方，死在山上！……和鬼子拚一下也是值得的……」

這一連串，略帶恐怖意味的想頭，雖然捉住他整個無力的內心，但他還是完全被觀的。因為這種病他也曾經害了好多次，大概是不至於死，何況醫生也說過：

「這不過是受點感冒，沒大要緊，過兩天就會好了。」

就這方面說來，候同志對醫生是尊敬的，信仰的。

可是，「牛，棧，勞動……」這件大事，他是一刻也不能忘掉的。他想到病應該快想一點辦法，使他早日好起來。

「騎得山在，不怕沒柴燒。」祇要我老候一能走，一騎上山，一拿起鋤頭，那末掉隊三五天還是不成什麼問題的，……少休息，兩次，還是可以趕得上的。

這樣把自己安頓一下，候同志仍是想到了怎樣治好病的問題上來。

從胎巫婆，求神問，燒紙錢，一直想到也該請告一下「老爺」。因為客說「是上帝試驗他的信仰的辦法。」這句話他會說過的，可是再到此刻，他還是從未相信過。天地間真有什麼鬼神或上帝的存在？

「病重亂投醫」這句古話，候同志忽然認為有點道理。橫豎碰得巧就事大吉了！

——祇要能治好病，手段是不應該限制，毛主席不也曾說過嗎？

「打日本，不論什麼辦法都可採用的——」老太婆燒香請告天神保佑我們打勝仗，這種行為我們不但不應該反對，而且是歡迎的，贊成的……」

候同志找出這一大堆根柢之後，則上下了決心。依照了農會長建議：不生產隊開一出發之後，便把莊西頭的老婆婆請了來，急促的在他一驢背上捆了兩隻，紫星血雖然還沒有停止向外浸流，他到很快的道了謝，騎回去了。

候同志暗暗的感到一種昂貴的似似快樂。可是，這次病中的與不同，生活 and 感覺仍然攪擾着他。

在從前病的時候，他總希望着能吃點什麼可以的東西，或者經常想着一個什麼麼中人兒來多替自己一點安想。因為這在他以為是凡藥過來得有靈驗的。

這次他首先總希望孤獨，他不喜歡別人看他，他對於他們真誠的關心和慰問，感到痛苦，他以為那是對他的嘲笑。此他對於健康同志們，多少有點忌意。

我的體力不如他嗎？我不能和病魔鬥爭，你不能……

但這問題，候同志並無心再想下去。

他更怕特別優待他。所以，每當照料他的同志，或他的班長排兵問他想吃點什麼的時候，他總是乾脆的回答說：

「什麼都不想吃，也不要吃。」

就是值星的同志按時爲他煮點麵或稀粥送到他的面前的時候，總使他意外的感到不安。

他偷望着外面的時候就想到了暖和的太陽，帶着春意的惱人的風。尋找在山崗溝谷的野雞和狗。被發燒着的野草的烟火。被翻新了的泥土。以至於大家夥的鋼鐵般的快樂的歌聲。

這是無時不眩耀在他眼前的一切。

尤其使他念念不忘的，是「烏毒」或者是「飛機」的問題。他担心着在將來的秋收慶祝大會上宣佈「×××是勞動中的英雄」，「×××是中國的新大汗諾夫」！

「要不是病，那末……」

但這問題他不敢再想下去。

候同志終於爬起來了。頭暈覺得還有沉重的，身體也有點浮腫；但他以爲這是不關緊要的。於是便從門後取過他用慣了的業已休息三天的的親熱的勁頭，煮飯了臨時勞仗，扶着走了去了。

「指導員，我的病完全好了，我今天要參加工作……」

「不行，不行！你已三天沒吃什麼了，昨晚的話不是還顛顛倒倒的嗎？同志！再休息兩天。」

「那可不必了，我確實已完全好了，剛才一頓我就吃了五碗多飯，……已和從前一樣了。」

他這種不近情理的欺瞞，自然不會生效。

但候同志終於不聽勸阻，在生產隊出發之後，便也偷偷的跟着上山開荒去了。

不知怎的，今天的風似乎特別大，使候同志簡直有點支持不住，站立不穩；但他終於突破了風的阻力繼續前進。

原本不到二里，還是他前三天常走的路，但今天在候同志看來，十里還不止了！

——十里又算什麼呢？卅里，五十里，我走起來都是不要休息的。但今天怎麼啦……啊！那大概是病後的腳蹩吧……

候同志並不灰心，經過了五次休息之數，他終於和生產隊的洪流匯合了。

「你好了嗎？候同志！」

「看哪，候同志來了，好了嗎？」

「差不多了幾十張嘴，都這樣老遠的就慰問着，歡呼着。」

「好了！好了！謝謝你們！」候同志謙遜的一面喘着，一面低聲的回答。

他此時的心情是緊張的，他真的感到了同志的真誠的友愛了。因此在自己的細小眼睛裏，也不免發了一陣熱。

太陽微笑了，被翻起的泥土微笑了。山雞咕咕的叫着，好像也爲候同志的病愈而祝賀。於是候同志，順着大家的呢聲，在自己的嘴角上，掛上了一点感激的微笑。

「幹吧！趕上前去，堅決不怕險阻，把烏毒趕出四洲去！」

候同志的精力更生了，像從前一樣的鼓動着大家，激勵着自己，真不愧爲一個頂呱呱的生產組長。

休息開始了，哨子吹過了，但候同志還是不肯休息下來。

「候同志你的病才好，還須要注意休養——」

「候同志不要太出力，那對於你的病是不大好的。」

大家誠懇的勸告着他，可是候同志謝絕了這一切的好意。

「衝呵！加油」

候同志的指頭大的汗珠從他的頭上滾下來了；從他的胸口

滾到腰際。褲子貼住了腿，走不動了；褂子纏緊了臂膀，勸頭

下去也無用了。泥塊不肯翻動。手脚也都不聽候同志指揮了。

……候同志軟軟的慢慢的暈倒下來。……

一陣雜亂的脚步聲，拍打塵土的響聲，無節奏的歌聲，把候同志從大夢中警醒過來。他發現自己已然睡在廠家的坑上；但却浸溼在汗水裏，四肢格外無力，輾轉很困難。

腰筋却覺得清鬆得多。口裏乾得難過，肚子也咕咕的叫着。但候同志仍舊不聲不響的，兩眼默望着在門後和他同時休息下來的勸頭。

編後記

因為印刷關係，「文藝突擊」脫期到現在，應向同志們道歉。現在改為以文藝為主的藝術的綜合刊物，所以改成新一卷第一期。這一期因時間匆促，急於付印，內容上自然離我們的理想和主旨遠遠，對於關心我們的同志及讀者，應先特別聲明。

時逢五月，對五月的東西表現較少。一方面由於延安的五月已在生產中反映得很充實，雖然生產特輯的稿件不夠，至少是與五月相密切聯繫着。一方面由於來稿較少，就是有，也不合用，只好就如此了。但是，今年五月的特點，是把「五四」訂為「中國青年節」，我們以喬木同志的「青年頌」，來紀念它。

機器廠技術工人劉亞洛同志的報告「一百三十隻油桶的計劃是怎樣突破的」，已昭示出中國工人作者的能力並不弱，成功的希望很大，只要同志們不厭不倦的給他們以鼓勵，指示和幫助。印刷廠工人程海洲同志的通訊雖較少，但是他們熱烈的努力，若獲得各方面的幫助，一定會飛速的進步。八路軍後方部隊下級幹部老專同志，以實際生活材料所寫的「病」，也是值得大家注意的。

下一期，我們想多搜集一些關於舊形式利用的理論研究及創作，需要各方面的幫助，才能達到相當的成果。這里謹請同志們踴躍賜稿；對於生產運動方面，我們還希望有稿子來，定能逐期運用，以充分反映邊區生產情形。至於，前方的材料，除希望去前方回來的同志賜稿外，還切望生活，戰鬥在前方的同志更多的寄稿子來。那樣，這小小刊物才會達到廣泛反映邊區和華北的文化活動及實際生活與戰鬥的理想。

論新文化運動中的兩條路線

楊松

當中國資產階級在革命時，它曾經進行進步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運動；當在反動時，它就不僅不進行進步的新文化運動，並且同帝國主義的及半封建的反動力量結合起來，反對和禁止民族的民主的新文化運動。充分表現它的妥協性與軟弱性。中國資產階級之不能徹底完成資產階級的新文化新啓蒙運動，正像它不能徹底完成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一樣。因此，中國無產階級不僅要担当爲建立共產主義的新文化而奮鬥的任務，並且，担負起破壞者——反民族反民主的黑暗文化和建立徹底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整個長期歷史時代的民族主義新文化。在目前整個抗戰建國的目的階段上，中國無產階級的任務不是建立共產主義新文化的文化運動，而是根據自己科學的共產主義學說，根據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學說，特別根據他們所創造的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理論作基礎，去研究中華民族五千餘年的文化寶藏，去發現中華民族和全體中國人民文化發展的民族特殊性及其與全世界文化發展共同規律性，以便揭棄一切舊的反民族反民主的舊舊部份，接受和繼承一切優秀民族民主的文化傳統，建立真正革命的三民主義新文化，這是目前刻不容緩的任務。

列寧曾經說：『在每個民族文化中有民主主義的社會主義的文化之成份，那怕這種成份是不發展的。因爲，在每個民族內有勞動羣衆與被剝削的羣衆，他們的生活條件必然產生民主主義的及社會主義的思想。』（列寧全集俄文版第十七卷第一四三頁）列寧所說的這段話，對於我們偉大的中華民族說來，

也是完全適用的。在我們中華民族的民族文化中，雖然有舊的封建貴族地主的文化，並且，在歷史上佔統治的地位；然而，還也包含有進步的民主主義及社會主義思想的成份。古代，我國許多偉大哲人與學者且不說，只就近百年來說，遠如洪秀全、楊秀濟民族民主思想及其主觀烏托邦的社會主義思想，近如康有爲、梁啟超等所發覺的在我國歷史上第一次資產階級民主運動，以及五四新文化運動與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都含有進步的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思想，特別是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更爲明顯。

自從鴉片戰爭以後，外國資本主義侵入中國，中國民主主義也有相當的發展，在我國產生了新興的民族資產階級。因此，也就必然產生資產階級的意識和思想。因爲，外國帝國主義之侵入中國及本國民族資本主義之發展，產生了最徹底最革命、新、中國無產階級，因此，也必然發生和傳播近代中國無產階級思想與意識——科學共產主義。在太平天國時，我國還沒有近代產業無產階級，因此，當時只能產生洪秀全發覺了『共產黨宣言』，然而，在當時並沒有傳播到中國來。在康變時代，在我國也還沒有近代產業無產階級，因此，頂多也只能產生康有爲的主觀思想的大同思想，而科學共產主義還不能傳播於中國，成爲一個思想。只到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以後，經過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及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之影響，我國近代產業無產階級已開始由一個自在階

級形成爲一個爲我的階級的時候，就在中國傳播了科學馬克思和列寧的學說，產生了中國無產階級的政綱——中國共產黨。中國無產階級思想代表者，曾與進步的民族資產階級思想代表者，共同建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統一戰線，反對了反民族反民主。舊思想舊文化，然而，在五卅新文化運動內部，存在了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兩條文化路線的鬥爭：一條是以胡適之等爲代表，他們是不澈底的文化改良路線，走向了與反民族反民主思想妥協；另一條是澈底的文化革命路線，以當時李大到爲代表，堅決進行了和支持了民族民主文化革命路線。

在新文化運動中兩條路線的鬥爭，從五四運動時起，中間經過了一九二五——七年大革命與十年紅軍戰爭的階段，一直發展到目前抗戰新文化運動的階段。

目前抗戰新文化運動有它的統一性與鬥爭性，它向統一性表現。目前一切有民族民主思想的全國文化人之大團結，共同一致去反對日本和漢奸的奴化政策，共同去反對日本和漢奸反民族反民主的所謂『文化』運動。日本帝國主義八年來在東北和目前平津京滬等地所實行的『文化』政策，就是不僅反對無產階級的科學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思想，並且，反對一切中國人的民族民主思想，反對真正革命的三民主義思想，而企圖利用汪精衛曲解和修正革命的三民主義，使三民主義失去真正革命的靈魂，而適合於日本帝國主義的利益。日本帝國主義在東北和華北華南佔領地，不僅查禁馬列主義的書籍，並且，燒燬我國一切民族民主的書籍，報紙與雜誌，在日本人和漢奸開設的學校內某某教授中國歷史與地理，強迫學日本文和日本語，強迫背誦日本天皇歷代姓名和事蹟，講什麼『科學』中日同文同種的『理論』，發揚一切爲五四新文化運動所早已『反』民族文化中封建黑暗的部分，以麻醉青年

和兒童，毀滅我五千餘年來偉大中華民族的文化。

在抗戰新文化運動內部也有它的鬥爭性，這種鬥爭性表現在內部兩條路線的鬥爭：一條是不澈底抗戰的非真正民族、民主的文化路線，他們不主張真正實行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與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宣言，不願意堅持抗戰到底，打到鴨綠江邊，而企圖與敵妥協投降；不願給人民思想言論出版等民主自由，不主張思想自由；而主張思想統制。他們害怕真正羣衆的抗戰戲劇運動與歌詠運動，不願拋棄一切廢舊的世紀的黑暗思想之餘餘，而企圖保存之，並與之妥協和結合起來。

另一條是澈底抗戰與真正民族民主的文化革命路線，主張抗戰到底，打到鴨綠江邊，主張澈底反對一切日本和漢奸。我國家，滅我民族。『理論』，主張高度發揚孫中山先生民主義與抗戰建國綱領中所規定，給人民言論集會結社出版等民主自由，主張思想自由與信仰自由，反對思想統制與壓制；主張建立真正革命三民主義的新文化，主張開展廣泛的抗戰國民教育運動與新啓蒙運動，主張開展廣泛的抗戰新文化運動（如抗戰劇、歌詠、漫畫、文藝等等）。

在目前抗戰新文化運動內兩條路線的鬥爭，不是贊成或反對無產階級共產主義文化與否的問題，而是贊成或反對澈底抗戰的真正革命的三民主義文化與否的問題。在目前抗戰新文化運動中有一部份人們，正在主張與敵妥協投降，又在主張『反共』與復古，又在主張開倒車，主張一個信仰，反對思想與信仰的自由。

我們在目前抗戰新文化運動中的具體任務就是：不分信仰、黨派、階級、舊派、新派、京派和海派等等之不同，一切有民族和民主思想的全國文化界同人都親密團結起來，建立，鞏

因抗戰新文化 動向統一戰線，去打擊日本帝國主義的和漢奸的奴化、動，去反對日本環境和摧殘我國民族民主的文化，保衛我偉大中華民族的民族文化，反對那些主張投降的反民族反民主的『文化』。同時我們無產階級的馬克思主義者文化人，應在在這個抗戰新文化 動中起先鋒的模範的作用，用馬列主義的武器，來接受和改造我國過去的民族文化，來為建立徹底抗戰的真正的革命的三民主義的新文化而奮鬥，來為堅持抗戰到

舊形式新問題

艾思奇

舊形式問題，只是文藝上的一部分的問題，然而在現在，却是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只要看全國各地文藝界討論得那樣熱烈，就可以知道，它實在是當前最迫切的新問題。

我們對於這一個問題，實在值得用新的眼光來看它。曾有人以為，對於舊形式，只是為了宣傳上的必要，而不能不加以利用。因此，我們文藝界作家們，當他們從事於舊形式的改造工作時，總以為這是時勢降低了自已寫作等級的工作。要創作更好東西，還是只能停止於五四以來的所謂『新形式』的階段上。

這是一個誤解，至小是只看見事情的結果。不錯，宣傳上的必要，是引起今天舊形式問題的熱烈爭辯的原因之一。要接近大眾，就不能不考慮到怎樣接近的方法，而舊形式的媒介，却是接近大眾所必要的東西，我們只要看，舊形式現在正被敵人所普遍利用，這一個利器，我們自己不用，就成為敵人的利器了。為着作宣傳上的戰鬥，我們確也應該把這利器從敵人手

徹底底的民族民主的文化革命路線而奮鬥到底。

我們要抗戰的民族文化！

我們要戰鬥的民主文化！

我們要大眾的民間文化！

我們要真正革命的三民主義的新文化！

一九三九年『七七』兩週年紀念日。

但如果僅是從宣傳工具的觀點上看，就是太片面了。先我們就要了解，宣傳工具也必須要能夠發生宣傳的效，而要能發生效力，那麼，工具本身就不能不適應新內容而受到相當的改造。為要使舊形式能發生我們所要求的作用，即不僅僅要接近大眾，同時要能夠提高大眾的政治認識，我們就不能停止於舊形式的原狀。所以，舊形式問題一提起，並不是單單的宣傳的問題，同時也是文藝本身問題，是使舊形式適應於抗戰的內容而加以改進的問題，是建立中國民族自己抗戰時期新文藝的問題。

五四的新文化運動，中國文學史上，是開闢是使舊形式路，是向着創造新形式的路上走。然而這一工具也必須，還是為着使文學成為大眾的，『平民的』工具本身，動一般的缺點是，由於要打破舊傳統，於是形式能發生我舊的一切優秀傳統，特別是離開了中國民眾能夠提高大眾，在五四的初期，還掘發了中國民間文藝的所以，舊形式這些寶藏就被擱置起來，而偏向於向外國的也是文藝本身

中國的新詩直到現在還沒有「成形」。這是無可諱言的。這原因在那裏呢？我以為是，自從「白話」戰勝「文言」以來，作新詩的一下子從古詩的各種形式和體裁「解放」了出來，於是絕對「自由」，你也「嘗試」，我也「嘗試」。結果，弄得毫無「章法」，沒有一個完全「嘗試」成功的，也就到現在還沒有許多很好詩。

一方面，「五四」以來，介紹了一些西洋的文藝到中國來。從「文」下面「解放」出來了的讀者，受了對中國的舊文化「叛」了「叛」的「劫難地」一概拒絕，鄙視的態度影響，一時無所適從，於是拼命模仿，學習西洋文藝的作風，以為只要是「洋貨」便是好的。因而有少數的新詩人完全學西洋的詩作法，結果呢，中了「洋八股」的毒，寫出來的東西不合中國人的口味，不受一般讀者的歡迎。

不是嗎？自從白話文盛行以來，散文的文藝作品有「吶喊」、「彷徨」，「子夜」，「奴隸的母親」(柔石)……許多傑出的小說；詩呢？說來慚愧，至今還很少「膾炙人口」的作品。

而說起來，倒是每次救國運動中許多無名的「詩人」，「歌者」所作的唱本，大鼓，蓮花落，彈詞……等，能夠傳播到大眾中間去。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唱本，彈詞，大鼓詞……之和是民間習慣了的調子，是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是大眾、舉形式之一種，是民族形式的東西，是「成形」了的，雖則這形式是大家認為舊的，新詩人作家起初視為不屑，繼則是「發慈悲」，降格低就，然後去弄一弄的。

在這裏，我以為要特別提出來的是，「舊形式」這個名詞不妥當。我們應着重地說「民族形式」。為什麼呢？因為說舊必有新；但是中國詩的新形式是什麼呢？牠只是歐化的，洋式

的，這不能說是中國的新形式。牠不是中國的民族形式。因此寫出這樣的詩來，不合中國人的口味，中國人不喜歡讀，讀了也記不得。也因此許多天才文人或非職業的詩人文人，遇有真情實感，想寄之於詩時，還是寫舊詩，而且寫得非常好。比方魯迅先生雖自謙說他不懂得詩，但只要你讀讀他的發表得不多的舊詩，你只去讀一讀他傷悼柔石，殷夫幾個青年作家慘死的詩，你會要大大地深深地感動，你會想到亞細亞先生許魯迅先生。詩所說「鬱怒深，而有之」這句話極其正確。又如我們中華民族的巨人毛澤東同志他是能詩能文的，在「內戰」時，每「詩」詩後，他都有詩或詞為誌。特別是「詩長征」一首詩，簡短七言的八句將二萬五千里的經過包羅無遺，讀了感覺得「鐵流」洶湧，氣概英豪，那種百折不回的精神，可以興頑而立懦。

更有趣味的是，許多一向寫新詩的詩人，或則現在都作起舊詩來了，或則在寫新詩之餘，間或寫幾首舊詩，而這很少的舊詩每每比他自己所寫過的很多新詩好。

這樣說來，是不是中國不要新詩了呢？是不是新詩沒有出路了呢？不是，絕對不是！相反的，我們現在所處的是戰鬥的時代，整個生活都是戰鬥的，是新的，我們需要大量的，新的，戰鬥的詩。而且這正是新詩找出路的好機會。問題是，要怎樣才能算是中國的新詩呢？我以為內容且不說，單就形式而論，還是要中國民族形式的，民族感情的才是。不管內容是如何新，但是假如不是用民族形式把表現出來，仍然得不到人的效果。再進一步說，所謂新的內容也必然是民族的總能為中國人所接受，比方馬克思和列寧這兩個巨人本不是中國人，但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一傳進到中國來，具體化，實際化，中國化，牠便成為中國民族的了。你看那一個中國問題不需要馬克思

，列寧主義來給作最科學，最正當的解決？換言之，那一個最複雜，最困難的中國問題，馬克思，列寧主義解決不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民族化了，所以而被中國民族所接受。希望新內容的作品能被中國民族接受的作家，詩人們應該好好地想一想這個問題。

詩歌的必需用民族形式還有一些重要點。

目下中國的大眾，即老百姓，至少有百分之八十不識字。你寫詩宣傳，鼓動，組織他們加入抗戰的文字，他們認不得。因此劇和詩歌是宣傳抗戰最有力的工具；演戲他們可以看。唱歌，吟詩他們可以聽。但是假如唱出詞調子，尤其是朗誦出來的詩太洋化了的時候，老百姓一定不會喜歡的，一定不會被接受，那嗎？詩歌的效用便會完全收不到。

本來，詩是要能誦出來的，是要吟出來時能夠使人聽得懂並且聽得覺耳的，這樣才能夠普遍傳播出去，過去作文言詩的，雖也講究「推敲吟咏」，但到現在終歸只能入目（許多也不是都能一目了然的），而不能入耳。固然古代詩人在常時也是主張能入耳的，白居易作詩，務求其老婦都能明白，即是一例。

要作到能入耳，能唱出來，吟出來使人聽得懂，而且好聽，動人，要使詩真能普遍流傳成爲宣傳鼓動有力工具，就必須得注意詩的形式，具體說，民族的形式。就必得你寫出來，並出來。『爲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毛澤東同志在其所著論新階段裏所說『馬克思主義必須通過民族形式才能實現』那一段話，可以完全作爲今後中國新文藝發展的方針。

斯大林有名的『社會主義的內容，民族的形式』文化』那一段話，是我們每個寫作者，文化工作者的金科玉律。我們今天

的文化文藝應該是『抗日的內容，民族的形式』的文化文藝。毛澤東同志給『魯迅藝術院』週年紀念展覽會題字時寫着：『抗日的現實主義，革命的浪漫主義』。這是非常聰明深刻，偉大，切實的口號！

但是什麼是民族形式的文藝，就本文說，什麼是詩歌的民族形式呢？

我以為這問題有兩方面，即是說，發展詩歌的民族形式應根據兩個泉源：一是中國幾千年以來文化裏許多珍貴的遺產——爾雅，離騷，詩，詞，歌，賦，唐詩，元曲；二是廣大民間所流行的民歌，山歌，歌謠，小調，彈詞，大鼓詞，戲曲；這些一切都是我們的先生，我們應向他們學習，虛心用苦功去學習。

『祇有將人類成就了的一切豐富的知識豐富着自己的記憶，纔能成爲共產主義者。』列寧這句名言粉碎了一切認爲共產黨只知破壞，不重視歷史文化等等謠言與誤會。同時這句話也是我們無論那一部份，那一範疇內的工作者的格言，不管你是否共產主義，就中國的詩歌說，我們絕不能武斷而幼稚地拋棄我國幾千年以來詩歌的成就，我們必得接受（自然是批評地接受而不是一味盲從）這種遺產，也只有我們才是歷史文化之最優秀的繼承者呵，——這是第一。

第二民間的歌謠，小調，是有豐富的歷史根源

的方面說，牠們也是一種寶貴的遺產，在橫的方面，有着一種普遍和廣大的勢力，因此我們絕不能一聽到『民間詩』三個名詞便存一種輕視的心事，偶然去弄一弄這類的形式時，覺得是自貶身價，降格低就，甚至詩爲是文藝的倒退而覺。『如老舍先生在抗戰文藝上發表的』創作新形式的痛苦』那篇文字裏所說的。』

我們要採取非常嚴重態度去研究民間形式的詩歌，去向牠們學習。

試看古今中外那一個偉大詩人——屈原，李，杜，白，荷，普式，海涅，拜倫科斯基——不是受民間創作影響最深而有大成就。

是，我們不能一味盲從古代和民間形式，牠們都各自有其缺點，全通用於今天。我們要創造新的形式，如果有新內容，新言語，新意識，思想，新的社會，新人類，新活動。但是怎樣去創造新形式呢？我以為也必得通過歷史和民間形式。換言之，新形式要從歷史的和民間的形式中出來，而其結果和方向還是民族的形式。

自然，歐美的文化藝術會給也給了我們中國的文化文藝以影響。舉極一時而論，詩便受了不少外來佛敎的影響。而且我們應多多地努力學習外國文藝。但「學習是一件事，而模仿又是另一件事。應「學習而不應該服從，」（高而基）——這是第一，第二這種外來文化的影響只是使我們民族文化更加豐富起來，並且他必需通過我民族的文化機能化為已有，特化為己有了，便又成我民族的了。

這些一切不是說我們頑固，自大，甚至陷於狹窄的，反對民族主義，家主義呢？不是！我們是國際主義者。我們細研古今中外的文藝作品可以得到一個真理：凡是民族的東西，牠便是國際的。愈有民族風格，特點的，便愈加在國際上有地位。魯迅先生也曾說過，愈是有地方性的作品，便愈是有普

遍性的。

末了，我願意鄭重地引魯迅先生答歐夫書中的一段話：『我以為劇本雖有放在書桌上和在舞台上兩種，但以後一種為好。詩歌雖有眼唱和嘴唱的兩種，也以後一種為好，可惜中國的新詩大概是前一種。沒有節調，只有地唱不來，唱不來，就記不住，記不住，就不能令人們裏將詩吟出，佔了牠的地位。新詩到現在，還是交倒。我只為內容且不說，新詩要有節調，押大致相近。』家容易記，又順口，唱得出來，但白話要押韻而又自然，是風不容易。』

這是魯迅先生對中國新詩一篇沉痛之言。是的，現在還是在交倒倒運。怎樣使新詩走上好運呢？魯迅先生說話是至理名言：『先要有節調，押大致相近的韻，給大家容易記，又順口，唱得出來。』如何才能有節調，又順口，唱得出來呢？向民族幾千年來的詩詞學習，向民間歌謠學習，注意民族的形式！

有了好的內容之後，形式萬不可不講。內容向解決之後，形式第一。沒有形式的所謂「詩」只是「矯揉造作，結結遑遑」的東西，或者是有韻的，或者是無韻的散文，（其實散文小說也都講究節調拍子的）而不是詩。詩要有詩味。詩而沒有形式，詩味也就會表現不出來。

有了內容之後，什麼是最適當的形式，使內容得以最好地，很藝術地表現出來，使內容能夠感動人，記得住，流傳的廣呢？「一言以蔽之」——民族的形式！

論美術上的民族形式與抗日內容

羅 思

中國有五千年以上的文化歷史，歷史上有很多發明和創造，在藝術上如絲織品磁器，印刷術等久已為世界人民所稱道，就只在版畫上說，敦煌千佛洞所得佛像印本，是五代末年（十世紀中葉）木刻，那比較歐洲最早的印刷——日耳曼最古的木刻，尚早四百年，盛唐（七八世紀）的藝術如彫刻繪畫詩歌等，寫實傾向的發展，宣傳技術的優秀，真不愧為東方的「文藝復興」比較歐洲的「文藝復興」也還在先五百年。日本的藝術只是從唐代開始接受了中國的一些影響和薰染而已。

在我們悠久的文化歷史上有豐富的美術遺產，我們需要把民族的優秀遺產，優美的「舊形式」和「舊方法」都給整理出來利用到抗日戰爭的宣傳上去，為發揚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應該盡所有可能，建立民族形式的新美術，現在的，容是抗，在抗日宣傳；業上，民族形式的美術，就具有顯著的意義。在抗日力量不只是依靠着知識份子的奔走呼號，主要是依靠抗日民族統戰線，工廠，農，學，兵，全國人民一致團結力量，特別是依靠工農人民勞苦大眾的力量。因此，宣傳工作就必須適合老百姓的胃口，要老百姓容易懂得容易動聽，就必須作出老百姓氣派的東西，這就是「形式是民族」的意義之所在。

目前，中國的美術還存在着兩種錯誤的傾向：一種「內容是革命的，而形式不是民族」——革命青年美術工作者，在數量上一天一天增加起來了，他們對於中國封建積壓下的美術理論和作品，都站在對立的立場，這是對的；但是因而

忽視了對於「舊形式」在民衆中間的作用，不去在理論上和技巧上，澈底的解決民族形式的新美術問題，因此，新興的戰鬥美術，在形式上（在作風和技巧上）大多數都是受着西方美術的影響，甚至於受了現在資本主義的西方美術之形式主義的好的影響。一般的說，在基礎上，還不曾獲得西方的寫實的技巧；但是，先就襲取了歐化的外表，說是，他的根柢是什麼「派」或什麼「主義」的作風，這種作品，還是不合民衆胃口，還是不能深入到羣衆中間去！

另外一種，「形式是民族的，而內容却是不革命的」，他們無批判的，沒條件的使用「舊形式」，如，只知企圖用國畫「寫意」去描寫現實生活，而不能克服國畫中的弱點，離「寫生」還差得遠；又一類，用國畫的「半畫半寫」，外加歐化的構圖，只畫獅子老虎一類的東西說是「象徵着」中華民族的覺醒，「鬼」才知道，是一麼險謎；還有一類只講「中西藝術之溝通」，只畫花兒鳥兒不去描寫現實的人民鬥爭生活，這三類犯一個共同錯誤，他們不只是在內容上不是現實主義；就是在技巧上也還不寫實，不像，不合民衆的胃口，不能深入到羣衆中間去！

這兩種錯誤傾向，對於抗日宣傳都是有害的，為了糾正這兩種錯誤傾向，必須把「民族形式和抗日內容」在理論和作上打成一片，研究民族形式和現實主義問題以創造民族形式美術。

克服中國美術之舊形式的弱點和缺點，打破因襲的傳，主

義的復古思想，在技術上必須吸收西方寫實方法，講求解剖學，透視學等以補救中國美術上的寬債，特別是在理論上要強調革命現實主義。

首先，我們要把「現實主義」和寫實技術這兩個存的意思分別清楚，現實主義包括着寫實技術；但是牠不但是寫實技術而已，而寫實技術也不是機械的反映現實，像照像器或留聲機那樣，但是照像術和攝音術也還是藝術之一種，不然，就是亂七八糟一塌胡塗了。藝術是客觀的現實經過人的腦子而被組織過了才又反映出來的東西。因此，藝術是人的創作而不是機械的反映，可是如果沒有寫實技術，什麼反映不反映，是一點也談不到。

現實主義不是機械的描寫現實，而是從現實中抽出典型的的人物和事物來描寫，拋棄現實中那些不必要的東西，因為現實中之事實并不完全都是真理，比方，我們作莊稼，就要「除去野草」，藝術是從現實中抽出真理并且具體的表現出來的一把鑰匙。

在什麼時代在什麼階層就有牠的一定的藝術的主題，在客觀的對象中存在着典型的人物和事物，無論是自覺的或不自覺的要表現的那內容，經過藝術家的筆墨描寫出來就出色就更強有力。顯然，藝術家的工作必須配合着政治的目的，偉大的藝術家就具備着先覺的政治頭腦，偉大的政治家具有藝術的天才，不消他的表現方法，不是用線條或色調而已，他的藝術好比大船上的舵手，在暴風雨中，一點兒也不張惶，認準方向，向前邁進，那就是最高的鬥爭的藝術。列寧說過：『暴動就是藝術』。美術工作者想認識現實的方法就必須學習那種最高的鬥爭的藝術。主要學習馬列主義，要學習辯證法的唯物論，這樣子才不會被唯心主義的現實主義者所欺騙（如黑格爾美

學為支持現狀的「現實主義」。張伯倫還有他的一套「現實主義」！）在一個主題之下，有的這樣把握現實去描寫，有的那樣把握現實去描寫，無論怎樣去把握現實，但是主要的全看他所表現的東西是不是在那個時代那個階段成為最有力最能動人的最能引起審判情緒的作品，『有時代性就有永久性』因此，革命的現實主義才是真正有價值的。

用什麼方法去表現？一句話，還是要寫實技術，但是還要加重說，寫實技巧不是機械的描寫；而必須「求其基本上基本的描寫技巧和手法，例如中國的「六法」，木刻「法」，以及「繪畫」的「誇張」等等，杜甫說他自己的詩「筆如有神」，「神」，唯心主義的藝術論者說是什麼「靈感」，實際上那只是在創作時候所發生的精神作用滿腔澎湃，然而成情緒就是了。中卜有兩句老話：「喜氣畫蘭，怒氣畫竹」，當然，我們不必去專畫「梅蘭竹菊」之類的東西；但是，描寫抗日戰爭的勝利，我們就自然會帶着「喜氣」；而描寫日本鬼子慘無人道「殺人放火，我们就自然會帶着「怒氣」了。美術工作如果不用氣力那就顯不出什麼個性的表現和「作風」來；「工」美術缺乏這一點，就是工匠的損失，克如這種「作風」，是大家共同所應該作到的一點。

然而這不是說提倡「寫意」吧（「寫意」的筆墨優點也可以用到寫字和畫上），那種「兩點是眼，不知是長是短，筆是」，不知是飽是無」的「寫形式」，是絕對不應該提倡的。我們還要畫人像人，畫狗像狗，而且還要描寫的深刻，畫阿Q，要畫像阿Q；畫落水狗要畫落水狗；現代中國人不帶辮子；日本鬼子哭叫着回逃走等等，這些雖然是一「小節」，就是「小節」也應該處處合乎事實。如果中國老百姓能夠懂得，不怕外國的老百姓不懂得，其實，任何國家的老百姓也要好

我們老百姓所愛好的美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什麼是「民族形式」的美術？——形式應該包括作風，分析起來，作風又包括着材料，工具所產生的手法以及外表的形式以及這些條件所產生的氣派。

比方說，現在抗日戰爭中的宣傳工作，如街頭牆上或大門上張貼的石印或木刻的紙畫，布畫，或者壁畫，在報紙上雜誌上書籍上的插圖，等等，無不飽的性質是單獨一幅的或多幅的「連環圖畫」；無不飽的意味的，是宣傳性質的是描寫實在情景的；也無論這些作品是在畫成後爲了照像製版，或者爲了石印，或者爲了刻版的；無論個別在技術上怎樣有不同之點；但是，他們都歸都有一個共同之點，就是必須都要有其構造畫面所必要的條件，例如線條，色彩，明暗，濃淡，空氣，空子，結構，解剖，透視等等原素，把這些原素擺在畫面上就必須使用「具和材料，並且要有使用的方法和技巧，使用材料爲中國筆，墨，水彩，土色，外國的刷子，油色，鉛筆，鋼筆，膠筆，等等，描畫的像不像，眼刺的力沒有力，誇張的相稱不相稱，還要看看「章法」，「筆法」，「色調」，甚至要看「空子」的疏或密，「明暗」的強弱，「遠近」的佈置，以及面貌的表情和人體的姿態等等，「大匠能使人以規矩，不能使人巧」，無論怎樣把「六法」弄得悉熟，或者是描畫的像真可以氣死照像家；但是要你合乎老百姓的口胃，要創造民族的並且有個性的作風，這就要美術家的「本領」。克服創作上的這種困難，我以爲第一，材料和工具，可以隨意使用中國式西方的東西；第二，描寫的藝術要避免中國舊形式中裝飾的意味；第三，用科學的寫實技巧補救中國舊形式中裝飾的意味；保存並應用中國舊方法中的筆法，色調，和外形。本來，有什麼材料和工具，就產生使用什麼材料和工具的方法，因

此，也就產生某民族特有的技術和作風；但是創造民族新形式，實際上，應該注意到趣味的本質上，建立新的活生生的能夠表現现实生活發揚鬥爭情緒的作風，儘量的把民間的趣味，把地方的色彩貢獻到美術的創作上去，「有地方性就有世界性」，民族形式是發揮國際主義的正確方法。

形式的外表，好像不關重要，實際上牠也有很大的作用，爲什麼中國有「掛軸畫」以及「門神和年畫之類（而和外國同樣）？這是社會發展的歷史的產物，是由於建築內部構造的關係，而才產生這種舊形式的外表，例如：由佛像壁畫變化爲可移動的掛軸畫，由屏風畫變化爲四幅或六幅之屏畫，由宗教畫的沒落而趨到欣賞畫的獨立等等，客廳裏的掛軸畫和民間的年畫都各有其產生的背景，同時，也各有其技巧上和形式上的優點。這些「舊形式」我以爲，有些地方還是可以利用的，比方說：在公共場所的室內佈置，所需要的圖畫，以及年畫；插圖上所採用的長寬的比例，方圓和扁面的輪廓；比方說，採用「手捲」形式畫成「連環圖畫」，或利用「掛軸畫」畫成「宣傳畫」，隨時展出和捲起攜帶，無不方便。比方說用「年畫」形式散放民間，就可以使家家戶戶的門牆變色。這種作法，就是魯迅同志的「故事新編」，有創造精神，就會了解「舊形式新酒」；當然，「故事」有限，「舊瓶」不多，然而利用故舊的形式再創造「新形式」的形式，這種新形式必須是民族的，那就更偉大也更有意義了！

把「給什麼，看」的問題作一個澈底的解決，我以爲，我們的美術應該是給老百姓看的，如果老百姓看得懂並且高興看，再給知識份子看，也會得到一樣的效果。

我們研究舊的美術遺產，其歷史和理論，其作品和方法，不只要研究過去文人的藝術面也要研究工匠的工作，不只單

單的研究，簡直知識份子 and 工匠應該密切的合作，糾正過去工作上所不合理的，比方說：過去の木刻畫；畫稿子的是畫家；刻版的是刻工；印畫的是印刷工，這種弊病，就造成美術工作者只熟悉部分的技術而得不到全部技術的溝通更不要說本行的歷史發展了。糾正的方法用組織的力量來團結文人工匠及所有從事美術的工作者，進行政治的和技術的教育，發揚個性的創造的作風并提倡「集體合作」，發揮抗戰建國的藝術。

民族文化的發揚，發展，就是供給世界「大同」文化的基礎的條件，全世界各民族產生出先進的革命的美術，成為國際主義的共同文化的胚胎，可見，民族形式的美術不是狹隘的「愛國主義」的美術，在技術上也不是「關門主義」的，應該同時吸收國際進步的美術，這樣，就可以建立民族形式的新美術！

爲了民族解放鬥爭的美術運動，在美術工作的內容上，首先應當配合着政治的階段，中國革命的領袖毛澤東同志在其「論新階段」的論文中，曾指出過關於抗日宣傳的幾點是美術工作者應該特別注意的：

第一是「表彰民族革命典型，如英勇抗戰，爲國捐軀，平暴，台兒莊，八百壯士，游擊戰爭的前進，慷慨捐輸，華僑

愛國等等」。

第二是「揭發，清洗，淘汰民族陣線中存在着與增長着的消極性，如妥協傾向，悲觀情緒，腐敗現象等等」，（例如現在美術工作者應當繼續集中火力粉碎汪精衛的賣國企圖，揭發被佔區域偽組織的黑暗，等等）。

第三是，「將敵人一切殘暴獸行的具體實例向全國公佈，向世界控訴」。

爲了提高民族的覺悟，發揚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我們應當堅決建立革命的現實主義——「民族的形式與抗日的內容」。爲勝利的民族解放事業而堅持到底的鬥爭！

抗日戰爭的宣傳，不只是應當發動羣衆，參加戰爭。同時，也是給與人民以精神的糧食——美術，特別在中國，是幫助教育和直接宣傳的利器，抗日的美術工作，不只是在抗戰勝利上起有相當的決定的意義，在抗戰中美術本身會因人民的需要和美術工作者的覺醒，一定的能夠在技術的質量上發生長足的進步——民族形式新美術的發展，也是促成「建國必成」的重要的條件之一；特別爲奠定新中國「文藝復興」的基石。亞洲曙光的降臨，是世界全人類的幸福。中國美術工作者走向前去呵！

（一九三九年六月七日於延安）

介紹查路條並論創造新的民族歌劇

柯仲平

一 這是「老百姓喜聞樂見的」

我們民衆劇團，勿論走到邊區那個鄉村裏去，都受羣衆熱烈的歡迎。這一鄉的羣衆還不肯放我們，另一鄉早派代表來邀

請我們，說是「已經準備好歡迎你們了。」

我們爲什麼有這大的力魔？就因爲我們有今天「老百姓喜聞樂見的」中國氣派的大衆藝術。當然，這藝術，在我們也才開始學習創造的。

舊戲尤其是每一地方的舊戲，固然也能說是老百姓喜聞樂見的，但比起我們的戲來，我們的戲便更是「老百姓喜聞樂見的」了。

「而今看大戲班的戲，就看個紅火，娛樂娛樂罷了。看你們的戲，教我們娛樂，還教我們知道打日本的事情。看你們的戲，不止看紅火，還要看個情節。」這是老百姓說的。

而地方幹部却是這樣說：「你們來唱三天戲，比過我們做三五個月的宣傳教育工作。」是說明了甚麼呢？說明了有「大眾羣衆擁護我們，說明了老百姓抗戰中的進步，說明了只有滿足羣衆娛樂要求時，才能更深入廣泛的教育民衆，說明我們的藝術既有舊戲技術上的優點，而同時已經進步了，發展起來了，我們的新內容，即羣衆說明的「情節」已經站在主導的地位上，並且說明了創造民族的，大眾歌劇的前途。

這也有他的社會根據，最主要的原因，是封建勢力漸漸瓦解了，封建思想已經不能站在完全支配的地位上，而抗戰已經急速的改變着大眾的生活與意識，尤其是邊區。邊區雖然也存在着種種最落後，封建習慣，但稍爲進步了的羣衆，都會把「封建」這一個名詞當作嘲笑人的一個口頭禪。他們常指着某些落後則行爲說：「那多封建」，或只說「封建」。在他們每一個村莊裏，差不多都有抗日軍人家屬，而且都有抗戰工作民衆的組織，如抗敵後援會領導下的各種小組的，工會，農會的，青教的，婦聯的，自衛軍的各種組織，這些組織又分別的組織了代耕隊，慰勞隊，担架隊等等。因此，以封建爲基礎的舊戲，便不過這我們以民主爲基礎，而同時是具有舊戲形式的優點，從吸收了舊戲技術而發展的秦腔新劇。今後，舊戲班必定會跟着我們「方向走，或採用我們劇本，或採用我們的編導方法。在今天，領導舊戲班，已經是我們重要任務之一了。

那有所謂「四大名旦」的唱腔，也僅僅是舊戲班在世界上「舊戲子」的多數，在生活上，思想上都是非常落后的，很容易被日寇利用去做欺騙中國老百姓的工具。從事實上說，我們文化界的抗日統一戰線必須更展開到舊派文人，舊派藝術家中間去；老百姓還要看舊戲，這不是由於習慣使然。實在舊戲上還存在着許多中國藝術上的優點，這些優點，還是可供我們的學習使用的。我們須從舊藝術吸取的，主要是在吸取它那形式方面的技巧，就是說，他的劇本創作方法，表演方法，都值得我們研究，從研究中去找出他的規律性，從規律性上去發現它的技巧上的優良部份，這些優良部份，就可以說是優良的民族技巧，能吸收這些優良的民族技巧，加以高度適當的創造，它便能產生新的民族形式。但是，應該注意，發揮高度的創造性麼？使馬列主義向藝術學中國化，而且使西洋藝術的優良作風中國化，從這種藝術學上，以中國民族特有的作風爲主，將西洋藝術的適用的優良作風融和起來，那高度的創作性也才能充分發揮。這種新創造，是不說說離中國藝術傳統的，它是中國藝術傳統的一個否定，同時是一個很好的繼承。因此，這種新創造，對於在抗戰中進步着的大衆，是足使他「更加喜聞樂見的。在今天尚被中國大衆歡喜的中國舊戲。它的構成部份中其實就有了許多中國化的外來因素。不過，今天是發揮高度的民族意識，應該積極的站在主動地位上，去融和外來優良作風，以便提高我們抗戰的，民族的，大衆藝術的新創造。

在今天，利用舊形式，即是創造新的民族形式的最初的一過程。這一過程是非常重要的。有利則用，無利不用，這已經含着充分的選擇性，創造性了。利用結果的優劣，這不是利用本身上的問題，而是每個藝術家的認識上問題，能力上的問題。只知屈服在舊形式下，以爲只有中國舊形式，或中國舊藝

術是世界第一的，這是舊的頑固派。實質上不敢接近舊形式，無力征服舊形式而否定利用舊形式這一必要的，在今天新的頑固派。我們反對這兩派，要說服這兩派。「抗戰依靠民眾」，我們要動員民眾，使民眾迅速進步，在今天，若不從利用舊形式做起，那末，我們實在找不出使「老百姓喜聞樂見的」其他更好的方法。當然「利用舊形式」這一用語，並不是今天才提出的，它今天，是已經過一個時期的實驗了，它的意義，決不等於所謂「舊味裝新酒」，或「照格式填詞」，它已被認為是創造新的民族形式的一過程，同時是創造新的大眾藝術的一過程。如果以為「利用」的意思不夠靈活呢，就說「運用」舊形式也可以，或者諱目的也指出，直說「運用舊民族形式」，創造新的民族形式」也可以。又或者說「吸收優良舊技術及創造優良的新藝術」也可以。主要點，是在肯定舊形式可以發展，是說應該用它，而不要為它束縛住，肯定它在今天有很重要的功用性。我們要說，「五四」時期產生的新藝術，是對於中國藝術傳統的一次否定，在這否定過程中，是使內容更加豐富了，到了抗戰時期，却是一個否定之否定的階段，在這階段上，會使藝術到一個較高的綜合。從今天看來，「五四」以前的藝術是純然舊的，而「五四」時期的洋化也已不能稱為純然新的了。在今天，因為有了「五四」時期的一個範疇，知道應如何與西洋文化返須經過中國化，才能使它深入，普遍到大衆中去，也因為有了「五四」的經驗，並且由於抗戰的這一空前大變動，使許多藝術家去實際的接近大衆，所以不但是藝術家知道不應該盲目的拋棄中國舊文化藝術傳統，而且是認為必須運用文化傳統上的優良成果，才好去教育大衆，才好創造新的，真正的大衆藝術了。當然，最應該被我們重視而運用藝術遺產，首先還是流行在大衆中的戲曲，歌謠，各種土調，說書

及傳說等較為生動的一部份。因為這是老百姓最喜聞樂見的。內容與形式之間，原有着矛盾。舊形式與新內容之間的矛盾是更大的。形式能影響內容。舊形式甚至常常能束縛新內容。但內容對於形式是有決定力量的。強大的新內容可以克服它和舊形式間的矛盾，如社會主義的內容，就可以克服了種種的民族形式，中國強大的抗戰內容也是必能克服中國舊民族形式。克服的過程也即是舊形式起變化、發展、過程，同時也是新的民族形式，新藝術之產生與成長的過程。我們相信，藝術可以從這條路線達到完全和新內容相統一的地地。但是，藝術家必發揮自己的積極性，創造性，加緊主觀上的努力，那成果才是更大，才會使老百姓更加喜聞樂見的。

二 關於「查路條」

查路條，又名五里坡，是馬建銜同志制作的一個劇。他創作的劇，由他自己導演的，還有「好男兒」，「一條路」，「拿台劇」等，都是民眾劇團最受老百姓歡迎的戲。我現在特別介紹查路條，因為這一劇是更進步的，富有教育意義的作品。這是一個喜劇。主題，是表現冀察晉邊區的農民，在參加抗戰的工作中，進步了，組織性和覺悟性都提高了。

這劇的優點，總括的說，是在它能把擔任一段抗戰的現實，選用了舊劇的技巧，利用舊形式而又不為舊形式所束縛，達到相當諧和的境地，這是我們看過許多利用舊形式的劇本向未能達到的。其次是人物個性的真實，明朗，一般克服了利用舊劇時所易犯的公式主義，臉譜主義。再其次是劇情的發展並不勉強，對話非常活潑（這樣的對話，作為話劇看，也是很出色的）。選用了一個才進步了的老太太，作為這劇上的最主要的人物，這更能將一般農民的進步表示出來，而且從她的進

步就表現出許多逗人發笑的地方，這也很聰明的辦法。演給邊區民衆看，採用了秦腔與梆子的一部份曲調，這不但不使人覺得陳舊，反而覺得很有些新鮮。

因此，這一劇，不但在我們深入農村受羣衆歡迎，便是在延安劇協組織的聯合公演時，也曾受過知識份子們的讚美。這劇有地方的特點，而同時是已經超出地方的境界了。

當我們在邊區民衆中公演時，因演員都是本地人，說本地話，唱本地調，本地民衆是尤其感覺親切有味。在今天，我們的大城市，主要的交通路線被敵人佔領，很多地方與聯繫都是非常困難的，我們的動員工作，最主要的，不能不是各地的鄉村。在鄉村活動，藝術上的地方性，是被提到首要的地位上來了。不過，一般地方性也是可以轉化爲全國性（尤其在今天，人口流動性極大的時候），因中國地方是中國的一部份，除比較特殊某些部份外，都有可以使全國通能了解的現實生活，有相差不很遠的共通的言語。某種創作，在強調地方性時，而又能發揮地方性中所存在着全國共通性，那末，這創作就能是地方性的藝術，而又是全國性的藝術了。查路條一劇，已開始表現出這個優點。

若在其他地方演這個劇，可以把這地方的一部份土語，改用那地方同意義的土語，以便增加上演的效力。

三 舊劇的基本認識

中國舊戲也如其他中國舊藝術同樣，是封建時代的產物。它的特點，是在創作方法，表演方法上。

它的創作法，表演法，一部份是從觀念論出發，而一部份是從辯證唯物論出發的。從觀念論出發，便造成所謂「寫實」的創作法，從唯物論出發，就有「寫實」的性質。但它的寫實

中也往往含着寫實的成份，寫實中也往往含着寫意的成份。這本不足怪，封建時代的哲學思想，就不能是純粹辯證法唯物論的。所謂寫意，是作者將他主觀上的現實（這當然還是客觀現實的反映），構成一種較單調的形象或音律。在表現上，他着重在所謂「神氣」或「神情」。至於是否符合客觀的現實，他就不必十分考慮了。他可以將關雲長寫成一個神化的人物；孔明是一個神機妙算的軍師，是一個妖道，爲表示關雲長的馬是一隻無比的駿馬，一出場，那馬夫就非打幾個斛斗不可了。他每每只能抓住一個人的性格上的某一點，片面的來盡量誇張它，他每每不能表現複雜的性格。他很容易造成各種最單調的典型人物，然而這些人物每每是缺少發展，或甚至根本沒有發展的。屬於寫意的，比較優秀的作者，演員，是他能夠很細膩地把握一個特點，盡量誇張地表現出來，而表現的非常生動。若他所表現的誇張的這一特點，如與客觀現實相符合，或近於現實的話，那末，這就會成爲一個較優秀的作品，例如「打漁殺家」之類。可是，像這樣的作品，它已經不止是寫意的，而且是很有寫實的成份了。多數的舊劇本，在故事的構成方面，有較多的寫實成份，但他在無法處理的地方，就每每都出鬼神來，例如「打出頭」之類。他說明因果關係，在「善有善報，惡有惡報」背後，還存在着一個命運。因此，它「寫實」中，又有着觀念論的寫意成份。它常常不管時間和空間的限制，把左手拍起來，右手拍下去，各自對觀衆大罵曹操。曹操雖在，只要那樣一抬手，他們就像各在一個世界了。說到主角，他是完全自由的，有時他個人就在那裏做「活報」似的表演。

舊劇作法，既從兩個不相容的哲學思想出發，已形成了許多矛盾，爲什麼觀衆不以爲它不合理呢？這首先是因為存在中國封建羣衆，甚至半封建羣衆胸中的認識論，也是半觀念論，

半唯物論的。其次，是舊劇家們，他們經過了許多實驗，他們發現了心理學上的這個聯想法則，使用這法則到舞台上去了。只要觀眾一見那腳色排馬鞭，就會立刻聯想到他是騎着馬的；一見「開門，關門」動作，就會立刻聯想到是在開門，關門了。抬起手來，懸在臉側各自對觀眾「秘密話」，好像傍人都不會聽見，那是從小孩子那裏學來的動作。沒有佈景，就在同一台上結束掉去，走，像「走雪」那一樣，也就會使人感覺他們已經走得不少路了。這一切都是利用了聯想法則。這種用法已經成為固定了，在觀眾方面也已經養成習慣，就不必經過聯想，簡直認為是合理的現實了。

中國舊戲雖不注意到佈景燈光的位置，但劇的本身是包括着很多種藝術成份的。有些成份，將來可不必包括在這裏面，例如有許多腳色，原不必把自己的來歷報告給觀眾，有許多場面都非很不經濟的，服譜是把人物個性固定化了。這都反映了封建階級社會分工的不嚴密。當然，羣衆的文化程度很低，那樣做法，反而是必要的。但，不可忘記提高羣衆的教育。

四 創造新的民族歌劇

人與人之間，用歌聲傳達情意時地方並不少，但一般的，多用言語；歌聲恰相反。他用的言語是比較生動的言語，而且也是詩歌化的部份多。但歌劇不獨不使人感覺它歪曲現實，而且當歌劇能將現實中存在着些情調，思想，活動傳達出來時，這反使人對於現實發生更進一步的理解。因爲人受了它的感動，在行動中更容易理解現實。如果我們能創造出抗戰的，中國氣派，大歌劇來，那不僅能使人理解今天的抗戰現實，而且是一定能使人積極起來參加抗戰的。

我們有接受中國以外的一切優秀的和進步的藝術成果的氣度，而且是一定能把它融化在我們新的創作中。在戲劇這一部門，我們也抱着同樣的態度。這裏要講的，是怎樣使用有關於創造民族新歌劇的中國舊藝術遺產，特別是舊劇方面。對於舊劇作風的應用，首先應該排除它內部存在的觀念論，而發揮它的優點到我們創作中來。可以吸收它最接近現實的那種誇張法，但不要過必要的限度，也可以吸收它有頭有尾的敘事劇法，但不流於瑣瑣，不經濟。吸收它使個性特別明顯的表現法，但不可把個性看成絕對的定形。要吸收它語和音樂動作，但不要使代人的動作變成古人的動作，同時，在音樂就應該創造那適合於現代人的律動。那本呢，應取生動的口語，變化它，這是最必要的。其他如過去詩，詞，尤其存民間的優良民歌，土歌等的美，是很有必要吸收的，但要防止呆板和過度簡單（民間音樂的缺點就是太單調）。曲調方面，一無新的，進步的音樂家參加工作時，爲深入民間，可選用較適合於每一段詞的舊曲調。當然，若無進步的音樂家協同工作，那新歌劇的產生是幾乎不可能的。有新音樂家參加工作，採用一小部份舊曲也可以。好當然是完全的新作。作曲家先把那優良的詩劇研究透澈，愛好那詩劇，使那詩劇在情緒上變爲作曲家自己的東西，再從整個詩劇上去想出一道歌劇，貫串這歌劇的基本調子，進一步就要從每一場，每一人，每一段去一步步創作。作曲家當然是要把中西樂理及技術融和起來，歸他任情使用。但不消說，必須求適合於那詩劇內容與形式。詩句有不恰當處，那也不是不可有作曲家稍爲變更的。爲抗戰，爲民族，爲大眾，同時爲歌劇的前途，我們提出以上的意見。

查路條

馬健翎

時：一九三八年
地：冀察晉邊區

人：……

劉媽媽（愛門笑的老婆子）…… 脚色

王二孀（寡婦）…… 青衣

漢奸…… 小丑

貴娃子（十二歲的小孩子）…… 小孩

小 狗（十歲左右的孩子）…… 小孩

軍 官…… 武生

勤務員…… 武生

白衛軍（甲乙二人）…… 武生

農 民（甲乙二人）…… 末

（新聞）

劉媽媽：（在後台）貴娃子！噢！貴娃子！

貴娃子：（在後台）叫我說什麼呢？（祖母）！

劉：（在後台）「祖母」我跑到路口放哨去呢！

祖母：給我送來幾個窩窩頭，不要忘了。

貴娃子：（在後台）我們先開會，沒有工夫。

劉：（在後台）我的娃呢，刁容給「祖母」送來

「祖母」我也做做救國工作呢（後）勾扯長

，「我走後」六十六，三貓五貓吃不够，上山拔

「我走後」六十六，三貓五貓吃不够，上山拔

女都受害。自己種棉紡粗布，自己拉，男羊吃

羊肉。雖然不敢說我有，吃緊二字不發愁。誰

知來了日本兵，橫行霸道不講情。殺男人搶女

人，金銀財寶都盡盡，我百姓死的真苦情。媽

媽不見面，爸爸的尸骸血淋淋，誰也不敢哭一

聲。老的小的男女的面黃肌瘦眼通紅，半夜

三更淚盈盈。淚盈盈眼通紅，看着看着活不成

，看着看着活不成。正在無法行，忽然來了八

路軍。八路軍真來能，爬山過窪快如風。鬼子

一見事不好，手忙足亂逃性命。緊跑緊跑跑山

中，偏偏碰見個八路軍。八路軍真勇猛，大城

一辟上前迎。帶着雷諾拉斯，槍口掃得準。手榴

彈轟轟轟，打得鬼子胆胸驚。我村的百姓真高

興，殺猪宰羊去歡迎。成立後授會，組織自衛

軍。練刀練槍學本領，念書識字學文明。男女

老少都有用，大家團結好不嚴風。有人……

我問，婦女聯合會要有我的名。我也是打倒日

本帝國主義，救中華民族的。一個人。（白）我

老婆子劉，因為我愛說，人人叫我劉媽媽

燒火。家住真……情……區……台……縣……吳……

不問，什麼事也不管。想不到來了個日本鬼子

，拿槍擄掠，收入放火。恨得人要命，無奈無

少的都變成救國的人。你們大家可不要小瞧我

，我現在知道的事情可不少呢。什麼打倒日本

帝國主義（義），民族剝奪（革命），羣眾

力（力）（運動），抗戰倒（到底），滿

滿的裝一肚子着呢。這還不算，我還能做許多

的實地工作呢，縫袖衣服送前線，盤查放哨捉

漢奸。今日本村青年壯丁，全體練習刀棍。鄉

政府派我同王二孀到五里坡查路。不免到前

村找他一回。（唱）從前不問國家事，如今變做

救國人。正在行走抬頭看，王家不遠面前迎。

（白）來到虎兒家門庭，待我敲門。寶娃好的，

在家麼，開門來。

王二孀（在後台叫）（唱）抱小兒不出人淚流兩

行，想起了我的夫好不慘傷。背地裏……

本賊寇，害得我一家人不得安康。耳聽得……

邊有人呼喚，原來是後院的劉家大媽。（白）噢

！原是我大媽請到……

我不進去了，時候不早，咱們快到五里坡查

路去吧。

劉：劉大媽，你看我這般光景，愁心……

實在顧不得。負什麼工作了。
你，我的好的，什麼事把你愁……
唉！劉大，是你不知，昨天晚上……
消息，你說他！
誰？
寶娃的「父親」（按土語說。）

(二人將柴米放下。)

待我二人與你抬一桶水來。

慢着，我家中水還够用，我要回劉大娘去五里

披查路取水，你們且去，明日再來。

如此苦辭了。(唱)王爺可算是婦女救救，

(接唱)我二人在此出不可久站。

(賈小齊下)

寶娃姓的，天色不早，你我趕快前去查路。

(乾出門，王二擔挑子出門後，向前望。)

劉大娘說是你看。

你看那對面山上的老婆，還是寶兒「父親」種

在世上。(唱)舅麥青不由人珠滾滾滾，想起了

我的夫好不得傷心。我夫妻相親愛恩情不盡，

你受苦守寡自然誤生。看不過日本鬼到處橫

行，擊斃小書病勇前去投軍。四軍陣全不顧自

己性命，殺賊了打衝鋒爲國犧牲。幸喜得好好

府情愛民衆，發命令快待那戰士家庭。到如今

我只有牙根咬緊，下決心做工作爲國辛勤。何

一日打不了日本鬼，才算得報答了夫妻的思

情。(寶娃，虎媽相抱。)

寶娃不滿過歲，就懂得人情，他舅媽傷心，他

也表同情呢。

這孩子愛哭愛鬧，真教人教磨。

想是姓要成災，來來來，來代好好撒撒。

(說着姓寶娃從屋裏快裏提出，向村裏灑。然後

後扎住了她進來端詳一番。)我說寶娃姓的。

必定能長大。嚇小鼻兒高，心眼比人好。好娃

，好娃，好娃凶哩……。

(將孩子交與虎媽。)

但願借老人家的福口，能够長大成人。

(向兩邊看，見字牌)噢！在這裏呢。

什麼？

識字牌子，我看這是全國人民(認不下去)

想是全國人民武裝起來。

對了對了，倒說你們青年人比我的記性好(念

兩邊。今天武裝兩個字寫得大，你我趕快把

他認下，晚上他們要考問呢。

(二人看字，說掛標寫。)

我好聽着每天查路掛來帶夫的認一個字，現在

已經認得三十三個半字了。

什麼字，你才記得半個？

就是這個武字，我確然認得了，但是還不會寫

呢。

(後台有連續的吹唱。)

前邊來人了，你我留神。

(他二人站了起來，嚴陣以待，二農夫背糶袋

上。)

走哇！(唱)一重山兩重山家山過窪，

站住！你們是做什麼的？

我們是往區政府送救國公糧的。

從那裏來？

(二農從懷裏取出路條，劉娃走至看一陣，

嘴動了一下，然後細細端詳二農夫。)

你們爲什麼送救國公糧呢？

爲了救國。

救國公糧是給誰吃呢？

給前線的抗日戰士吃呢。

你們捨得把自己的糧送給他們吃麼？

人家爲了保護國家，把性命都捨出來咧，難

道我們的一點糧都捨不得麼？

說得很對很對，你們×××村離這裏多遠？

三十五里大。

你們×××村離這裏多遠？

四十里少。

(再端詳一番)看你們的樣子，一定不是壞人

，對不起對不起就讓你們路條。

好的好的，你們也是懂得道理的。

我們也是常常開會討論問題呢。

不用說，你們都是參加救亡的同志。時候不早

，你們趕快前行，切記順着山跟走。××河的大

橋，被漢奸王八具的弄壞咧，過不去。

多謝老人家指示，我們告辭了。(唱)辭別

了老人家放開大步。

(接唱)按時間送公糧不敢耽誤。

(接唱)恨漢奸破壞橋樑大路被阻。

(接唱)賣國家無羞恥良心全無。

(劉娃拿出懷裏裝着的鞋子，納了起來。

我現在想想高興，你看老百姓都明白救國的

道理，大家有力的出力，有糧的出糧，這樣一

來，我們一定能打倒日本的。

是的人呢。現在我們女人跟那些小孩子都給國家出力呢。

才覺得我也是人。
你老人家從前也是人。
唉！你可不要那樣說，從前我覺得男人是人，女人不是人。

（軍官聽一勤務員上）
軍官走哇！（唱）昨日英與友軍取得聯繫，約定到明天又打河西。
站住！有沒有路條？
勤務員馬上那是一百二十師的營長。

他就是團長，也得有路條才能放過。
報告！路口有一位老婆婆要看路條。
好，待我下馬去問，這位老人家要看我們的路條了嗎？

正是。
軍官路條是爲了盤查老百姓，我是軍人武裝齊備還查上個什麼？
你可不要說謊話，軍人哪有冒充的，還有開小差的，上送給我們的任務是軍民人等一律清查。

要是我們沒有路條，硬要過去，你還有什麼法子？
有的方法是了，我們黨給晉邊區組織嚴密，到處聯繫，你們若是憑仗武力，以勢壓人，不聽命令硬衝過去。我們馬上報告地政府，地政府報告區政府，區政府報告縣政府，縣政府報告司令部，司令部調動人馬發動暴衆，把你團團包圍，管教你插翅得兒——難飛。

難道我們軍官都不能通容嗎？
軍官，軍官也一樣，連宋總司令要是帶路條，也不能放行的。
軍官誰告訴你？
劉我就是宋總司令告訴我們的。

我就帶路條，我一定要過，看你把我能怎的？
（生氣）好！你就去我不擋你。（轉過頭）
（笑了起來）老人家不要生氣，我是開玩笑呢。（將護照取出來）老媽媽同志請看！
（接護照看了一陣向虎媳示意點頭。）官長！對不起，麻煩你了。
作老人家認得字麼？
字倒認得不多，不過這上邊的花花我們看熟了。

（笑）哈哈！國家興亡，担在了你們的身上了。
不敢當，不敢當。
老人家手裏拿的是什麼東西？
是一隻鞋底子。
軍官做他用？
劉打算做一雙棉鞋，慰勞你們前方的戰士呢。
軍官老人家辛苦了。
軍官說那裏話來，你們爲國奮戰，不惜生命，我們這一點小意思算得什麼呢。
噢！老媽媽！（唱）聽官吧來心感動，抗戰提高中國人。老人爲國把心盡，前方戰士更英勇。男女老少齊發奮，何愁勝利不來臨。我這裏辭別老年人。
（動靜帶馬，軍官上馬。）

（接唱）繆料料賤馬好不成風。白！請！
劉（軍官與勤務員齊下）
（劉聽納鞋底子）
自從抗戰以來，什麼事跟從前不一樣了。你看這些吃糧的當兵的，對咱們老百姓和氣的多了。

二 剛才你那樣的對他們，我心裏害怕的很呢。
劉 這是你們年青人少有經驗，現在如今如今現在；軍民平等，共同相當國事。我這個乾老婆都覺得跟他們是一樣的人呢。
二 劉大娘，宋總司令，我們知道他的名字是宋德。聽說派委員長是我國全國的首領，不知道他叫什麼？
劉 這一下你可把我問住咧，我只聽人人都說委員長長，並不知道他叫個什麼？他叫什麼都好，聽說派委員長堅決領導抗日職，因此老百姓就應該尊敬他服從他。
（貴娃拿一錢糧，提着窩頭，悄悄跑了出來）

（大喊一聲）看槍！
劉（吃驚）看鎗子！
貴（笑）哈哈
我把你個小雜種，嚇得人心驚膽跳。
貴「祖母」！給你送來窩頭了。
劉 什麼，送來咧。
貴 送來咧，看！還冒氣呢。
劉 將功折罪，饒你一頓飽打。貴娃娘的快吃，好的太太呢。
二 你們快吃，我不想吃。

（大喊一聲）看槍！
劉（吃驚）看鎗子！
貴（笑）哈哈
我把你個小雜種，嚇得人心驚膽跳。
貴「祖母」！給你送來窩頭了。
劉 什麼，送來咧。
貴 送來咧，看！還冒氣呢。
劉 將功折罪，饒你一頓飽打。貴娃娘的快吃，好的太太呢。
二 你們快吃，我不想吃。

（大喊一聲）看槍！
劉（吃驚）看鎗子！
貴（笑）哈哈
我把你個小雜種，嚇得人心驚膽跳。
貴「祖母」！給你送來窩頭了。
劉 什麼，送來咧。
貴 送來咧，看！還冒氣呢。
劉 將功折罪，饒你一頓飽打。貴娃娘的快吃，好的太太呢。
二 你們快吃，我不想吃。

（大喊一聲）看槍！
劉（吃驚）看鎗子！
貴（笑）哈哈
我把你個小雜種，嚇得人心驚膽跳。
貴「祖母」！給你送來窩頭了。
劉 什麼，送來咧。
貴 送來咧，看！還冒氣呢。
劉 將功折罪，饒你一頓飽打。貴娃娘的快吃，好的太太呢。
二 你們快吃，我不想吃。

（大喊一聲）看槍！
劉（吃驚）看鎗子！
貴（笑）哈哈
我把你個小雜種，嚇得人心驚膽跳。
貴「祖母」！給你送來窩頭了。
劉 什麼，送來咧。
貴 送來咧，看！還冒氣呢。
劉 將功折罪，饒你一頓飽打。貴娃娘的快吃，好的太太呢。
二 你們快吃，我不想吃。

（大喊一聲）看槍！
劉（吃驚）看鎗子！
貴（笑）哈哈
我把你個小雜種，嚇得人心驚膽跳。
貴「祖母」！給你送來窩頭了。
劉 什麼，送來咧。
貴 送來咧，看！還冒氣呢。
劉 將功折罪，饒你一頓飽打。貴娃娘的快吃，好的太太呢。
二 你們快吃，我不想吃。

貴「……」你……管吃吧，多的很，我拿的時候就給你多帶着呢。

（他們吃了起來。）

劉 寶娃！你們今天做什麼工作呢？

貴 ×××的自衛軍，給總政府送來一個信說有漢奸混進咱們這一帶，測量地形，調查軍事，所以咱村的自衛軍少先隊全體動員到店搜查，你們也得留神。

劉 有這等事，我還不知道，貴娃子！

貴 「祖母」！

劉 趕快做你的事去，不要在這裏貪吃咧。

貴 好吧，你們在，我去了，（下場）

劉 貴娃子年紀雖小他倒懂得許多事了。

劉 我姓「爭」的想呢，心靈嘴巧，做什麼都好。

二 但不知貴娃什麼時候才能長大呢。

劉 你不要愁，快得很呢，我記得真的，你才五六歲，把你媽的尿盆子打爛咧，你媽往脾氣不好，把你打了個七出二陣，你爬到你「往」一門院裏哭哭了半天。現在不知對你也有了娃咧。

（自衛軍中，悄悄從他倆身旁路過，伏在地下，一人吃，一人小。）

劉 咳，你是什麼人，要是不過來，我就要把你當漢奸辦呢。

（那個人不響）

劉 咳！你是什麼東西，再要不聽命令，老娘我要去喊一聲，四路埋伏圍圍上，把你狗會的活活的五分身分呢。

（笑）

劉 哈哈……劉娃兒你好厲害的一張嘴，手把你個人人賊，偷偷扭扭，鬼來鬼去，「往」

「是幹什麼一呢？我要是手裏有那，早到你鬼吹燈咧。

衛甲 嗚！打死人要償命呢，說了一個乾淨。

劉 告訴你，在軍事吃緊時期，一句話不到，就要命呢。

衛甲 啊，劉娃兒，我把你紅蘿蔔「站」辣子呢，吃出沒有看出，你現在變成一個政治家了。

劉 你不要奇怪我，這你從前也不懂得什麼政治不政治呢。

衛甲 哈……這話說得一點都不錯，我們大家現在的眼界，比從前真的大了。

劉 開言少敘，我來問你，你一個人出來幹「什麼一呢？

衛甲 剛才我從老泰山裏搜查汗好回來。你們也要留點神，我還得到百草山去一趟呢。（說着就走了）

劉 來，麻子，我這裏還有兩個活頭子呢，你拿着吃去。

衛甲 （拿起就吃）劉大娘，從前人家都叫你鉄公雞，一毛不拔，如今你變得大方的很呢。（一邊說一邊吃）

劉 我剛才還同寶娃說的說呢，現在如今，如今現在的世事，一樣咧，從前你過我的我過我的，現任大家一盤心，互相幫忙，當然我也要改變我的作風呢。

衛甲 我真佩服你老人家的精神，這大年紀，什麼那都背幹。

劉 其實無論什麼事，只要是坐官的跟老百姓相親相愛的大家一齊幹，那誰都樂意幹了。

衛甲 你老人家說得很好，打日本非得咱們老百姓

陪政府一齊幹不行，啊，不早啦，你們去，我去了。（下）

劉 寶娃兒的，我提議咱們唱幾個歌子，你我高興興好不好？

二 我也贊成，你說唱什麼好。

劉 唱五個小調子吧，我還會學那劇團的扭屁股呢。

二 好。

（二人隨地便唱：

日本鬼子是王八

走到東把東人殺

怕的人叫媽媽

——怕的人叫媽媽

二 叫媽媽來叫媽媽

鬼子還要把人殺

勸大家想辦法

——勸大家想辦法

三 想辦法來想辦法

大家齊心把他打

管教他變王八

——管教他變王八

劉娃兒扭扭了一陣，正在高興的當兒，劉娃兒往前邊一看猛轉身。）

（把兒起的嚇按住）快悄悄的，悄悄的，你看前邊有一個人，遊來遊去，探頭探腦，這不是一個好東西，你我留神才是。

劉大娘！我心慌的要緊。

二 不要緊，不要緊，我二人只攪行事，騙活應付

卷一 新

自衛軍中

（笑）

劉 哈哈……劉娃兒你好厲害的一張

嘴，手把你個人人賊，偷偷扭扭，鬼來鬼去，「往」

「是幹什麼一呢？我要是手裏有那，早到你鬼吹燈咧。

衛甲 嗚！打死人要償命呢，說了一個乾淨。

，他？當真不是好人，你切記聽我分付，我自
有辦法。

漢（沈沈地看鬼眼，原想探腦的走了出來，她二
人住數不知，漢好臨到她們跟前，裝出大模大
樣的派頭，打算隨便就過去。）

劉（猛然轉過身來，手鋪不威。）站住！

漢（一七呢，心，隨即裝出不在乎的樣子。）
行，走，走，走！

劉

漢（沒有你是個飯，有飯的一的）

漢（我是一個做生意的，怎樣不帶京貨，

漢（不管你是，不意小生意，強從漢過，就得有
路條、

漢（你低是，張紙，不能吃不喝，你要他做什麼
呢？

劉（嘿！老鄉，你可不要何文理，這是公事，上
委的命合，不見路條是不能放過一個人的。

漢（你們年之人在大路口受罪，實在不是辦法。

劉（你別說，你不要說話，快把路條了出來！

漢（我們這個人，拿出來。）

劉（怒）你這個人太不識抬舉，請你莫要多嘴，

你既沒有話，趕快把路條了拿出來。

漢（好我的老媽媽媽，並不是我要多嘴，只因我自
不小心，把路條了給遺漏

劉（還哪，你老媽媽媽，

漢（到那裏去？

劉（去一去倒沒有什麼的，只是我忙得要命，不能
就誤時間，請你老人家特別寬放寬放才是。

漢（寬放，不行，門，要不寬寬放。

劉（好我的老媽媽媽，你就把我寬放一次吧，我一
定不能虧自你老人家的。

漢（苦非你，這些話在我們漢發管區是無用的，
有客路了及你走，沒路條了跟走。

劉（怎麼說，你一定不寬放麼？

漢（一點都不能嗎？

劉（你要是太不給人帶面于，我要是變了臉，你可
吃罪不起。

漢（告訴你，日本鬼子的飛機大炮我都不在乎呢
，誰怕你受命。你快把褲子脫了！

劉（拿出了張鈔票）好！是路條了，請看！
你這個人，太的倒蛋，有路條了，故意不早拿
出來。（看了這遍奇怪的。同王二種眼色會識
一番。）且不像是路條了，好像是鈔票了。

漢（你老人家想一想，路條了，還是洋錢票了，好
呢？

劉（向兒起便了一個眼色）當然誰都知道錢好麼

。這位客人，你這終是給我們石呢還是

老媽媽媽！你是困難的話，慢說慢說這
意思，咱們有的是錢。

劉（噢！對不起，對不起，剛才太的不客氣請你原
諒原諒！

漢（不不緊，不不緊，老媽媽媽是好人。
噢！好我的，人呢，你是不知道，我們
事，真在才是困難如此，實在有有
由人。

漢（老媽媽媽，不不緊，你給我，有錢使鬼
，老媽媽媽不肯，你信不信出辦法。

劉（你能給我什麼辦法？

漢（老媽媽媽肯，就說我是你的親戚，讓我在
，要當來當往，老媽媽媽你不要愁沒有路
呢（石虎起。）

劉（請問這位小姐是老人家什麼人？

漢（他是我的女兒，我那女塔被追從軍，

漢（噢！可憐可憐，年青青的就要守寡，今在
日本打倒了，但是死的父親一算是見了

劉（噢！我們太可憐了。

漢（不要緊，不要緊，你受我的費用，有我
負，（輕浮）這位小姐年青青的，何愁，有
路。

劉（只要客人肯幫忙，我們就感恩不盡。
有辦法，有辦法，只要我們心眼想得開，
會發財。（說着又取出一些鈔票來）

漢（你們暫時花用。給我那位小姐買些件好料
，打扮的花花的，誰見了能不愛呢。

劉 這就不該，你用吧。（話雖如此說把錢接到手裏了。）

漢 老媽媽，咱們這裏有沒有窮朋友，只要他願意發財，咱家定能給他想辦法。

劉 有的是，多的很呢。你不恐慌，慢慢的我給你運動，一定教你滿意。

（後台有腳步聲）

可了不得，來人咧，來人咧。

漢 來人你說說我的路條子查過了，咱們是親戚。

（手捏懷中槍）

（衛甲上）

劉 噢！老媽，你做什麼呢？

衛甲 開轉呢，這位同志有路條無有？

漢 有呢，老媽，已經查過了。

劉 查過了，他還是我的親戚呢。（使眼色，拍手）

（衛甲）

漢 她老人家是我的老姑子呢。

衛甲 噢！原來是劉大姐的小外甥。好，你們說話吧，我還沒有吃飯呢，再見再見。

他是一個什麼人？

漢 他是一個老百姓，莫關係，不要緊。

劉 嗎！他就是什麼人，我也不害怕他，你看！（拿出小槍）那一個不服，我就馬上要狗畜的命

（她：人吃了一驚）

劉 噫！我的爺快快藏好，要不得，要不得，要是讓外人看見可不得了。無論誰問你的時候，你就說我是你的老姑子，管保無事。

（漢躬着藏好，貴姓于跑了出來。）

貴 一頓罵！快回家去吧，飯熟了，等你去吃呢

。時間不到呢，再持一會。

貴 回吧，管他到不到呢，又不是咱們的家事。他是老媽媽的，孫孫麼！

漢 是的老媽媽的，孫孫麼！

貴 從懷裏掏出糖）來來來，這是水果糖，好吃的很呢。

劉 高興的）噢！好東西，好東西。

貴 你不知道，人家好東西多的很呢。

劉 還有什麼好東西。

貴 人家還有明光光的一支手槍。（拍手，使眼色）

漢 唉，我要看看。

貴 不好看，不好看還是吃糖吧。

漢 不，我要看，我還沒有見過手槍，一定好看的很。

劉 你就給娃娃看一看，給我娃開一開眼界。

漢 （向周圍看一週，拿出槍來。）你看，就是這樣的一東西，有什麼好看。

貴 你交給我看一看。

漢 不敢。不敢。小心出錯。

貴 你別怕，我看不見。

漢 （把手槍放在他手掌上）這樣你娃看見了。

貴 好的很，好的很呢，這上邊還有花花呢。（說着猛然一把攔槍奪去大跑）捉漢奸！捉漢奸！

（漢好急迫，劉以槍橫擋，漢好奪槍，二人衆正在掙扎）

乙 甲 （自衛軍甲乙從兩個側持槍上）

不準動！

（漢好果立，手裏仍提劉槍，甲用鎗刺漢好手

，漢奸才放脫。）

甲 放手！（漢奸放手，此時劉與王二攔持鎗監視。已把甲的槍拿在手裏，監視漢奸。）

乙 （開始提漢奸的渾身上下）

乙 早就看你不是好東西，「賊眉子六眼窩」。

乙 嘿！鏡子，這一定是結飛機做暗號的東西，唉！這還許多小木子，上邊有許多地圖，這是一包什麼東西（開了一下）哼，毒藥，毒藥，（搜出皮折子，）呀！這小子有這麼多的錢。

乙 （把剛才接手漢奸的鈔票取出來）這些錢也是這小子給我的，合在一起，捐給前方的戰士

（漢奸偷空從甲手奪手槍，劉一撲上把他的手咬脫。）

乙 （向劉怒視）嘿！我把你個臭老婆子！

乙 嘿！我把你這個賊婊子！你把老娘我當誰呢，告訴你，我們冀察管區的人民是有組織的，有訓練的，把你騙的早就認得咧，瞎了你狗爺的眼，把老娘我當貪財愛利的人咧，同志們

！

乙 有！

乙 把這賊種的給我拉着走！

乙 （大喊一聲）走！

乙 （在緊張的鑼鼓聲中，衆人把漢奸一頓一打的推了下去，劉乾乾得意的，驕傲的跟隨下場，

閉幕

勤務員陳小牛

雷弓

「小牛不點鐘地走出會場，一邊注着銀白的積雪。」

「小牛正想找一個機會出氣，現在剛好合了胃口；而且俞自強是張成龍的好朋友，吐一吐在俞自強的臉上跟吐在張成龍的臉上一樣。」

「哦，原來你在檢查運動中得到了獎賞，怪不得神氣活現的昂起來。」陳小牛自己奇怪起來，他從來沒有說過這類話。

俞自強的臉孔紅得發青，眼睛氣鼓鼓的盯住陳小牛的鼻尖，右手動動的要想聚起來，但是終於沒有聚起來。

「嘿，你敢動我一根汗毛？」陳小牛挺起身子，熱氣地說，他明知俞自強萬打不過他。

「不要吵！不要吵！人家要睡了。」方光福念得在一傍大聲的說。部長沒有睡，部長在叫俞自強了：「小俞！小俞！」俞自強忿忿的跑出去，把門碰得「砰」的一大響。

「你兩個都好大的氣；他是為了沒有得獎，我剛才向他佈告了一會。你呢？看樣子大概也是了。」方光福說的時候眯着眼睛。

「誰說我是？不獎不獎怪我屁事！」陳小牛說得不大自然，他怕一說實話方光福要搬出一套大道理來接煩他，而且真要說出來也怪難為情的。

「不要騙我，你騙不過我。」方光福一本正經地說下去：「依我說你得獎不得獎實在沒有關係。剛才秘書長說得很清楚，檢查運動的目的是為了加強我們的工作。所以只要好好地工作，就是上面一時不知道，我們也就對得起革命了。對得起工作就是對得起革命呀！」最後一句話常常掛在方光福的嘴上，說完就亂拿它來作藉口，同時一定還要拍拍胸脯，表示自己已得往革命。說起來倒是真的，方光福的工作努力。他知道的事情要比大家多，即如他比陳小牛大一歲。

陳小牛裝做沒有聽見，管自進進退退。是跟平常一樣，翻天覆地的總是睡不熟，腦袋裏發着零零碎碎的念頭：一會記起秘書長的報告，想到張成龍這個「癆病鬼」，一會又懊惱不該和俞自強吵架。想着，想着，聽見方光福睡去，才鬆了一口氣；聽見俞自強進來，一聲不響的爬上床，又睜着眼睛不安地翻動身子；陳小牛格外懊惱起來。他也很難過呢！他想到俞自強說句把話，是到底不大好意思。不知怎麼一來，竟然糊塗得自睡過去了。

第二天早晨，陳小牛到廚房打洗臉水，朱裕生一把拉住他：「啊哈，小牛，昨天晚上叫你作什麼不作聲？」

朱裕生的身體比他棒，藍球比他打得好，常常講「長蛇」的故事給他聽，是他認為頂要好的朋友。於是陳小牛一五一十的傾倒出胸中的氣憤：「張成龍那得獎麼？一天說不了三兩句話，看見人家羞答答，牛怕人家吃掉他。不會唱歌，又不會打牛叉，一個癆病鬼！我頂瞧不起他。可是他倒爭氣。」

「你才爭氣，看你的鬼樣子！」「嘿！」陳小牛叉一上七下上跳起身子。

「你是鬼，你在路上走掉了魂！」俞自強站起來了。

陳小牛正想找一個機會出氣，現在剛好合了胃口；而且俞自強是張成龍的好朋友，吐一吐在俞自強的臉上跟吐在張成龍的臉上一樣。

文藝突擊

「小牛不點鐘地走出會場，一邊注着銀白的積雪。」

「小牛正想找一個機會出氣，現在剛好合了胃口；而且俞自強是張成龍的好朋友，吐一吐在俞自強的臉上跟吐在張成龍的臉上一樣。」

「哦，原來你在檢查運動中得到了獎賞，怪不得神氣活現的昂起來。」陳小牛自己奇怪起來，他從來沒有說過這類話。

俞自強的臉孔紅得發青，眼睛氣鼓鼓的盯住陳小牛的鼻尖，右手動動的要想聚起來，但是終於沒有聚起來。

「嘿，你敢動我一根汗毛？」陳小牛挺起身子，熱氣地說，他明知俞自強萬打不過他。

「不要吵！不要吵！人家要睡了。」方光福念得在一傍大聲的說。部長沒有睡，部長在叫俞自強了：「小俞！小俞！」俞自強忿忿的跑出去，把門碰得「砰」的一大響。

「你兩個都好大的氣；他是為了沒有得獎，我剛才向他佈告了一會。你呢？看樣子大概也是了。」方光福說的時候眯着眼睛。

「誰說我是？不獎不獎怪我屁事！」陳小牛說得不大自然，他怕一說實話方光福要搬出一套大道理來接煩他，而且真要說出來也怪難為情的。

「不要騙我，你騙不過我。」方光福一本正經地說下去：「依我說你得獎不得獎實在沒有關係。剛才秘書長說得很清楚，檢查運動的目的是為了加強我們的工作。所以只要好好地工作，就是上面一時不知道，我們也就對得起革命了。對得起工作就是對得起革命呀！」最後一句話常常掛在方光福的嘴上，說完就亂拿它來作藉口，同時一定還要拍拍胸脯，表示自己已得往革命。說起來倒是真的，方光福的工作努力。他知道的事情要比大家多，即如他比陳小牛大一歲。

了，我沒有，你也沒有。」

「人家好的地方多着哪，一天到晚工作，學習，衣服更齊齊楚楚的。你呢？哈哈，聽說三四天掃一次地，上課的時候不到課。還有你你的手，哈哈，弄得多髒！」

「那是，那是……」小宇眼睛停在黑手上，想找出一些理由，但是找不出來。

「好啦，小宇，頂好。這是加緊我們的工作。我打算每天挑二十盞水呢。小宇，你也得加油，我們兩個來競賽一下，看誰的工作努力！」

「好！」抄了半碗，陳小宇乾笑地說。朱裕生拖起水籠走了，快樂地唱着歌。

抄了盞水回來，方九福在門口迎接他：「來，來，我們第一有事。」一進屋，方九福向他笑了一笑，直立刻回答一個更起勁的笑：「對不起你。」他在吐舌更說。

「我們來開一個會，算是生活檢討會吧。」方九福開說：「主要的意義是規定以後的生活方向。」

「什麼生活方向了？」陳小宇有些聽不懂。

「就是以後應該怎麼做。我聽說以後要努力工作，努力學習，上課的時候一定要到，每天至少得聽三個字，讀三句，還有不許罵人罵人。誰要是偷懶，不聽話，沒有理由罵人；大家就批評他，犯多。他掃天院了。」

「我有一隻紅光，要注意清潔衛生。」俞自強來了，一個補充。

「我也有——」陳小宇結結巴巴的說：「每天一要運動，要打掃！……」張成龍說不會打球。「底底底底，底底底……」吃飯就結束了這個

會說。

吃過早飯，每人揀着一張報紙上政治論，指導員男男就講到檢查工作運動：

「……到檢查工作運動是一個好醫生，他把我們每個工作和每個人的工作都有刺的檢驗一下，看有沒有什麼毛病。有毛病就指出來，再病人注意。對於身體特別強壯的人他指出來，再病人看他的樣。

「我聽說有幾位同志因為沒有得到獎賞，就表示難過或者灰心，這是一種危險毛病，那位檢驗的好醫生會指出來的……」

陳小宇看一看俞自強，正好俞自強的眼睛也向這邊溜，那張面孔都不好意思的紅了紅。

「……你們要想做病人呢還是想做好漢子？想做好漢子就得把壞毛病去掉，一鼓勁兒的去工作，去學習，互相團結友愛，下一半叫「醫生」找不出一點毛病，他一定會發起大姆指說：你們都是頂刮刮的……」

「哈哈哈哈哈……」大家哄笑起來，笑的多有勁，像要抽筋，轟翻。

「現在我問你們願意做病人呢還是好漢子？」

「好漢子！」方九福一個個當，沉重，有力。陳小宇的時候還仰一仰頭。那眼不看，張成龍亦在直起胸膛喊，聲音極其十分堅決。『張成龍，充什麼好漢子！』向小宇和想當着大家的面罵他一頓。

「怎樣才能做好漢子呢？」

「努力工作！努力學習！團結友愛！」聲音有些宏亮，但充滿了熱誠與忠實。陳小宇又看了張成龍一眼，張成龍喊時的氣勢並不比他低。『媽媽的……』但立刻停止住了，想起剛剛喊過要團結友愛

，怎麼又罵起人來了然而，另一個頭張快的衝向前一個念頭：『和誰都團結友愛，偏不和張成龍結友愛！』

指導員又在說話了：『好，我聽着你們！』說着面孔浮起一道和善而信任的笑意，眼光掃過三十名張開的紅臉孔……

一到遊戲時間，就是陳小宇他們是遊的時間。今天呢？俞自強，坐着那天掉下來的褲貼上掛買東西，方九福去我文化教員，剩下陳小宇一個個向籃球場去。他的指中陳小宇俞自強去了，面孔，手掌，頭也狠狠的洗了一陣，覺得比平日輕鬆得多。

水浴池邊，擺在路人的來往。陳小宇一邊唱歌，一邊繞圈跑個個小水灘，像一隻掃水的燕子。在轉角上，剛踏過一個水灘；進時在一個人的身上，被掃的人插着肩道謝，陳小宇認出向後退的就是張成龍，趕緊上兩步。虎起眼臉注視着到手去，俞自強在不不在？」

「在！」陳小宇想了一想我大了咳嗽回答。『再見！』張成龍順地點點頭，又輕輕笑了。『現在我問你們願意做病人呢還是好漢子？』

「好漢子！」方九福一個個當，沉重，有力。陳小宇的時候還仰一仰頭。那眼不看，張成龍亦在直起胸膛喊，聲音極其十分堅決。『張成龍，充什麼好漢子！』向小宇和想當着大家的面罵他一頓。

「怎樣才能做好漢子呢？」

「努力工作！努力學習！團結友愛！」聲音有些宏亮，但充滿了熱誠與忠實。陳小宇又看了張成龍一眼，張成龍喊時的氣勢並不比他低。『媽媽的……』但立刻停止住了，想起剛剛喊過要團結友愛

，怎麼又罵起人來了然而，另一個頭張快的衝向前一個念頭：『和誰都團結友愛，偏不和張成龍結友愛！』

指導員又在說話了：『好，我聽着你們！』說着面孔浮起一道和善而信任的笑意，眼光掃過三十名張開的紅臉孔……

的。陳小牛咕咕噥噥了一聲：「好哇！」跳着插到行列中去。

打過來，打過去，陳小牛愈打愈起勁，一顆心完全放在牛皮的圓球兒上。打到半場，聽見一個聲音在叫他的名字，別轉頭一看，看見張成龍手裏拿了一張捲捲的紙頭，嘴皮微微動着，聽不清楚在說什麼話。『叫我幹嗎？不理你！』陳小牛想着，拉着袖管擦一擦汗，依舊一股勁兒打籃球。張成龍在一傍叫得漸漸響起來。最後當陳小牛跑過身傍的時候，竟然一把抱住他的胳膊：『你丟了東西了。』

他一定神，看出那張紙頭原是一張票子，『剛才跑得太快時掉出來的。』張成龍把票子塞到陳小牛的手裏，讚美了一笑。

『謝謝你！』陳小牛感愧地說。

『沒有關係，用不到謝。』

『你會不會打球？』陳小牛想了一刻想不出別的話來。

『不會，我有些怕。』張成龍胆怯的搖搖頭。

『不要緊。我來教你。』陳小牛把張成龍一把拖進籃球場。

陳小牛，大比，大快活，他跟着張成龍變成好朋友了。張成龍從他那裏學會了唱歌，學會了打籃球。他曾不好意思的對朱裕生說過：『是個好人呢，只是不喜歡說話罷了。從前，從前，我錯啦！』而且張成龍，還教他識字。日來他確實認識會很多生字，大認五個！俞自強，朱裕生死差不多。方光福可不同，他能夠看大衆報，抽空就去找我文化教員和指導員談問題，最近一期暗報上還寫了一篇有五百多個字的文章呢。他們的秘密會開過好幾次

，張成龍，朱裕生先後加入黨會員，最近，在指導員來參加的一次檢討會上，批評陳小牛。是：『工作學習都積極，大大檢討會上，批評陳小牛。是：工作個；欠活躍。……指導員臨走的時候，親熱地拍拍他們的肩膀，說：『工作，學習等好的地方要發展下去，每個人的缺點，應該訂定決心去改善克服。大家好好的加油，希望你們都能成爲模範的少年英雄！』還有使陳小牛高興的是王科員也對他要好起來，前天送給他一支鉛筆，昨天又把他叫進屋裏，親切地問了許多話，臨末用大手掌摸摸他的頭：

『以後更加努力吧！』但是從前呢？嘿，老是夜起面孔向他說話：『小牛兒，掃地哇，三天沒掃了。』

『小牛兒，打開水，一整天沒水喝了。』又是小牛兒什麼的，反正總是有好聲氣。有一天他還聽見張科員冲着王科員在背後說他壞話：『哼，小牛兒這個團長，真沒辦法。』現在竟然完全變了樣，送給他東西不算，還開口『小牛兒好哇！』『小牛兒好哇！』的着，一滿山東官腔裏，滿院子響。

『爲什麼呢？』他把情形告訴給朱裕生聽，然後好奇地問：『是你自己變好了，你這小鬼。』朱裕生高興地敲他的頭。

高現在陳小牛正在嘩嘩嘩的掃院子，近午的太陽，和暖的牽着他的背脊。

『小牛，朱裕生病倒啦！』張成龍不知道什麼時候走近他的身傍，不安地說。

『真的？』陳小牛放下掃帚，不相信地問。

『馬班長對我說的，說是病得很厲害呢。你先去看看他，我現在有事，等會就來。』說着，張成龍走出去了。

掃淨院子，陳小牛飛快的跑到廚房。坑上騰起一大堆，上面蓋着好幾條被子，馬班長的花被子也在內；馬班長自己正在坑前頭來讀去，一看見陳小牛，馬上『唔，小牛，你的好朋友病啦！』

『什麼病？什麼病？』陳小牛亂嚷着。

『不要緊，他睡着啦。剛才醫生來看過他，是傷寒症，傷寒症痛嗎？很厲害的病呢！』說頂好到醫院裏去治。』

『怎麼病的？怎麼病的？』陳小牛還是拿着這。

『前天晚上大概吹了些風，昨天他牛句也沒提到自己的不舒服，照舊支撐着挑二十担水。晚上可發作啦，喊爹喊媽的像個，吵得大家半夜沒有睡。』

『小牛！』一個悶沉而微弱的聲音打斷馬班長的話，陳小牛看見從被窩中伸出一個蓬蓬鬆鬆的頭額，他一衝衝到坑前，禁不住吃了一大驚。一大沒有見面，朱裕生的臉全走了樣：臉孔灰灰發白，病態染着塊紫血，一雙眼睛空洞洞的怕人，眼前底下鼓起兩條青筋，那青筋還在跳呀跳的。『朱裕生，你怎麼啦？』

『我病啦！』聲音像眼睛一樣的空洞洞。

『怎麼會病的？』

『誰知道？病倒不要緊，可把工作全給丟啦！』

『不要管工作，靜靜的養你的病。』馬班長插進來說，聲音母親般的和善。

『我知道廚房裏只有四個人，大家工作都很忙，要抽出一個人來挑水是辦不到的。……唉，我怎麼會病呢？走了兩萬多里路也沒有病過呀！』朱裕

生煩燥起來了，面孔白得更怕人。

「快別想工作，靜靜地躺幾天，養好了身子再說。至於工作我們會想法子的。」馬班長在坑前踱着，關懷的眼光不時射在朱裕生的臉上，一隻手握着鏟在軍帽外的早灰的頭髮。

「我替你挑水！」陳小牛停了一會，決然地對朱裕生說，然後走到馬班長面前：「馬班長，我替朱裕生挑水！」

「不要作孽，你的年紀還小呢！」

「哩，別瞧不起我，我的力氣可大着呢！你瞧……」說着跑到木柴堆前，擗起一根三十來斤的粗木頭，前進了幾步，又倒退了幾步：「你說不行嗎？」

馬班長笑了一笑……

陳小牛一點不含糊，吃這飯就擗起水桶上冰結的河邊挑水，一挑一挑的愈挑愈有興趣。

「吃力嗎，小牛？」馬班長關切地問。

「比擗地好玩多了！」一邊把一桶水倒進水缸裏去。

這一下午一共挑了八担水。

十天後，朱裕生出院了，卻好第二天檢查工作運動也結束了。這一次成績頂好的有二十幾個，比上次多四倍多，陳小牛和他的四個夥伴都拿到一些東西，可是真奇怪，陳小牛覺得沒有多大意思了。同前自強，俞自強的回答是：「不知道，我亦沒有從前那樣高興哩。」他們又去問方光福，方光福起勁地對他們說：「這是工作慣了的緣故。工作慣了就以爲工作本來是應該的，意外的獎賞反而有些受不了，何況我們做的是革命工作……只要對得起工作，就是對得起革命呀！」

我和菜油機的生活

侯金保

「卜，卜，卜……」
它成天價快樂地歌唱着。

每天。

我給它油吃給它水喝，下午的時候，我替它洗洗臉，不然的話它又要嘔巴一灘，不走了。

那麼我對它說：

「你真是個淘氣鬼！」

我常常埋怨它哩！

逢到它有了病的時候，鼻孔裏冒着濃黑的烟，它的心臟跳動得也不勻了，走起來好像很吃力似的，我又可憐它又心痛它。

只要一窺好，馬上它又活潑的歌唱起來了。

我不願意它有病。

他是我親愛的伙伴，我願意他能夠多出點力，愛惜它像愛惜我自己一樣，十天八天給它洗一次澡，不能多讓煙熏黑了它，悶壞了它。

我對它講：

「爲着打日本，應該加緊務工，努力生產。」

它似乎聽懂了我的話。

「卜，卜，卜……」

它興奮愉快地歌唱着。

我對大伙兒說：

「我的伙伴，是一個又淘氣又可愛的小傢伙。」

我怎能忘記

——為高爾基去世三週年而作

小山

我怎能不時常想到他，紀念他，特別是在他死去的第三週年的今天呢？

我很幸福，在高爾基直接領導之下，參加了全世界最先進最革命的蘇聯的文學生活。

我很幸福，許多親見過高爾基的教誨，看見過他死和流，仁慈的美貌，他那炯炯有光，慈善而又文雅的眼睛，他那高聲而後下垂的，黃黃的，不時用手指去抹的鬍鬚，聽見過：他那溫和，低宏，由「中堂」發出來的聲音。

我怎能不時常想到他，紀念他呢？我怎能忘記。

當他由國外回到祖國蘇聯，回到莫斯科的時候，車站月台上擠滿了無數的男女老少，一個個仰起頭，舉起腳踵，看一輛專車如箭而至；等到車進車站，靠近了月台減低速度駛了過去，車還沒完全停住，月台上許多人已經跳上車去了，大眾人跟着車向前跑，軍樂奏起來了，人們歡呼起來了，各人的帽子在空中飛舞，手，呵，這多的手就像忽地掉了一片森林出來，樹的枝幹兒，尖梢兒，動着，搖着。手，呵，這多的手掌，拍着，撲着，而幾千萬人的眼光却注視着一個車窗，從那裏面伸出來一頂寬寬的黑呢帽子，一個加絨和帽，那樣可愛可敬的相貌，一副那樣親切，那樣仁慈的笑容。他的手呢，一時合着，搓着，握在車窗欄上，一時向月台上的人羣招呼，一時將鬍鬚捋捋，看得出，完全

看出他的心在跳得很高，很快。等人們將他接下車來，月台上的人就和潮水似的湧來將他圍繞着，又湧去，將他送出車站，到街上坪裏去。他高高地就像中流的砥柱，引導這人潮跟着他流，流。他愉快極了！他親眼看見了新社會的熱烈的建設者，工農的新智識者，成千成萬的他的讀者，崇拜者。他快活極了！他從此能時常接近他所理想，所參加奮鬥而來的新社會的一切實際生活了，能時常接近領導，扶植這一偉大事業的斯大林了。

我怎能忘記，

當他走進文化公園的時候，滿園的遊人發時蜂擁而來，圍繞着他，一羣男女小孩走在他的周圍，牽着他的手，拉着他的衣袖，他和慈父似的一時摸摸這個的頭，一時摸摸那個的肩，和他們問長問短，說說笑笑，好容易才從這羣花叢中穿了過去。

我怎能忘記，

一九三四年之夏，開蘇聯作家第一次大會的時候，莫斯科「聯合大廈」的大廳裏坐滿了全蘇聯十個蘇維埃共和國，幾十種民族的作家代表團，和法，德，英，南北美，西班牙，中國，日本，丹麥，瑞典，挪威，拉得維亞，巴爾幹半島各國……甚至非洲來的作家——來賓，蘇聯的，外國的新聞記者，工人，集體農人，學生，職員……濟濟一堂，樓上樓下，沒有隙地，大家正在彼此談話回答，翻譯

的時候，忽然一片掌聲，有如霹靂，大家朝主席台上看去：高爾基到了！這時候樓上，地下，中座，旁座的人們就像一個人似的站了起來，鼓掌不絕，愈長久，愈響亮。人們快活極了，興奮極了。地球面上百萬，千萬，萬萬的讀者所愛敬的文藝作

者，政論家，戰士，革命者，組織者，蘇聯

不懂蘇聯的——革命先進文學的導師，人類新文化的燈塔，新社會的突進人，百美者，鼓舞者，運動者，建設者——高爾基今天在全蘇聯各民族，全地

球各國文藝界代表們的面前出現！這能叫人不心曠神怡，至於喜極流淚嗎？我親眼看見。他的眼睛溼了，紅了，而口在張開笑，而手在鼓掌。當這和顏赤心的老者致開會詞及當選為大會主席，作報告，作結論，每次當他走上主席台，尤其是前進到演講壇說話的開始，中間及說完的時候，整個會場時常瘋狂似的起立，歡呼，拍掌，表示。到來

對這文化巨人的欽仰和愛戴。然而這巨人——向是要強外謙的，他被這雷似的呼聲，然而這所感動，他低頭去在深思。他搖着手叫大家坐下，停止拍掌，可是大家越發更起勁，他只得揮揮手，站在加裏，不知如何是好。他偏過臉去，躲避加裏人的電影照相機放出的強烈的光線，他怪那些拍照的人們太兇了，他凶惡地，輕聲地，責備他們，可是那些照相的（我數了一數，至少有五十個）毫不顧情

面，爭着在抓住他們難得的機會，在不斷地攝取高老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語，最後還是主席台上的一位喊住了他們，高老才從容地繼續向會衆講述下去。天氣熱得很，他說去他的「畢哲克」（西裝上衣），穿着一件淡色的襯衫，一件灰色的背心，他不時要看他預先寫好的演講稿子，他臨時戴上眼鏡，頭時而略低下去，時而平視。可是後來他漸漸地學會「聰明」了。當別人在演講的時候，他輕輕地從幕後走出來，低着頭，彎着腰，挨到主席台背後面一排的一個椅子上下坐下，想，不感動別人。但是當他一旦被發見，台下又不禁騷動了起來：他是這樣可愛，這樣的可愛！這些情景我怎能忘記？

我怎能忘記？

當大會第一天完畢之後，他退到主席台的後面旁邊走廊上去了，從東西各國遠道而來的外國作家要求向他道好，他答應了。我們找十個人高興得什麼似的，從台下左邊前面幾排擁而上，通過主席台，往右走一二十步，大家用眼搜索他，祇見他站在走廊上在等我們。於是我們一個個趨前爲他，和他握手。呀，我至今還記得那副溫情。祇要他緊緊地和你握一下手，握得那麼親熱，誠懇，你馬上會特別感覺到他是你的忠實的，最好的，而且是多年的老朋友。他如和露而許說的笑臉，他那樸實而真摯的態度吸引我們不肯馬上離開他。我們幾十人誠懇地站住了。他知道，他懂行，他也願意馬上和大家圍架談論一番。但是他今天實在太疲倦了，我們也明白，所以大家都沒有說多的話。最後還是他自己出個主意說，改天請大家到他家裏去聚餐。

當一大晚邀許多外國作家去到他家裏的時候，中國的代表胡蘭畦女士一見到高老，她非常的感動。

她只當高老如同老父，她在老父的臂下，仰起頭來說：「你知道，多少中國的革命青年作家想親看見你，而不可得……我真……真幸福，我……」她說不下去了，她哭了……慈愛高爾基抱住了她的頭，也哭了……什麼話也沒有說出。人到齊了，大家入座，酒數巡之後，高老對胡女士說：「你到我這裏來，來！」接着他開玩笑說：「假如有人阻止你不叫你進來，你就說，你是我的媳婦。」

我怎能忘記？

當那次大會最後的一天，高爾基又上舞台作閉會詞時，他總結了大會上所討論的許多重大的問題。但是他沒有忘記提到：在這次大會上日本人××××和中國人胡蘭畦及薩埃爾都說了話。這象徵這雨國的無產者，人民的代表在這裏相互握手。而他們國內的，中了瘋狂症的日本的資本家正在圍大舉屠殺中國的民衆；中國的一些叛徒，賣國賊正想送中國人上日本的頭頂台，而且親手替日本軍閥殺自己的同胞……我們大會沒有好好地注意這兩國無產者作家代表的談話，只有大會開得太久，大家實在太疲倦了一個原因足以解釋……（大意如此原文不在手邊）

尤其不能忘記的是，

就在那時候，高爾基約同法之巴比塞，馬里格，阿拉吉，德之佛爾爾，普利威……丹麥的M. A. 內克修……蘇聯的法捷捷夫，A. 托爾斯太，梭拉菲羅維支，格拉得科夫……差不多全世界優秀先進的作家發表宣言，反對日本軍閥對中國的無理侵略，反對當時對抗日者的壓迫和白色恐怖。

最後我們永遠不能忘記的是，

高爾基「致革命的中國作家」那封異常誠懇，

異常熱烈而偉大的信。當作家大會開了半個月之後，

當高爾基異常疲倦之際，當大會近出了作家會真第一次作家會管理委員會，主席團的會議……這樣百忙之中他特別寫了一封信給中國的作家。他開始代表蘇聯的文壇以慶祝中國革命運動的高漲，他說，他很佩服中國無產階級及全體人民的英勇……假如我們的文字相通，那末彼此的瞭解將更深。但是真正的文學家應該是國際主義者，不論他是中國人，俄國人，英國人，法國人……都應該反對各國民族之互相殘殺……文學家的責任在於鼓勵自己的武器……文學，來起革命的火炬，使我們的文字，語言達到無產者的心裏，噴裏……信中文又說到法西斯蒂的所謂純粹人種學說（如希特勒的純「阿利子」種——山莊）之野蠻無聊。他說，地中海岸某民族之特別能幹，就正因爲他們的人種參和了阿拉伯等土人的血……末了，高爾基向中國作家致兄弟的波蘭什委黎的歡辭。（這封信的全文我會譯出，登巴黎出版的救國時報，一九三七年六月高氏死去一週年紀念時我作的「高爾基與中國」一文內，手邊無原文和譯稿，上面所引只是片段的文字如此。）

我不能忘記，我應該告訴讀者高爾基一向是如何的關懷中華民族所放那裏的。

一九三六年二月蘇聯作家會在白俄羅斯共和國首都敏斯克召集全會，討論蘇聯的詩歌問題。在準備全會的報告時，高爾基於批出報告原稿之後，寫了一頁信給推定好了的報告人——蘇聯詩人蘇爾可夫，信中又談到蘇聯詩人應該多用些國際的題材寫作品，他嚴肅地說：爲什麼不寫西班牙阿斯利鎮工英勇罷工的事件（那時大規模的西班牙共

第二期 第二 和國反法西斯的內戰還未開始？爲什麼不寫英勇的中國紅軍？

這一年的夏季高爾基到南俄養病去了。蘇聯的作家們，高爾基的親朋們到那裏去看他的時候，他總要問及中國紅軍的開屏怎樣了，中國民族抗日運動的發展怎樣了？……

我們怎能忘記我中華民族的這個最忠實的，最好的朋友？

讀者大概記得，還遠在辛亥革命時，高爾基曾寫信給孫中山先生，祝賀孫先生革命事業之偉大，慶祝他的成功，同時請孫先生替他主辦的雜誌寫文章。請法外國帝國主義，特別是沙皇帝國主義對中國民族壓迫，剝削等蠻橫的事實，這信的原文在莫斯科行的消息報上發表後，我譯出過登巴黎出版的救國時報。一九三八年六月新華日報爲高氏死去二週紀念特刊時又由戈實權君譯出分載了。高爾基中華民族解放革命運動是很早便特別關心的了。

這樣的一個巨人，這樣的一個大仁，大智，大勇的聖人而竟死了！

我記起當他病中的消息傳出之後，沒有一個人不心吊胆的，各日報上每天登着他的病況，看報的人手到報紙，首先就望他那裏。最後幾天人們都哀求到他不易恢復健康，然經存一線希望。當他死去的噩耗傳出的時候（一九三六年八月十八日），全莫斯科，全世界的人沒有一個不震動而哀悼的。莫斯科的家家戶戶掛着紅面黑字的哀誌，無線電廣播高爾基死去的哀訊。我那天因爲想聽高爾基的無線電收音機關住了，沒有聽到。聽之後約好一位同住的朋友出門散步去，在房間裏商量好了去看電影。但當我們一出頭門，見門

上下着寒風。我們當即心裏明白，但仍懷疑。問石門的老頭兒。他悽然地說出不願聽的幾個字：「馬克西呢。高爾基死了！」心如刀割，淚似長流，讓高爾基駛過去吧，我無心去看電影了……

高爾基的遺體從莫斯科附近他的終極處去而其運到了莫斯科，停在「協和大廈」的大廳裏，千千萬萬的他的讀者，崇拜者，男女老少絡繹不絕地到那裏去一瞻他的遺體，對他作最後的敬禮，作最後一次見面。作會演了許多人經常地在他的遺體四周輪流任愛護守衛，我也是被派的一個，站了一回又一回，我們願永久在敬愛的導師旁邊，陪隨着他，但他已漸漸地逝了。廳堂下面長樂憑喪，眼淚不絕，人們圍這體而過，個個淚灑衣襟，我親看見兒輩哭了，老年人哭了，女工長哭了……廳堂左樓閣上設廣播機，使全國哀悼的人們不能到這裏來的知道在大廳裏裏憑喪的情形。名作家們，高氏的崇敬者山這裏向全國說述他們心裏要說的話。管理人請我也說了幾句話，我說了中國的讀者是如何愛戴高爾基的，聽他的死耗時全中國的人士一定同深哀悼，中國的作家將向高爾基學習，學習他的創作，他的戰鬥精神，他的崇高的人格……

羅曼。羅蘭的暗電到了，情深言重。蕭伯納，辛克萊：「全地球的各個角落都發出了哀鳴。」

六月十九日的夜晚舉行了火化，送者千人。二十日午前這遺體置大廈的廳裏，仍有千千萬萬的莫斯科居民及特由各地來的人們絡繹不絕地來瞻憑悼。二十日的下午五點鐘在紅場舉行國葬，斯大林，莫洛托夫，阿爾斯尼茲基，卡崗諾維茨，第米特洛夫……親自抬了高爾基的遺體從大廈走到紅場列寧墓前。紅場上送葬者幾十萬人，寂靜無聲，一時

只見微風吹動紙幟和無數的高爾基遺像。萬國領袖，作家代表登上了列寧墓，開始讀天哀悼大會。莫洛托夫代表人民委員蘇維埃和黨中央的說話，到現在還記得清清楚楚。他說出了那天在場送葬的，不在場而在街上停止了一切行動的（步行者，電車，汽車都停止了一刻，站住不動），全蘇聯，全世界勞動者，被壓迫者心裏所必說的話：「列寧死後，高爾基之死對於我們國家，對於人類是一件最重大的損失。」

這都是三年前的事。整三年了，這些情形在今天回憶起來，一切就如在目前。整三年了，這非他的心事不能一絲兒減少下去。

相反的，我們的悲憤成爲了悲憤。當審判「右派——土匪同盟」那批法西斯派的走狗，不知人即有羞恥事的賣國賊，偵探，奸細，爲人類所不齒的匪徒時，我們才知道這個偉大的作家，戰士，革命者，組織者，蘇聯的——不僅蘇聯的——革命先進文學的領袖，導師，文學的燈塔，被壓迫民族的衛護者高爾基竟被他卑鄙地，殘忍地，偷偷地毒殺死了！

出身於「下層」社會，比任何偉大作家都接近「下層」生活，都了解舊社會統治者，剝削者的殘酷，醜惡，並且身受這一切的高爾基一向就痛恨資本主義制度，酷愛自由，相信共產主義之解放的力量。從小便受盡人間無盡的壓迫，掙扎，飢餓，悲痛，苦難，爲求得糊口不得不替資本家作些大大小小的苦工——鑿匠（鑿壁的），麵包師，商店學徒，碼頭工人，僱傭，看守人（鐵路上的）的高爾基，完全由於自學及經驗，進他自己的「大學」而「出了人世」，成爲知識異常豐富，學問異常淵博的

中文案的高爾基在他開始文學的，社會的活動時即加入了無產階級的隊伍，加入了馬克思主義者的先鋒行列。他的對於階級的忠誠決定了他自身和波爾什委克黨的秘密關係，決定了他和歷史上的巨人列寧及斯大林的友誼。「無疑的，高爾基是巨大的美術的天才，他給予了，這給予全世界無產階級運動以多大的善益。」這是列寧許多次重複說的話。高爾基參加過波爾什委克黨的大會，爲黨去國外作過很多宣傳及募款的工作，換句話說，他給了波爾什委克黨在艱苦困難的時期以許多精神上 and 物質上的補助。他若組織過第一個公開的報紙（「新生」）由列寧作主筆。至於參加了波爾什委克其他報紙、雜誌的工作，自不待說。因爲參加革命運動，爲革命作品，高爾基好幾次被捕，被監禁，他參加了一九〇五年「四月」的十二月暴動，他若發起草過「蘇聯關於五一」等等的宣言，寫過許多名劇，才無言階級有重作用的作品。（當高爾基的名著之一「母親」出世之後，一九〇七年存倫敦高爾基和列寧會見時，列寧對他極口稱讚這本書，稱爲「最合時宜的書」。列寧認爲這本書非常需要，許多工人參加工人運動不甚了解的，而是自發的，現在他們可以「母親」而能得到很大的益處了。）十月革命後，國內戰爭，竭力以保衛自己的祖國和櫻色的蘇維埃政權時，高爾基耐心地組織文化，出版事業，組織份子複雜，政界紛歧的智識份子，吸引他們參加蘇維埃的工作。列寧去世之時，高爾基正在國外療病，列寧之死使高爾基震動，他寫了一個小冊「伏爾的萊爾·伊里孩·列寧」紀念這個歷史上的巨人，刻畫了列寧的偉大的形象。蘇聯人民在

巨人斯大林領導之下，積極建設社會主義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各部門蒸蒸日上，高爾基不能在離開這熱忱，離開斯大林很遠的地方住下去了，他於是回到祖國蘇聯，親自領導蘇聯文學，文化，成爲斯大林的摯友，高爾基而益壯了。他加倍地工作起來。他寫成了「克利孟·薩姆金的生平」（在中國譯作「四十年代」的第二第三兩部書，他寫了許多很好的「報告文學」和關於政治，社會，文化，文藝的許多論文，和一些短篇小說，大部份是關於農民生活的。他寫成了四個劇本：「葉戈爾·布魯却夫」和「萊西里·多斯及加耶夫」，和上演了。他組織，他主編許多的雜誌：「我們的成績」，「在國外」，「文藝教學」，「蘇聯建設」。他提議出版「十九世紀的少年」的叢書，「詩人的圖書箱」，「名人生平」（世界歷史上出色人物的傳記）。由於他的發起，產生了具有偉大意義的書籍，如「工廠和作坊的歷史」，「國內戰爭的歷史」。他經常的問答蘇聯各個角落，各新人們，工、農、兵、學、青年、兒童……給他的信，批閱青年作家寄給他的創作稿件，詳細地回答他們，指示他們。他和全世界各國的知識界建立經常的聯繫。他常和外國的作家們通信。他很關懷巴比塞，幸克萊，亨利蘇，曼……等等優秀的作家。他和羅曼·羅蘭有很深的友誼、交情。高爾基知道，國際聯繫的工作是異常重要的。

高爾基愉快極了！他親眼看見他一生所理想的新社會在地球六分之一的面積上實現出來。他活到了那一天，當他在病中讀了斯大林的憲法草案之後，不禁喜極說道：「在我們這裏現在甚至石頭都歌唱起來了。」這行指出高爾基是怎樣愛他的祖國蘇聯的。正因爲如此愛人類，愛新社會，愛蘇聯，知道蘇聯是全人類的希望，高爾基所以沒有一天忘記資本主義世界，法西斯等進以蘇聯的危險。所以以他時常作文提高大家的警惕性。正因爲他酷愛人類，酷愛和平，所以他痛恨擾亂和平，發起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法西斯蒂，所以他嚴厲指責意大利法西斯蒂之侵略阿比西尼亞，日本軍閥之侵略中國，所以以他痛恨，他毫不姑息，嚴厲斥責法西斯蒂走狗的托洛茨基，替法西斯蒂當奸細，偵探的光兒，齊諾作也夫，布哈林……這一班賣國賊，強盜，兇手。他說：「假如你不……降——只有喊他」，他的詞嚴義正，引起全世界先進人士的回響。他的態度，他維護那一個階級，那一政策，那一國、社會制度，無論什麼人都不能說爲無足輕重。於是落沙基，布哈林這班賊匪恨高爾基入骨，想法要除去他。然而他們由於高爾基的威震，不敢明目張胆地反對他，正如他們對於國內反對蘇聯勝利，美，對斯大林領導擁護，不敢明目反抗，他們於是改變方法，秘密地作危害蘇聯的工作，偷偷地和外國法西斯蒂軍事特務機關勾結，領他們的錢，去使他們作偵探，作奸細，不顧廉恥充當賣國賊，人人公認。他們所進行的「工作」之一項，便是破壞蘇聯黨政軍以各界的領袖們。堅決的波爾什維克，人才，黨的組織者，黨的又一斯大林的戰友，基洛夫死於奸賊之手。徵的又——蘇聯人非貝科夫，政治委員局的負責人門仁斯基，高爾基的愛，馬克西姆·高爾基自己都已先後死於這般匪徒的毒手。他們收買他的左右臂小，書記，醫生活活地對他毒害死了，這能不令人愈加痛恨匪們之卑鄙嗎？與此類忍嗎？這能不令人對高爾基之死更加悲憤嗎？

我記得，當高爾基死去第一週年時，蘇聯全體人民都痛楚地紀念了他，我曾寫過俄文的『文學報』及『十月』等刊物寫了些中國人怎樣紀念高爾基的文章。『高爾基在中國』是內中的一個題目。

『記』，高爾基死去第二週年，即去年，我還在莫斯科，蘇聯的人民倍加悲憤地紀念了他（『蘇聯新華日報』是一個通訊『高爾基逝世二週年』）。

亂行，再在今年的月初，當蘇聯政府獎給二十個蘇聯作家勳章時，在莫斯科作。俱我，在一個底層社會，我晚上到會的人真多呀，我，在蘇聯文學界的一個盛會。得到勳章的作家們，不任他們內心的感動。在法蘭耶夫說了一句話，採來，深刻動人的。以後，是個把獎章的，送他們的感動。他們黨及政府，斯大林說，他們們，要說他們的厚意致無窮的時代，內中有一個，在音動動說：我今入很榮幸，很快活，和君同時很傷心。假如我們的導師阿列克謝·馬克西姆維特·高爾基逝世，他該多麼歡喜看見他的，在我們中間，燦爛的獎章！假如現任科夫斯基，在我們中間，足也掛着個最高榮譽的列寧勳章。

今年，高爾基死去的三週年了。我回到了中國，在莫斯科，英勇抗戰的中心，回到了高爾基平生最表，在莫斯科，高爾基所痛恨的日本法西斯間諜作伴，我，在莫斯科，我站到我偉大的中華民族的隊伍裏面，一個中國人所應盡的盡力，以期『黨軍軍力』取得中國，中華民族的解放。可是我永不能忘記高

爾基，永遠想到他，紀念他，特別是在今天。我想，我們只有努力於我民族解放的事業，學習高爾基為蘇聯人民，為全人類解放及建設新社會而奮鬥的精神，學習高爾基艱苦卓絕和惡劣環境掙扎而終於『出了頭』——『出了人世』的精神，學習他對於人類愛，對仇敵痛恨，不安穩，不調和，不姑息人民的公敵，作外國偵探奸細的賣國賊，叛徒這種精神

高爾基論『人民底仇敵』

關於基洛夫底被害

一個卓拔的人被殺害了，這底最英明的領導者之一，無產者底理想的模範，文化的導師。我以全生命分有着基洛夫的災難，所有忠誠的工人底災難。我不能不說：敵人底行為不該證明人無恥，下賤，而且證明我們自己底發備不夠。

（真理報，十二月四日，一九三五年）

工人底被殺

我們生活在戰爭中，因此必須警惕，在我們中間，這些匪徒似乎隱藏在我們中間，這些匪徒敢于通敵，敢于賣國，敢于謀殺。這種匪徒的存在是不能容許的。工人必被殘酷地無情地毀滅，不要顧及那些職業的人道主義者底嘆息與抱怨。我們必須認清：這個世界是為純真的人道主義之光輝所照耀，她底目的是：

從資本主義的枷鎖中解放全世界無產階級。

（真理報，二月二日，一九三六年）

在人是『自然底王』這個斷言中有一種驕傲的音響。她底真實無可否認，但有些人做了匪徒也是無可置辯的真實，這些匪徒是：普洛列塔利亞底領導者底謀殺者，國家底叛道者，可疑的偽善者，工人階級底仇敵和階級敵底探子。也正因為這樣，他們是被無情毀滅的對象。

（寫於一九三六年，發表於一九三六年出版之高爾基文學論文集）

這些話對我們也是頂寶貴的指示，為了紀念高爾基這位文學巨匠底死，特譯了出來。（國際文學）

譯者：高陽

獻給瑪克辛·高爾基

V. 伯洛托夫
吳伯簾譯

同志們：今天向瑪克辛·高爾基告別，我們——他底朋友和無數欽敬他的讀者——覺得彷彿我們自己永遠失掉了心靈頭腦，失掉了生命裏一些機要的部分似的。千百萬人正有着這同樣的感覺。從他底心裏底最深处，高爾基是緊靠了我們——他底同時代人們的。爲我們，他貢獻得那樣多：在天才的著述裏，在對勞動者無涯的憂憂，和他爲人類自由的鬥爭，並且用他完全的，燦爛超卓的模範的一生。

我們知道，爲了要成爲偉大的作家，高爾基在悠長歲月的經歷當中從很早的童年就開始用了個強烈的戰鬥去擺脫難忍的窮困與悲哀，有不少的次數他拋擲到下去。在那裏很多同智多才賦卓異的人曾經消沉了的。爲了每天的麵包，他必須爲大大小小的小資本，過度地勞動着——當油漆匠，麵包師，書記，碼頭工人，僱傭工人。

我們國家底，不，別的國家底一起，沒有一個大作家這樣精密地知道資本主義底「下層」大眾底生活。他們沒有一個對主鬥——剝削者底殘暴，卑劣，親身經驗的這樣多。甚至他們沒有一個會親眼看到這樣多的人爲奴隸勞動所折磨，而衰殘在資本的鞭撻底下，像我們底高爾基。在他，這一切的苦難逼成了他對資本主義制度堅毅的革命的憎恨，與對共產主義解放的魄力之無限信仰。

這就是工人們，一切勞動者之所以有高爾基是「他們自己底」人，「他們自己底」，「他們自己底」

底「生命與命運，「他們底」將來的原因。這就是高爾基之所以被我們自己底和別的國家底勞動大眾熱愛着，並且將來還要被極熱誠愛的原因。

高爾基創造了他同時代底人物底不朽的典型。

他底藝術的想像，關於資本家底，貪婪的高利貸者底，腐爛墮壞的固執的菲利斯鐵人底，自私的，搖尾乞憐的布爾喬亞記，知識分子底和革命前舊俄羅斯紳士底想像，都不可磨滅地印在每一個人底記憶裏。這無產階級作家瑪克辛·高爾基透視了他們底靈魂深處，並且在他底作品裏暴露出他們底社會本性是大大底人獸底壓迫者。

他對一錢不值的「下層」人們給了很多生動而有力的榜樣，那些人是被殘暴的資本主義制度，所踐踏蹂躪而日益衰微墮落的市民階級底丁彥。

同時，高爾基，作爲一個莊嚴的無產階級底藝術家，給愛自由與大公無私的人羣——他們是不受壓迫的——畫了絕頂的肖像，也給無產階級的革命黨徒作了最好的最顯明的藍圖，藍圖裏燃燒着這一個天才藝術家底熱誠與感情底溫暖。

瑪克辛·高爾基有着十百萬崇拜的讀者，他們底行列在未來漫長的歲月裏將一天一天地愈益滋長增大。

就他對俄國文學權威的影響說，高爾基是與這類的巨人如普希金，果戈里，托爾斯泰站在一起的，是在我們這個時代裏將他們偉大的傳統繼承得最好的一個人。高爾基底藝術的著述對我們底革命底

命運之影響較之我們底作家中別的任何一個都要來得更直接更有力。因此高爾基，在我們底國家裏，在金世凡勞動者底眼裏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文學真正鼻祖。

偉大的藝術家瑪克辛·高爾基經過了他自己底特殊的道路走進了共產主義底隊伍。他踏進我們底行列甚早在1905年大革命底發動之前，然而昂帶着那已經展開了的革命的旗幟——一個暴風雨的海燕來的。

高爾基開始他底革命文學的生活，在一個橫暴着革命的爆發底時代，並且立刻就以全副精神有機地站在工人階級底立場上，在共產主義鬥爭中成了偉大的列寧底一個親密的朋友。

高爾基的偉大在於他底明智的智識，對大眾的接近，自我犧牲精神與掌握人類文化底偉業之個人的勞績；而成了一個勞動者底至極崇高的朋友，和爲共產主義事業而鬥爭的一個偉大的靈感人。

到他最後的一息氣，高爾基生活着，具有與那些人們同樣的思想與感情，他們現在正在列寧與史太林底黨底領導之下，熱烈地建立着新的社會主義社會。到他生命底最後一天，他底眼裏裏都閃耀着不屈服的鬥爭的火燄，反抗勞動者底敵人，法西斯蒂與別的殘暴的壓迫者，文化底暗殺者與戰爭底煽動者。在我們國家每一種勞動者底成功；斯塔哈洛夫底一些成功，婦女活動底新方式，收成與勞動生產率底增加，對窮人底艱難與險惡之揭發，國防

力量之增強，尤其是謀業文化水準的提高，文學藝術之發展，都使他高興得像一個熱烈的青年，像一個賢明的父親。

高爾基底粉樣教育我們的很多。
高爾基是一個文字藝術的天才。

這一榜樣告訴從事文學的人們，文字藝術家們以文字所具有的威力，當它用來為人類幸福而鬥爭的時候，當這些文字達到人們與民眾心底的時候。

高爾基是一個偉大民族底偉大的兒子。

對平凡的人，對勞動者，高爾基這種榜樣表明我們這個民族，像其他民族一樣，是富於光榮的才智的，這種才智在從前只能在特殊的環境中潛能

文化消息

一、遼區文協最近成立文藝顧問委員會，聘請遼區文藝工作者為該會顧問委員，並於六日七日開會討論今後工作；凡遼區各文藝團體及愛好文藝者，如有關於文藝上一般問題得向該會提出詢問，該會當負責解答；倘有文藝作品寄去，該會即請人負責閱讀外并可代為介紹發表；若有文藝集會或個人創作需人幫助者，亦可請該會派人參加，相商商討。此外該會并擬每半月請人報告關於文藝上一般問題及創作經驗等云。

二、文協文藝顧問委員會，於六月廿五日在文協俱樂部請該會顧問委員丁玲同志對延安各文藝團體及愛好文藝者報

從「下層」發揮出來，而現在為他們却開闢的有一條到開花，到勝利，到光榮底自由的路了。

高爾基是勞動者底一個忠實的朋友，一個為共產主義鬥爭的鼓吹者。

還需要什麼更多的證據麼，這人類中最優秀的人們，在文化上，在對人羣幸福之夢幻底深理解上已經達到了這程度；為主義毫無保留地貢獻了他們至上的精力，而且在這裏尋到了他們最高的滿足。這，在這事本身已表明了共產主義是走上了完全勝利的道路了。

列寧死後，高爾基底死是我們國家以及全人類最重大的損失。

我們底力量是在這里，這蘇維埃國土裏的人民

告「關於創作上一般問題」。報告後，并由聽眾自由提出問題請丁玲同志解答；如怎樣刻畫人物，「水」（丁玲同志作品）之創作過程以及中國詩歌前途等。

三、遼東省西北拉城地文藝工作之沙汀，何其芳已於七月初返延。

四、文協創作座談會為該會從事文藝工作同志所組織，每月每人交稿一篇，相互傳閱，然後開會討論。業已開會兩次，討論極其熱烈。第三次座談會擬討論「體創作的「人物特色」——係定一工作同志為各人寫作對象，然後相互比較討論云。

五、文協領導下之民衆劇團已於六月中旬返延。該團在外工作四閱月，跋涉二

——高爾基為他們貢獻了他全部偉大的天才及高爾基的心靈的——已經在他們有力的腳上站起來了。已經為它自己底無限的精力與睿智預備了許多的發展的餘地了。並且就這樣使這人類優秀的代表們底希望與夢想勝利地實現了。

附白：這路東西是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日麥洛科夫在蘇聯紅場國歌高爾基的追悼大會上代表蘇聯人民委員會和聯共黨中央的追悼詞，是紀念高爾基的重要文獻。本文譯自一九三八年三月號「國際文學」英文版，曾由親自聽到莫氏演說的蕭三同志依照俄原文校閱一遍，希望它對原文是忠實的。

千五百里，沿途演劇甚得民衆歡迎。

六、六月十八日，為國際文豪高爾基逝世三週年紀念日，延安文化界特於是日假陝公大禮堂舉行紀念大會。計到延

各機關各學校愛好文藝者兩千餘人。首由艾思奇同志報告開會意義，繼由蕭三同志報告彼在蘇聯所得關於高爾基的印象，繼彼的官詞中雜以具體的事例，聽者至為感動。柯仲平同志領誦「海蕩歌」而後，是海蕩項目；內以作曲家洗星海提琴琴奏，及「綠包歌」的演出最精彩。「綠包歌」是根據高爾基的名著「母親」改編的劇本的一幕，因為演員多是有舞臺經驗的，如丁里，李林等，所以演出極為成功。

獄室生活

晚間的查號剛完了。那囚犯站在他囚室的中間，聽見從監獄院子外面杆墩那裏傳來的最後的聲音。

欖門柵窗的嘩嘩一聲，空氣震動得如同受了一聲銳銳的打擊；接着的是一聲是鈴的沉重的鈴聲，一聲堅定的勻穩的步履，而後就靜悄悄的。你可以想到監獄是猝然地進入了一種不可透透的，不值對住聲音而甚至於空氣的物體中。

另外過了四分鐘，沒有從那地點移開，這囚犯聽聽：再沒有聲音，碎鐵滾滾一切的沉寂。於是，他驚快的輕輕嘆了一口氣。蹙着眉，向囚室那黑漆漆的門邊投了猜疑的一瞥，就以無聲的腳步慢慢地走近窗戶。

他還是一個十分年青的人，神色很虛弱，眼睛很大。眼睛寬大的張開，永遠有一種意料着恐懼的神情。一種恐怖和驚駭的痕跡纏繞着他的全部形體；他動着起來好像要壓藏他圓袋的尖削的肩膀使這種印象更加顯著了。他被捕到現在已經兩個月，但是他還沒有受過審問，他不曉得爲了什麼緣故，他們把他鎖在這間有黃色門和鐵柵窗的驕人的房中。他等待了長久的時間要探知他是犯了什麼罪。起初，他憤激，反抗；他想像他那可憐，年老的雙親之狂亂的驚惶。這念頭時時使他激起一陣痛哭，時而使他的發聲震着的忿怒。

但是，日復一日地過去了，獄獄的牆壁漸漸消耗他那飽旺的體力，代若他的是一種恐懼的無窮狀態，而他的存在就被永久的等待着將要發生的可怕的事情所佔據了。

那囚犯站着，他把口孔緊貼着鐵柵，沒有動動一下眼睛，絕望的凝視外邊的夜晚。夜是這般的負載了黑暗；好像是他把手臂伸出去，它就會被一種又黑又深如同稠密的物體裹住似的。遙遠的什麼地方，一粒小小的光慘淡的閃爍，完全被黑暗包圍着，彷彿也被禁錮起來。這個人已經習慣每夜從鐵柵後面向這粒不知名的小小的光凝望。他實感到這光和他自己恰恰是同樣的微弱，因而和他相似。每夜，在查號之後，被黑暗和鐵柵包圍着

，這個人覺得恐懼在他心中升騰着生長着。

他更願意轉過來細心看一看他的囚室，但他不敢。他知道這間囚室是從一盞掛在門上柵架間的燈得到光明，和陰影籠罩在各個角落裏，除了這，他知道床，棹，椅，和這間囚室裏絕對沒有其他東西，因為那裏不可能有任何東西。他相信這，他知道這，但是他仍舊不十分確信這，縱使對於他的隔紙有非常明晰的意念；然而他總覺得自己不是孤獨的。

經過長久的時間，他心裏已經知道牆壁的粉漆上最細小的斑點和裂縫的位置。正當編織着凝望的夜晚的時候，他努力對自己已描繪它們，爲的要撫慰自己而抑制恐懼。床上邊，在他以前的某個人在牆上寫滿了一大行一大行的數目字，或許是使他自已潛心於冗長的語語的計算，爲着消遣時日空虛和抵抗他的孤獨。在對面牆上，蔓延着多寬又綠的潮濕的斑點，其中什麼人用大字母劃寫：

爬山過嶺，我們前進，悄悄啊！

兩位願索佛的綠林漢，

破布爛衣，沒考野心；

然後我們過夜，在姑娘的家裏，

大吃大喝，真是開心。

呵！

對這字「呵」，他思索很久，自問着對於兩個綠林漢的心境，它該有什麼意義……一聲快樂的還是殘暴的呼喊呢？他斷定這聲呼喊大概是表示忿怒，如同饑饉者一樣大喊的快事，的的確確，貪婪的咀嚼着……；他很容易的想這些。那位綠林漢應該是著名的好漢，刺客；又懶又快樂，而且必定謊言不到一絲一毫的恐懼。但是，另一方面，他猜想不出這該是怎樣的人，在門邊的一個角上發寫：「這里海留了奧列諾夫，爲着謀殺他的妻和亞里格夫，因爲他們私通的緣故。一八九七年一月我剖開了他們的肚子。」在底下畫着一句發聲的吼吼和一間三個窗戶的

草舍。在屋頂上，如同一堆亂糞的東西，大概是表示樹林或者從烟窗出來的烟。

在對面的角落，靠近窗戶，一片他澆了的泥塊使人想到他的皮被人剝掉的一隻野獸。門是粗厚的木料構造的，用鐵包住。一個整穿了木塊的深厚的正方形洞孔，在外邊加上一個金屬的小十字形封住。它沒有把這洞孔全面堵住而使這個縫隙——由走廊射來的光從這里偷偷進來——好像是一隻蝕蝕的眼睛，常常看守着。

這囚犯連囚室內最微末的部份都知道。然而他越知道就越覺得那里存在着他看不見而幾乎碰得到的什麼東西。這東西夜夜回來帶着恐怖填滿他的心，而夜夜它愈覺愈顯著些。它時常站在他的身後，甚至於他的背骨緊貼住牆壁時，它仍留在他的身後，不可抵禦的，勝利的把涼冰冰的寒氣吹入他的骨髓。你可以將它叫做一個怪物，無休無止的帶着邪念窺着他的心。突然，它會赤裸裸的曝露着它的一切醜態，把它那黏溼的爪子穿入了他的心，開始壓榨，壓榨……它是龐大的，沉重的，像淫浪里的溼泥似的灰綠，而散了一種發臭的粘液。這囚犯明啾的感覺到它，而他的全身不禁戰慄起來。他極其從窗上的鐵欄望出去，因為他不敢轉過來。他的眼睛感覺得刺痛，好似夜的黑暗已經來臨，碰觸到眼睛而漸漸的沉壓下來。他的腳腿疲乏的顫動起來，但是他不能從他佇立着的地點把自己扯開，為了害怕在轉身時會發現這個使他恐怖的「東西」。

這一切兒，在外邊，沉寂和黑暗淹沒成了一個單獨的集體。呀！大地上一切東西全被這道洪流窒住，一切東西全都死滅，而世界上沒有遺留一點東西，惟獨除了一個人，鎖在這間囚室裏，罪定了要永久的等待——最令人戰慄的感觸。

他還要等待永久的殘餘：年年，世世——而這一個宵夜將要無限的延長；再沒有任何白天，太陽永遠不再上升了！這「東西」常常在他身後那里，極其看守着，無聲無息的……

沉重的步履在窗後回響。這囚犯欣悅的蹦起來，但是，他立刻急促的退回來，一點不動的聆聽：

「立定！」一個深沉而滯鈍的口音發令；槍托着地的摩擦。衛兵迅速的低聲數着：

「十二個窗戶……兩座守望塔……」

「沒英，你說，如果你看見一個頭挨近窗戶移動，那用不着放槍。懂嗎？」

「我懂得。」

「解掉給他聽，副官。」

在沈靜中，每一個字很尖銳很清晰傳出來，宛若一閃火花在黑暗中炫耀。

「而如果你看見任何難從窗裏望出來，你不應該閉槍。你懂嗎？」

「全懂，副官。」

這樣回答着的一個人的語聲很慢很快很悲愴，而且你可以感覺到他的發音出來的字眼對於他是很生疏的；而另一個人的語聲却是低沉，粗魯而憤激的。

「但是，如果有人從窗戶鑽出來，而要這樣子或者那樣子的開始逃跑——好，你明白不明白呢？」

「全明白，副官。」

「那麼，你要馬上喊出來：『誰到那裏去？』一次，兩次到第三次，你就要朝空開槍，發出警報……但是，你也要朝那個逃避的人射擊。要不然你頂好將你的鎗，或者刺刀換他……如果那是更好的話。懂嗎？」

「全懂，副官。」

「那末，你聽，你去你來從這裏……到這裏，你看守這些窗戶。而你要該大大的留心，連一秒鐘都不許合上你的眼睛。」

「不，不，副官。」

「對啦，現在重說。在什麼情況下，你要射擊？」

「如果他向我走來……」

「如果他跳過籬來呢？」

長久的靜默。你聽得見有人困難的呼吸着，你也聽得見隆隆聲和不耐煩的徘徊聲。

「噫，你該死……」

「那末……你應該揍他……」

「如果你看見一個頭靠近窗戶呢？」

重又嘔吐。牀上的褥墊，有人嘔吐。

『噢，蓋貨！把你腦筋上的蜘蛛網揭掉罷。該死！』

『那麼，沒事。』

『幹麼沒事？沒事，大傻瓜！那麼你應該說：“把你的頭縮回去！”那些你全懂嗎？對啦，那好了。現在記住！閉步走！』

這囚犯又倚着窗，試要認出來帶着這種悽慘聲音的衛兵，是誰。但是，在獄牆和外邊高高斜坡之間的狹街是隱藏在黑暗裏。一個模糊的輪廓在那裏幾乎不覺地慢慢地轉來轉去。惟獨利刀有時轉在黑暗裏閃光，宛如一條魚在水中反映。

『把你的頭縮回去……』這兵士那畏怯的聲音響着。

這囚犯往後退了一步，猝然朝着門轉過去，向囚室裏的四周睇了一眼。然後他走近床鋪坐下來，向前側着，把身子靠在他的雙手上。他牢牢的盯視對面的牆。

一隻小小的老鼠從牆基背後面跳出來，在地板上輕輕的滾動，正如一團羊毛的球似的。敏捷的文雅的，牠跑來跑去，翻起牠那小小的鼻子嗅着空氣，牠那小小的耳朵顫動。追視着老鼠時，這囚犯總沒有停止諦聽他的心在不安的急促的悸動。

『如果現在是十點鐘，那麼還有六七個鐘頭等候到明天……』

想到這，身上的每一根刺痛就壓倒他了。苦楚的感覺是如此的銳厲，似乎他身上的每一條骨頭都被敲打過，他的肌肉都在撕裂，他的皮膚都在萎縮，漸漸的衰頹。

他讓他的頭更往下垂些，咬住牙齒，這樣子的一動不動，過了很長，很長的光。

『噯——噯——噯……噯……噯……噯……』

他突然一驚跳了起來。過一秒鐘，他以為那是從他的心中，不知不覺的洩露出了這悠長的悲哀的啼哭。但是，不，那是從窗外來的，那是在外邊什麼人低吟着。這聲音似乎聽不清，空渺地如同一絲長長的細絲透過鐵柵到囚室裏來。

『噯……噯……』這聲音在深夜裏低泣着呻吟着。

是為衛兵唱着。他靜聽，他的嘴脣微微抖動。這種顫動對於他的聽覺

是很不熟識的，如同一首遠方的歌。遠遠的離開這國家，別的地方，在古時代唱過的，遠遠的離開這所監獄和這個夜晚。它不是一種懸惑人心的調子，而唱歌的聲響也缺少迷力。但是，你可以說它叫做一株斷樹的毀滅。一株株哀鳴着的樹，臨着一座廢屋在一道有力的洪流的夕泥的波濤下，它那赤露了的樹根被水浪沖激着，盪漾着；大風雪之後破碎了的冰塊把樹枝一枝一枝的沖斷。這株孤樹樹根在深淵上，忽而忽後的擺動着，悲哀的呻吟着……而不久它將要一擊投入河裏去。

『那首歌的真正字眼是什麼呢？』這囚犯自問着。夢幻消散了，而歌聲繼續着，悅耳而低微的。

唱歌的不敢高聲些唱，他一定害怕什麼事情。這囚犯却愈加頹頹這歌聲。現在對他，它似乎是在他，在他的心中，那晚時是高聲的哀吟出他的痛苦，他的悲傷，他對於寂寞的恐懼，他對於將來的焦慮。

被這歌聲陶醉了，他無力的倒到床上，把臉孔埋在被單上。那僅僅在一個人的憶起他的慈母時，在一個人懷念她兒子被人奪去了的母親的心之善難時，在一個人願念到他失去了慈母的兒子的悲哀時，才會有像那樣的吟唱。

無淚的無聲的，一陣暴發的啞啞感動他的全身。在床上伸展着肢體，他以另一個人吟唱着的生疏的面調發出他苦難的呼聲。

『母親……我的母親……我沒有做過什麼事……我是無罪的！他們逮了我而且把我關在這裏……母親，發發我啊！我害怕，母親……我的母親……』

而今他央求他們，他們俯位。她，他的母親，珍愛他；她滿臉沾着淚泊，而他清楚地看見她眼中的急恨。他，他的父親，憔悴而衰弱，無力的安慰他的母親，因為他的心漸漸衰弱起來，被對於等伺着他孩子的命運之恐懼和憂愁所扯碎了。

在黑暗中，父母的憂盼是熱情的，他們環視，他們祈望，他們的怒火逐漸熾旺而後逐漸熄滅……這歌聲如同這對老人對他兒子悲哀的問聲。

他從床上跳下來，向門推過去，用他那緊握的拳頭開始在門上猛擊，喊叫痛哭着：

『開起來！放走我罷！……我再也不能忍受了！……發發慈悲吧，

「開開」旁觀！」

在鐵柵上出現一個有濃煙的槍孔，當一個嘎啞的聲響開始斥時，那聲響抖動着：

「噯？你又亂吵亂鬧，是嗎？別吵，別吵……那是不可行的。况且你是一個有些知識和教育的孩子，你應當懂得。不准喧嘩……」

「聽我說，我請求你。我的母親，你要知道！我有一個母親……到那裏去告訴他們……讓我走罷！我要回去……」

「天哪！夜裏不准喧嘩！你幹麼不懂得這？人家在睡覺——一切都睡着。而你要破壞，打擾了靜。那是不許的。」

「但是聽着，我求你。」

「這樣，他們要把你放到地牢去的。」

「但是，請告訴他們。」

「那是毫無用處的，這不是頭一次了。你曉得他們已經回答過好幾次：『不准聽他。』因此我恰好現在要求你不要再吵鬧好了。這裏不准喧嘩。」

「聽不見了。」

「聽！」囚犯又低聲說，裏裏的把他臉頰貼着鐵柵，爲的要看一看脚步正在走去的方向。

他聽到作爲一個答覆的一切就是靴子踏在石版上的勻穩的響聲。

「聽！回來！」這囚犯低聲說，「回來，我求你……靠近門默住，這樣我能夠看見你……」

一切靜了。你再聽不到從窗外傳進的悽慘的歌聲。

一脚踏在地板上，當囚犯把他的頭貼着門，他的手指纏住緊厚的把手。他的前額貼着鐵柵的門架，而金屬的響聲傳遞了他的全身使他戰抖起來。

現在經過這一陣爆發，他感覺到一條巨大的酸毒在他心中瀉裂而一種刺奪他最後的體力的濃濁的膠似的毒素注入了他的血脈。

但是，現在有一聲新的騾駱突然發生。這聲音是在右邊的牆後面響着。

在隔間的囚牢中什麼人焦燥的走來走去，好似一頭籠中的野獸，他的爪在地板上爬行着，而脚步的響聲甚至於好似一頭怒鹿的嗚喘。這囚犯站起

來，他的臉孔，倉白到沒有顏色，他的眼睛閃射着莫大的痛苦，搖搖欲跌的，他走近靠床的棹子。棹上有一壺水和一個盛着昨天醫生開的藥湯以來的水瓶，瓶中還有許多。這位青年用他那顫跳的手指攪起這個小瓶然後又把它放下來。他沉倒床上去。現在他覺得空虛，而頃刻以前的瘋狂對於他彷彿已經是那麼久遠的了，雖然離他的頭頂在門上打得一塊青一塊黑的時刻剛剛過去了幾分鐘。

忿恨又籠罩他的靈魂和靈魂，似乎他的生命漸漸從中溶化了。

門上的那盞燈照明了床，床和分隔着門與窗之間的全部。床的對面，靠近牆壁，在各個角落裏圍着黑暗，它使輪廓在牆上的溼潤的斑點顯着活生動的，彷彿都在活動。在白天，這些斑點僅僅像……；而在黑夜，它們似乎圍着它們時，它們就召喚了人的面孔，或許是曾經監禁在這囚牢裏的所有那些人們的面孔。

那是可能的。一個人不斷的在四面牆壁中禁了長久的時間，這就浸透了他的嗅覺；所以，它爲什麼不會也浸透他的思想呢？而爲什麼不能反映他的靈魂呢？

人的靈魂是易於蒸發的東西。對一位自由的人，靈魂是向生活各方面發展的。在監獄裏，錯覺會吸收拘禁起來的人的靈魂。必然的，在泥墻上的這些黑斑只什麼不是反映着兩個顧索佛的綠林漢和拘禁在這裏的許多其他人們的靈魂呢？

這些斑點本身沒有什麼可怕的東西，雖然它們能夠以靜靜的「生命活動起來，他們在那裏移動着，改變着形狀。假使他們能說，能低聲說，不很明晰的，人的話語……但是在它們周圍的黑暗是多麼嚇人！那也是生動的，同時是驚天不出的虛偽的！在黑暗中潛隱着一種威力，凌駕着人類靈魂的殘酷的痛力。人山空氣吸了它，它飄浮一般飛入靈魂而毫無阻礙……

它慢慢摘掉。它吸收人的思想，而人的全部存在便在其中沖淡起來。雖然沒有一點看得見的固定的形狀，它會隨時突然展開一種向來沒有見過的不能預見的可怕東西。

這囚犯的眼睛沒有從牆上的斑點離開，他向棹子伸出他的手，按着它

找到水壺，就用一種粗暴的姿勢把壺中的水往牆上倒乾。水在被沖出時發着逃脫的騾駱，宛如什麼人吃了一驚怒沖沖的一聲跑開了。

他退回來，向前伸着手臂，好像要爲自己抵禦一種襲擊似的。水流過了牆，淹沒着這些斑點，一滴一滴的輕輕洩到地板。

「上帝啊……我想……我相信我要變成……」

他不敢唸出那令人畏葸的字。

他那精疲力竭的手臂已經抽打壞了，無力的放在他的膝蓋上。在恐懼的掌握中，他的頭腦，激烈地憤憤着各種無形的意象。他坐在床上，忽前忽後，時左時右地搖擺着他的身子，但是他的眼睛似乎是釘牢在黑暗上。他覺得他的整個身體在沉溺，被無底的深淵吞滅了，正慢慢地往下墜，而且沒有一點東西能叫他停一下。

「上帝，」他的嘴骨不停的蠕動。

但是，良心突然一躍又佔了優勢。一種銳敏，刺心的恥辱之感把他攔住，什麼人在他內在的良心裏對他低聲說：

「像這樣的死去是一種罪惡，一種恥辱，恥辱啊！死是並不如恐懼的苦楚更可怕更可憎的。」

他又起來，望望褲子，用一只戰兢兢的手握住了這一小瓶以太；但是瓶子從他的手指中滑下去，在水盆上摔碎了，宛如一聲尖銳的銳利的銳利的敲着。以太的氣味充滿囚室裏。

這個人向水盆俯下去，狂暴的揮玻璃的碎片。他望一望拘在手裏的這些碎片，他的呼吸窒息起來，他的頭肢轉了，而一種不知名的力量壓閉住他的眼睛。這痛楚增加了他的恐懼，而對他似乎那看不見的有力的臂膀漸漸環繞着他。他的全身戰慄起來，他從褲子轉回來，向門走去。冰一般的什麼東西追逐着他，正對他的面孔吹噴着。

「不，不……」他重覆的說，固着瘋狂的神色。

忽然，把他的手舉到嘴邊，他把捧在掌中的碎片發碎的叫起來，用他的牙齒開始咀嚼。玻璃碎片刺破他的齒齦，他的嘴脣，他的舌頭。他的臉孔立刻疼痛得收縮起來，他的口里充滿溫暖的鹹性的滋味，他向前傾着頭，把一切東西統統吐出來……血和碎玻璃。他覺得這些東西是從兩脣，相遇的地方徐瀉出來。他閉緊的望着燃燒了他眼睛的眼淚，傷心的眼淚，

在地板上所構成的可怕的圖案，因爲他實感到他是絕對的無望。

「我不能……我不能……」在他腦袋裏嗡嗡地發着，「我不能死——上帝助我吧！」

在他口裏溫暖的鹹性的血之滋味和凝着他的心的極端悲哀之滋味混合起來了。

但是，突然他的良心憶起什麼東西。

那女郎，那用水淹溼了自己的青年女英雄呵……這一次他滿心的搖擺起來，帶着沉重的狂喜向黑暗搖動。他突然覺得好似他已經重生，他的整個身體和姿勢重又獲得一個新的鎮定。

一抹愉悅的微笑在他全部臉孔上展開，不慌不忙的，他走近褲子，既然他還是不止的嘔吐着玻璃片和血泊。他拿起淋漓以太的水盆，把腳蹣正靠着門放下，而後披上褲子，不多久，把水盆裏的存着在他頭上一滴一滴瀝下來。然後，他細心的取下囚室的燈，猛的一敲搗開了玻璃罩，它無聲的落到床上。從鏡子上很快樂的跳下來，在囚室的中間站著，面對着牆上的斑點，面對着黑暗他用低低的聲音說道：

「饒恕我吧……」然後把這盞燈恰恰舉到頭頂，就用更強大更鎮定的聲音說，「他們會饒恕的！」

火如同從天上降到的降到了他的頭上，轉瞬間，就完全全包围了他。這個人火焰中躊躇一忽，但是後來用他的臂膀敲擊着空氣，發出一聲勝利吶喊。藍色的火舌四方八面圍着他，蛇草一般閃爍着他。這囚室如同在白晝一樣的光明——那時牆上的每個斑點全都欣悅的動起來。

在外邊門上的鐵柵，讓路了……

但是，當人們鑽進這開囚室時，地上再沒有什麼東西，除了一堆黑色的燒焦了的集體，很類似一個人的形體——雖然它仍舊模稜的，微弱的搏動，呻吟。

一團團稀淡的煙盤旋地升騰到天花板，那裏聚集着一層巨大蠟卷形的濃密的副住氣的煙霧；後來煙霧過窗子從啞戩裏透散出來，宛若它不願把這種罪惡或者這個性積在窗尤之前隱蔽起來。

(完)

三個人的陣地

雷加

北游擊隊在這個村子里已經住了一個星期；但是他們還要住下去，絲毫沒有移住的樣子。他們正在忙着完成一項特殊的任務，這特殊的任務，除了隊長，別人不大知曉。祇見每天派出大批便衣偵探，並且這些便衣偵探在規定的任務之內，也都嚴格地保守着這部分的秘密。

但是在他們周圍還進行着連隊長也不知道的另外一件事：這時是二人也派了一批漢奸偵探盯住了他們的梢。他們是向北偵探另外一個軍部隊為目的，而北漢奸偵探是由南而來，其以定北游擊隊為目標，他們要出其不意的來襲擊敵人，却不知另外一部人的襲擊，不但更其突然，而且已經來臨了。

今天是休息的日子，這是在最近出動之前的必要的休息。休養中的睡覺和閒談天使戰鬥的神經一下鬆懈了。如同把一根皮絨浸在了水里。村南頭有個步哨，這如果算是這個部隊的眼睛，也祇能說是一隻近視眼。牠的視線距離僅三百米，再遠就是一片田禾所形成的不能透視的立方體。他吞沒了一切溝壑，矮樹叢和坎地，也隱蔽着已經展開進行的隊形開始接近來的敵人。

軍的斥候接近了高粱田的邊緣，匍匐在高粱根下茂盛生着的肥大的大豆葉子底下，像一隻機密的鬼似的閃着眼睛，越過了縱橫着村道和場園的草地，向村南屋頂搜索着。

今天的步哨是四班吳世基，他是我們所常遇到的一把式匠一里的一個。矮個子，寬肩膀，一個臉

出的胸脯和後以的下頰；不過，他有一個心術複雜的寬下巴和一雙緊定的小眼睛，而且他那蒼黑的面孔，常常在激動的時候連耳根也紅起來。和他一塊的另外那個傢伙，却是個不成堆的諷刺的農夫的本。吳世基暗中擊起了耳朵審察着這吳世基經常的空氣，便拍了一下正吸着煙管的孫有說：

「有什麼事，可別忘了跑回去報告，我看這路數有點不穩。」

一個村民赤着腳在一聲槍聲後面跑進了村子。他的臉蒼白了，嘆息着一種不吉祥的而誰也聽不懂的字句，由吳世基耳旁掠過，鑽進那些聽了他的叫便驚惶出走的村民中間跑去了。這時孫有長也就跟着吳世基的吩咐顯着急促的步子跑回了隊部。

緊密的松樹由南向北飛着，蓋過了整個村子，全村像是浴在災害的電閃中間。

吳世基隱藏在牆角里，他的指彈已填滿了五顆子彈。敵人因為始終沒有得到還擊，他們在一挺輕機槍的掩護之下在坦蕩的草地上躍進了。這像是一羣蜂在比賽揮舞，一躍一躍地。他們衝進青草堆裏掩護的時候，也像蜂蟻似的不易發現。但吳世基精準了正中閃突出的那個，藉着他往前一跳的當兒，一槍打去，翻落在草堆里滾下了。

隨進的敵人停止了。吳世基退出了子彈壳，一股砲彈噴在他那紅腫的臉上。但敵人的輕機槍已架在中在這一點上射擊了，把土牆打得「啾啾」直響，黃土飛着，那一排敵人在槍聲里又向前躍進了。

忽然有人衝進了一處四外空曠，無人自的茅舍後面，然後從那裏慢慢地，單個地來接近村西頭毗連着一個場園的房屋。吳世基在民兵各個前進的中間，估量着他所佔據的村口與這個房屋之間的距離，以及在這個距離中間的利于敵人前進的地形地物，他決心再射擊中間的一個改變換位。

他的「神槍手」的射擊，便連一列民兵像觸膝斬斷的電似的，一部分停留在房屋的側壁，一部分埋伏在茅舍的周圍，不敢前進了。

吳世基拖起槍轉身聽開了。南北的村道上，飄浮着山村口穿風進來的輕機槍的潮密的子彈。他覺得這子彈像一張網似的蓋住了他，老是緊貼着他的腿下的聲音落在前面，像是有毫無意識地戲弄着他的。村民們已經往東拐過拐角地去了，在西北頭還能聽得見一批最後的人由那裏退去，所以在他頭着的路上是空空的。他望着兩旁的牆角和糞堆，現在他必幫復快地再找一個掩蔽物才行。

在十字路的左側，正在拐角處隱蔽着一個用黃粘土做成的餽灶。這是村民專在日晷雪白着用的；過了集日，他就把鐵鍋搬回家去，壓在這里的餽灶張着大咀給小孩子捉迷藏玩，有時下午也有老頭子坐在灶沿上聊天。

吳世基一下跳進去了，從前他從沒想到這東西會有這麼大的用途。一個身子高的一個坑，四週是黃粘土做成的不易穿破的圍壁，同時在灶口圍着的那口鐵鍋頭，若是對着敵人把他並列在灶沿上，就

野火

駱方

離那邊！那在山頂上海浪般向上捲的火烟！
還有那濤平地上潮水般滾過去的！

瞧那高高地沖入黑暗的紅烟！

一切荆棘叢林全被掃蕩，

（送命吧！

你們吃人的虎狼！）

一切害虫毒虫都要毀滅！

瞧哪！

他在兇暴的北風中怒吼着，

他在濃霧的樹林裏跳躍着，

他，沖破了無限深廣的黑暗笑着，

彷彿一面紅色的大旗

驕揚在馬背上

疾馳……

火星在風中飛舞，草木爆裂的聲拍，
火烟猛烈地撲擊光禿的樹林。

靠着火光進、黑暗的照明，

我們，一羣衣衫襤褸的青年兵人，

呼喊著，奔跑着，拿着火把

放火！把枯乾的野草處處點着——

不管脚底上流血，

不管汗水滿臉，

我們要放火燒光這片山野！

我們，我們這一代，
生來就喜歡火燭，

這因為我們是五月的太陽的兒女，

又搗成了一座很體面的切合實用的護身的胸甲了。

他假假屁股，用背靠着後面，然後把槍口和他

的右眼從兩塊磚頭中間的隙孔那兒伸出去，於是他的頭整個的被磚頭遮掩住了。若是敵人會發現這里有一個不意給以射擊的人在，一定會以為這是最最新式的坦克車吧！

「媽媽的！」他滿意地想：「若是能走就更體面啦！」

他扣住扳機，張望着村口那塊井口般大小的天地。輕機槍的射擊已經停止了，下斜的太陽在那里靜靜的燒着。這種沉寂便吳世基以為敵人退下去了；但當他想到這時面對着敵人的祇有他一個的時候，他就更加仔細地準備好了他的子彈，抱定了能打死多少就打死多少，能支持多久就支持多久的心。

一聲步槍由南面響到北頭。一個敵鋼盔的鬼子在村口出現了，在他身後跟着一羣夾着槍閃着刺刀的隊兵。那個敵鋼盔的把戰刀一甩，他們像踏進一座死城似的伏着身子前進了。

吳世基心里罵着：「日你奶奶！」一咬牙，板了機紐，這樣子彈正打在敵鋼盔的左胸上。他把戰刀扔在天上，兩手握着劍口倒下了。後面的隊兵呆呆地站住，一個類似班長模樣的隊兵向前跑進了兩步，踏着一段牆壁，向吳世基這個方向望來。他沒有望到什麼。村外吵吵嚷嚷的腳步聲使他仍然相信村里再沒有什麼人了，他更沒有想到會祇有一個向他抵抗，而且是躲在豬灶里。

這班長尊視着自己的估計，扭轉頭喊着前進；但另一顆子彈正射穿了他那向左扭轉的右眼，不，也許是由右而左地射穿了他的喉嚨。他倒在身後一

個兵士身上，於是連拖帶帶地退出了村口。

吳世基像深山裏駛了行人的駝子似的，帶着急燥的狂歡一個箭步山崗灶里跳出來，拐個彎向右跑去了。那是直奔東口的村道，兩條車轍在他身旁向後滑去，他像在賽百米。他衝出了村口之後，遠遠地望見了落在後面的村婦們，一面回頭回顧地，一面大膽着，敲着孩子們的頭向前一個村子跟蹤地奔去。但是他沒有望見一個穿軍衣的，他想最後一隊伍是應該向這個方向撤退的。

他想喊一個人；但有大個頭在他前面一閃又不见了。他衝着有兩顆柏樹的坎地跑去。那里，他想也許有人；不然，他有了這般好地勢也可再支持一陣的。

他走近了坎頭，回頭望着村子，那里沒有槍聲；但升騰着像海嘯一般的喧談。這時，在他背後由一株柏樹後面響起了一聲喝問：

「孫子！」
他機敏地連槍帶手向天空舉起。他的小眼睛向上一翻，又向右後方說視着。他最驚奇的是這聲音有點耳熟。

他覺得那個人在他身後後地跳過來，於是翻身一躍，那個人就摔開了尺尺，接着他抽起槍子打去；但一腔激動的叫由另一個坎後響起，他聽準了這聲音是班裏的小秦，那個公雞嗓子像個寬窄不齊的帶了似的人。他收了手，定定神，才對着四個朝天

天的響天罵着：

「媽媽的，這是開什麼玩笑！」

「哦！原來是你呀！我……我們正是來迎接你的。」

「大爺那兒！我們地上的塊頭，
一個個又白又嫩給我們的土地
才做肥料。」

「你是『先生』！
是不是在說我們性質魯莽？
那願不願你的便！」

「我們，我們這一代，
生來就不知道休息，
一刻不停的行動和進取！」是我們的格言，
也沒有『點兒什麼恐懼或憂鬱。』
（你，老先生！
是不是在說我們性急魯莽？
那願不願你的便！」）

「燒呀！」
「燒呀！」
「燒呀！」

「不管脚底上流血，
不管汗水滿臉。
我們要放火燒九這片山野！
我們要放火燒光這片山野！

我們高呼的聲浪震撼無限深廣的黑暗，
幾何在森林中的虎狼心為胆跳：
「滾你的蛋！滾到賣國賊！」
「驅逐日本強盜出中國！」
「創造三民主義的新中國！」

——紀念「五四」二十年——

「胃大剛笑着吐，把所有的牙齒都露出來如野
觀地解着。」

「我不是我是誰？哼，你想送我的命，你的命
差不多送在我的手裏呢！」

「不不，我同你說，真是隊長叫我們來接你的
，知道你一個人和鬼子打，我們才退得出來，隊長
特地……」

「接我？為什麼要冷不防地……」

「哪裏了！胃大剛由地上爬起來，拍着屁股說
：『你還看不是你自已，你簡直像個鬼，你滿臉黑
灰，誰曉得你不是日本鬼子？』
他往臉上抹了一把，看看，一手灰。
胃大剛又說：『越來越多，你先看看你的手吧
！』

他看看左手，右手，前胸，褲子，全是煙灶里
的黑灰。他冷冷地笑了一聲，向前走去。這時那個
公媽啞子又喊：

「快躲躲吧！不然叫鬼，看見可麻煩啦！」
小秦由帽沿底下露出雙眼來望着吳世基的寬
臉；然而却向胃大剛道：

「隊長是個吳說接到了吳說問去嗎？我看日
們回去吧，這里孤孤單單的，有什麼用處！」
吳世基眨了他一眼，不願意看他那四肢爭起來
攪住一桿槍動也不敢動的樣子，轉過來向着胃大剛

：「隊長在哪里？」

「誰曉得現在在哪里！」

「那末隊伍呢？」

「隊伍全在後面樹林里佈置開了，隊長叫他們
掩護這些老百姓退下去，隊長也派人到二十三大隊

送信去呀，他們趕快來增援。」

吳世基擠在小秦身旁臥下了，胃大剛也伸腿望
了一眼，朝着吳世基巴搭着大腿皮站着。吳世基問
他：

「為什麼不臥下來呀？就在這兒守着吧，
勢還不錯，媽媽的，剛才我就打死了一個
他說着開始檢查他的槍和手錶，回頭他
着：

「看準了前面，鬼子若是沖出來，咱們就把他
打回去，不這樣不行，不這樣老百姓就要遭殃啦！」

小秦向上抬頭望了一眼，滿臉地喊着：「哎呀
！什麼事大謊小怪的？」吳世基也抬起頭來問

：「哼！小秦縮得更小了，胆快地問：『這
回鬼子敢情可不少吧？』
吳世基沒好氣地回答他：『鬼子的腳趾頭也沒
有我們的人多。』

胃大剛一直在監視着前方，他的槍架在坡頂上
，對準了村口。小秦唏噓着，像是穿過柏樹的風聲

。鬼子果然衝出來了，他們間隔了五尺的程才向
前推進，這回又把右翼對準了坡頂，半鋪地帶開來
前衝着。零星的槍聲向着老百姓的隊伍射去。小秦
在狂喊：

「看！衝到這里來了！」他急轉着頭向後，望
說：「咱們還是與吧，三個人哪行？……」

吳世基壓上了一排子彈，想把單人的觀望山老
百姓的身上引到這里來，命令着左右兩個人：

戰鬥與勞動

林 山

我們是不可戰勝的種族！

從沒有什麼疲勞，

從沒有什麼恐怖，

我們熱愛戰鬥，

也熱愛勞動。

在戰場上，

我們肉搏，沖鋒；

在原野上，

我們把鋤頭揮動。

百戰的胸膛

血戰斑斑；

粗硬的臂膀

是精練的純鋼。

數十萬個

保衛着神聖的疆土；

勞動英雄的巨手

創造了新的宇宙。

戰鬥呀勞動！

勞動呀戰鬥！

永遠不疲勞，

永遠不恐怖，

我們是不可戰勝的種族！

「描準了前面的大個打！」
曹大剛放了一槍；小秦還是一動不動，反而愈

罵着：

「咱們一共三個人，你還放槍，你不是找死嗎？你們不走，我可要走啦！」

曹大剛失去了平靜，也跟着說：「走也好，混在隊伍里短粗個子。」

「日你奶奶！」吳世基罵着小秦的肩胛就是一

拳：「你不放槍，我就給斃了你！曹大剛，你怎麼也動搖啦？這時候正是要勁的時候，說什麼也得站住腳，光顧漢子也得充一陣才行！」

吳世基冒着汗，斜着右翼第一個敵人，接了火

；但這時那人把左翼像扇了似的滑過來，對着攻地

取，包圍形勢。吳世基在心裏想恨着；事情很明顯

，因為他側動搖，因為他備不及時射擊，使敵人佔

了進一的優勢，沒有在兩人措手不及的時候，打死

那個把他們嚇回去。

那人已經到了更張開喉嚨哇哇喊着衝進肉

搏的距離了。圓帽歪一頭一頭的像青蛙似地向這里

跳來。吳世基突然站了起來，一口氣充滿了胸膛，

肚子裏燃起了一把烈火，他的擊掃了黑灰的臉像年

久的墓前的石人似的出現在太陽光下，他張開大咀

隨着擺動着的手臂喊：

「第四連向——」

又把頭面向右一掃喊：

「第五連向——衝哇！衝哇！衝哇！」

他的寬宏亮亮的聲音，像衝鋒鎗一般地吹起。他的左右兩翼動了，驚奇地跟着站起來。柏樹震動了，葉子瑟瑟地響着。攻前草震動了，忽忽地地響着。

先是接近攻前的右翼，有一個敵人轉身竄去；以後，四個，三個，他們拖着槍，低着腰，撞擠着，顛簸着。吳世基擲了一枚手榴彈過去，整個潰退了。

吳世基夢中似的默望着。他抹了一把汗，喘息着說：

「他們真的退啦？一嚇就嚇退啦！媽媽的，方才他們衝的時候，少打死了幾個，真是便宜了他們！」

曹大剛張着大咀，望着吳世基的臉說：

「老吳，你真有本事！他們真怕氣，怎麼你一喊，他們就退啦呢？」

「我有口萬里兵哪；他們那里一定有偽軍，偽軍還有不懂我的話的嗎？我一喊四連，五連，嘍囉——」

小秦也打起精神來了，仰着脖子喊：

「我牙有一支輕機槍也就不怕了！」

吳世基笑着問他：

「你心跳得不像一支輕機槍嗎？同志！拿出腿子來準備鬼了第二次的衝吧！腿子是最要緊的！」

被炸燬的街市

周而復

綠綠的野草在紅紅的城野上伸出頭來，給高
原的乾燥的微風吹得簌簌地擺來擺去，一望無邊，
只是盡頭為一座座山風似的山丘擋住了。最近公路
的山脚底下，那兒是一片野塚，一個個饅頭一樣的
。不時有一陣鳥兒閃着夕陽的餘輝寂寞地飛下來，
東張張，西望望，只有一兩個過路人走去，旋即又
寂寞地鼓翅飛無聲地投入藍湛湛的高空去。野塚
中有一座新墳，結實的泥土上長着疏疏朗朗的綠草
，墓前插着一塊長長的木牌，那上面寫着：

雲南鹽津人
長 征 英 雄 徐 國 斌 同 志 之 墓
民國二十七年十一月×日公安局立

李貴才，面孔黧黑，左頰上有一塊稍傷的疤痕
，穿一身黑制服，那塊三角形白底寫着「邊警」
兩個藍字的臂 臟地閃着。他試試地呆在新墳的
前面，哀傷地詢集地上的那白色的野花，虔誠地堆
到墳頭上去，凝凝凝望着；然後試試地走去，映在
草地上的影子越走越長了。

嘉嶺山和清涼山站在延安城的東南角上，像兩
個巨人，俯視着玩具似的房屋和遼闊的街道。一條
新鋪成的白石馬路由南門向北面跑去，在鼓樓那兒
停下來了，騰架着二三十個工人在鋪路，叮叮的鑿
石聲浮瀉在整潔的街市上。路兩邊門面漆着翠藍色
的市房，上面鋪着黑色的瓦，屋檐下一律地掛着一

塊長方形藍底白字的招牌；店裏擁擠着年青的顧客
，和瀟瀟地做着交易……
溫情的陽光照在平靜的街市上。白石的馬路上
映着憧憧的人影，愉快閃閃過去又愉快閃閃過來。
人底臉上發着喜悅的光彩，身上灰色的棉軍服給陽
光晒得感覺有點沉重了。一些人的皮帶上，扣着一
個兼做吃飯用的洋磁茶缸在陽光下一閃一閃的，領
章是大紅的底亮着兩個金黃的字：「抗大」，他們
精神抖擻地走着，親切地和遇到的同學打着招呼！

站在南十字路戒哨上的徐國斌，他在自己崗位
的附近巡邏着，約換十數分鐘後，把扣在肩上的槍
放下，用右手握着，以稍息的姿勢站下來了。他入
神地注目着從東門進來的和由城裏向東門走去的抗
大學生，在高聳的蒼老的石牌坊下面穿棧棧地走着
；藍藍地凝望着他們底領章，和胸前掛着的有一顆
紅星的符號；遙遠的城封的記憶在腦際閃着；元了

——一九三四年他在雲南的一個小小的山城裏
參加了紅軍長征，那時候才十九歲；不久便在雲南
的一個山麓下光榮地掛了彩，傷處並不是要害的地
方，摸摸身上的麻土，又向前走了。第二次在貴州
受傷，那是因為李貴才在火線上，掛了彩，那時候
砲火像生了眼睛一樣的釘着隊伍準確地射擊，同志
們都四散逃去了。他和李貴才落在後面，跑着跑着
，李貴才忽然倒下去了，子彈在頭頂上忽忽地飛，
他不顧一切地彎下腰去把李貴才背起來，沒命地跑

。如果不是虧他，用小鬼們的說法李貴才是早已「
一聲不響沒氣哪！」可是他自己的感上却留下了一個
疤痕。傷好的時候，他被送到慶陽去，上紅軍大學
第三科步兵學校了。六個月畢業後就到保衛營工作
，保衛營改為公安局的時候，他就當了警察。
「抗大不是紅大改的嗎？」他心里這麼想地
想着，感覺得每一個抗大的同學忽然都和自己很親
近似的。他黑烏烏的臉上旋即浮出些絲微笑，換一
下步子，仍然以稍息的姿勢站着。

西面的一家小洋貨舖子裏突然圍着，層人，聲
音嘈雜地，徐國斌背上釘走了過去。人堆里一
個老漢捧着一塊紅絲光布，乾癆的嘴里發出顫慄的
聲音：
「我不要嗎……」
店裏的掌櫃漲紅了脖子搖着手：
「剪下了嗎，老漢，你不要，我賣給那個哩

……」
老漢見他走進去，臉漲紅湊過來：
「同志，你說，這一塊布不夠做一條褲子，我
買了做啥哩……」
原來老漢昨天買了紅絲光布回去，一量却不夠
褲料做一條褲子，自己買少了。今天來要退，而
掌櫃不肯。終於給徐國斌排解開了：
「同志，」他對掌櫃的說，「你這塊布也好賣
給別人啊，從重給他，叫他添你的錢就是了……」

「趕快跑起來，不要走了！」他以下前來。
「同志，幹！笑着找媽睡，」一個個人指着懷里的錢，快生地說，「談我回去後給他媽去……」
「前面」到來了，同志，「他仰起頭來看看天，上沒有飛機的影了，焦灼地說。
「現在不許走，同志，有危險！」
南面的火不可遏止地還在刺刺地燃燒着，一股人體和木器燒焦了的混合的不可名狀的臭味，刺鼻地吐出來，刺刺地窒息住了人民呼吸。
北面最近飛機的炮火小舖子中透出半個身子來，偷偷地觀察着，有的則大膽地走到街中心來眺望了。

「這大人都不，這危險！」
徐國斌坐在車上喘着。若這險來向北面叫道：
「不，動，快跑進去，還沒危險報哩，快進去。」
那些人頭怯地縮進去了。
「唉，去吧，同志，」那個人又說道。
徐國斌站在南十字口，對他搖搖手！
「你最好能加一家去吧，飛機又來了！」
他指着天上。

金馬的箭筒的聲音又可怕地散佈在空中了，空氣也給震動了，震了。無畏的天空上又出現了那七架飛機，俯衝着的迅速飛來，後面跟着死亡。
「快躲下，套牆……快……」
當一團亂底還沒有說完的時候，燒着日徽的敵機已飛到上空了。他機槍地伏在地上，一動也不動，飛彈在上空發酸地打着炸彈：
「……嗚……嗚……嗚……嗚……」

炸彈在白石馬路上爆炸開來，像是火山的爆發，城裏四處激起一戰戰的煙塵，灰土，火烟，飛騰起不盡的因狂的火焰，吐着貪婪的舌頭，帆帆地飄向灰塵的天空去。烟火下刺刺地響着，一排房子從地上拔起，木頭布片在灰塵中飛舞着，人肉在灰塵中飛舞着；馬路上留下了一個個一個個錐形的大窟窿……

高利滾滾來得及膝下，一塊鋒利的錐形的彈片從後面飛來，把他底頭髮敲去了一半，乳白色的腦漿滴在地板上，而他全是流血，汗滴全。
他底一隻左膀子則跌到路口的石牌坊上，滑着一滴滴的鮮血，寫了白石的馬路，染得紅殷殷的了。那個孩子却還坐在灰塵中，哇哇地哭着。他底父親氣在那兒却靜靜地永不言語了，也不能用手掩住他底嘴了。

徐國斌伏在地上給炸彈的巨大震得有點眩暈了。敵機稍稍過去時，他懷疑地摸摸自己底面孔，全是灰沙；又側過身來望望牆是什物和灰塵的構造，南面的火還在極極地燃燒着……這些使他相信已依然活着，他爬起來，按緊了槍柄不讓它發出些微聲響，弓着背，預備走向崗位的防空壕裏去。剛移動了兩步便被孩子底哭泣吸引住了。他掉過頭去，發覺高利滾已「完哪」，而那個孩子却在他身旁舞手舞腳地動着。

沉重的金馬的箭筒的聲響在空中震動着，敵機還在西山頂上盤旋着。
「……嗚……嗚……嗚……嗚……」
他悄悄他退了回去，敏捷地跑起來。那孩子一

點也沒有受傷，一股喜悅的激流湧上他底心裏：

「孩子真的活着呢！」

他試着轉轉地彎着背向防空壕走去。他這着孩子還沒有走上防空壕的當兒，一團機從城西北飛來，如下最後一個炸彈，又一聲巨響爆炸開來；閃光的鋒利的彈片迅捷地弧線形地向四圍射去，像一把一把的匕首；徐國斌底股上中了一塊板形的彈片，旋即倒在崗位的防空壕上面，腰肢炸開了一個窟窿；血小孔的，一個細細的腸子露在外面，紅白紅的發光了。

他痛苦地蜷着身一伏在地上，手彈帶已經炸斷了，右手還緊握着槍柄，昏昏沉沉地咳嗽着，而孔的肌肉時不時善痛地一發一發，而且慢慢地了。失去光芒的眼睛迷惘地掃着，像是在尋找他生命救下來的個孩子，又像是沉入深思中在回憶剛逝去的那一剎那；可是他什麼思念也沒有，腰際的痛痛吸引了他底思念只是呻吟着：

那個孩子給他在三尺以外的牆腳下，灰塵和徐國斌底鮮血震動了他一身，靜靜地躺在那里，剛才的震動使他有點昏迷了，一聲不響。頭上那一根扎着紅頭繩的小辮子還像紅繩都鬆鬆地微翻着。過了好一會，彷彿發現自己已是一個被遺棄的孤兒了，不勝傷感地哇哇哭起來了，可是沒一個人聽見。不知從那兒走出一條黃狗來，經過他身邊，用舌頭嗅了一嗅他躺到他身上的徐國斌底血跡，然後便搖着尾巴自己走了。

藍色的劑，灰色的土，和着通紅的火交織成一片迷茫茫的巨網籠罩了小小的殘城。
箭筒的機聲漸漸遠去，消泯在城東南的雲霧里

了。

許久許久，死去！的城市復活了。

街上騾動着穿黑色制服的「邊警」和一些人，他們在救火，在搶救死傷的難民。慢慢人多了起來，在觀衆中擠着鼻子，呆着驚慌的腳步匆匆地走去，跳動着的心懸念着自己家宅和親人；無聲的憎恨，酸酸地在眼霧里流着——仇恨的種子播種在被炸燬的廢墟上！

李貴才和着局子裏的一個勤務員，抬了一塊長長的木板到南十字的右牌坊下面放了下來。他們兩個人走到整成哨上去。李貴才憤懣地睜着徐國斌，頓時想起那才在官報被他救下來時的情形；這次他腿上一個大窟窿不斷地流着血，不禁使他一怔，一陣寒冷地攪過他底心頭。勤務員壓下去，按按他底胸脯，忽然跳起來起：

「還有那，李同志。」

「啊！」李貴才驚喜地望着他，「快點把他抬到總區醫院去吧。」

「唔。」

勤務員把他肩上加套帶解下來。他底腿地抽搐了一下：

「啊。」發出那樣輕微的呼吸。他底眼睛苦痛地睜視了一下。

「徐國斌！徐國斌！」李貴才彎下腰去高聲叫，他，一面把木板放在他底身旁，預備把他放上去。他不自主地搖搖頭：

「不要捨，不要……不要緊……」

「我們送你到總區醫院去治去……」

他們兩個人輕輕腳心地把地他抬起來，快移到板上去的時候，他底身子抽搐地一抖，血像水一樣地腫滿了黃色的厚木板上，腫上了李貴才底黑制服上。同時沒有血色的臉上，蹙着眉頭說：

「不……痛……很痛……」

「醫一醫就好了……」李貴才安慰他說。

他底眼睛固執着失地望了望。

哭和嘆子已經乾透了的他邊旁的那個孩子，還在嚶嚶地低泣着，一抽一抽地。勤務員過去抱在懷中，驚愕地說：

「這兒還有一個小鬼呢，不知是那家的……」

「帶到局子去好了……」

李貴才把繩子拴好就和勤務員抬着徐國斌幾傷地在烟塵中慢慢走去。經過南大街時，火勢還很旺，有些人在救火，被水溢出來的烟氣得眼睛有點張不開來。徐國斌失去了光芒的眼睛睜了火一眼，突然微弱地發出顫抖而迷迷糊糊的呼吸：

「同志……努力……打倒……日……本……」

……」

李貴才鬆懈地話時，他已緊緊地閉上眼睛不自主地抽動了一下，便永遠也不動彈，臉色蒼白得可怕，如一張白紙，一半點血色也沒有。

「徐國斌！」李貴才遠遠地叫道，聲音有點喘了。

「怎麼樣？」勤務員回頭來。他沒答他，只是陰鬱地叫他拉過來向局子走去。

了。

三小時以後，他被四個弟兄埋在南關外的一片野塚中。埋好了大家無聲地坐在地上注視着面前的一堆黃黃的新土，哀悼着黃土里誠懇勇敢的老實人。李貴才抑制着自己底情感，把一塊長長的木牌插在墳前的土里，用石頭無力地敲下去，那上面寫着：

雲南邊津人

長征英雄 徐國斌同志之墓

民國二十七年十一月八日公安局立

李貴才在晚飯後遊戲的時期或是在假期中，常一個人悄悄走到他底墳上來感傷地走一趟，坐一會，癡癡地凝視着那一堆泥土，然後默默地走去了。一九三九，六月，六。楊家嶺。

達布赤克的開拓

高陽

「那行的」的說法：蒙古是沒有路也沒有城的，而且是不生產的，乾燥的，苦且與絕望的。

可是，地理教程上却認其地寫著：蒙古有廣大牧場，每年毛絨出額在千萬斤以上，皮革五百萬張以上，和牲畜之良馬，十餘萬頭。（單是庫魯克圖與伊克昭盟的，確是嚇人數字。）

這庫魯克（多麼生疏的地名）是伊克昭盟一大片豐盈的草地（流行口說法是草原）。
 這報章如果像讀着一段故事，一首詩，一個夢，或一個刺伯，千分一夜或希臘神話那樣，那牠或或可敬的讀者既豐富想像再補充牠，那牠或或像一首故事，一首詩，一個美的傳奇，一個刺伯，一夜或希臘的神話了。

英國的這布赤克草其的蒙古（或親愛地稱為古第第）也像上開的這布赤克那樣闊。
 有草的，有方草有樹，這布赤克草地却没有幾麼草的，樹，有一株樹，小樹樹也沒有多少綠葉。這草，草取三十種水，一種水却可以飲五天。

蒙古包有的，但王爺却住着磚瓦的王府。（且北京草其比不上。）王府的牆，着彩色的圖案着，王府的柱，刻着匠人細形擊的彫形。王府裏有着古代的，銅器皿，珍貴的毛毯之類的闊綽擺設。

當我去王府謁見這布赤克賢明的蒙古王爺時，王爺正躺在毛氈的臥褥上；一團團的煙燻機他。如鼠王的草，還沒有開鍋，如煙燻是彩片的煙。（據

說這布赤克蒙古王爺年輕時最漂亮，最罷幹。他底般美麗，假使他愛着的夫人死了以後，因為懷念她，就真愁地抽起大烟來！）多麼多情的王爺！

這布赤克蒙古王爺很關心民族，能說出各個內地大城的名子，知道日本是仇敵，蘇聯是朋友；知道將委口是領袖，毛澤東是其所崇拜的領袖，全中國人民都愛戴的。他認為德王沒廉恥，康王胡塗，雲王，石王夫人的行徑是最最好的蒙古人行爲。這位王爺有着能勝利自己覺得高興，拉戰失敗自己卻覺着愁苦那種純真的心的。

這布赤克管轄京（東西臨理以下的官名）老人（滿臉有着像亂草的絡腮鬍子）竟不相信在五百里左右（黃河北岸，黃河東岸）有兇惡的日本強盜，當我們，着這個老人謹慎地把日本強盜這個真實的故事講給他時，常常地正在勁頭上，老人却搖着小辮子走了，那些蒙古小伙，互相地騰了臉也呼哧地走開。

老人的嘩笑聲，從老遠挑担地擡過來，結實地跌掃在我們的耳朵裏。
 老人常把出他的熊一樣的塊頭搖擺在這布赤克衙門的院落里，或者從衙門到王爺府去的加條車把長的小路上，而且總是打着大肥肚子，好像對誰說：

「你看着，里面都是真正的牛羊奶呀，牛羊肉呀！」
 這布赤克有一個極其可愛的人（純粹受着蒙古教育的）

滿臉紅花紅的燒火喇嘛（從燒火喇嘛可以看出滿清時代獎勵蒙古人做喇嘛的德政）總是跟在我們屁股後亂亂轉，總是聽着我們發抖，他許是想：

——這些傢伙從那裏跑出來的？
 燒火喇嘛當是突然地出現在你的鼻子底下，一聲不響地嚇人一跳，有時他仍頭楞地用拙笨的話發問：

「你吃吧吧？羊肉好吃！」這話着他那雙小眼，還做出很勉強的笑聲，嚥……

「要是有嚼？好看？……」他放聲地笑起來，又突地沒有聲音了。

蒙古常常有喇嘛（敬喇，求福，跳鬼，賽馬），有一有喇嘛（這常常逢着喇嘛可做一筆好買賣）蒙古人就會從毛毯的，從沒有路的，從深草里與沙漠上集攏喇嘛來。

蒙古人打扮得漂亮，蒙古馬也打扮得漂亮；漂亮的人騎着漂亮的馬上喇嘛，想扭扭扭扭自己，扭扭扭扭自己的馬（蒙古人財富之一）。

遊客（或做蒙古生意的漢人，都常應有蒙古人）在廟會附近搭起帳棚來，扎氣箭，牽射，能糕，擲刀子，頭戲，大紅戒指，羊肚巾，蘇登箭，小巧的煙筒，黃色的，紅色的和紫色的手巾，布，花布等挺整齊擺開，誘惑那些天天吃煎羊肉的驢子（漢人對蒙古人稱之的呼呀）。

從北京，歸綏，包頭到蒙古去的路讓日本切斷了以後，一這些貨物的來源也被切斷了，機智的小商人在日本刀底下弄來一點貨品，于是把價值提得挺高（危險嘗試的代價）。

漢官來買馬，蒙古人也自覺地把價七十元的馬提高到一倍的價格，用剩餘的錢和零碎做一交易買賣。

照蒙古傳統的法規，夜晚他們不許進圍子出來（廟的週圍）要睡在圍子外邊，于是天一大黑，弟兄

們叮兒喊叫的，喇嘛利用昏暗滿足了自己對女人的側視。(性病比率可怕地增高)

當我在托里木名(圓廟的意思)廟會(七月里)看見一根大皮鞭子時，爲了一點奇怪我請教回去的漢化蒙古人，據說這根皮鞭子就是懲罰那些不馴順的，叛逆與奴賤的蒙古百姓的。

奴賤的蒙古百姓崇拜這根皮鞭子，却也見着這根大鞭子就躲開。

當着蒙古人發現托里木名廟上有彩色的蒙古官傳畫時貪婪地掇來，那情形都像屎狗嗅吃糞，又急切，又驚恐。

于是在一大羣蒙古人中間，一個漢化蒙古青年

用熟練的蒙古話講開來：

「成吉思汗是誰呀？」

羣衆喧嚷起來。

「安靜點，安靜！」誰喊起來。

「你是成吉思汗的子孫？你！」

「是呀！」

「我們都是……」

「都是……」

「有人要搶我們的牛，我們的羊，我們的草地，我們的老婆……」

羣衆一下了靜下來，隨着，有人又叫起來。

「誰呀？你說。」

「說你的。」

「日本強盜，日本強盜，在河那邊……」圍

答的人用手指着。

「幹掉他！」

「殺死他！……」

達布赤克被開拓了。那些拖着沉重的皮鞋在沙漠上邁大步子的日本強盜，那些夢想把勝利，把珍貴的織物，把奶油帶給天皇的日本法西斯強盜水不想到：再進一步就要成一堆血，一堆骨頭了。

一九三九，五，修改。

編後記

這一期的稿子早就編好了，因爲印刷廠的變動，不得已而又脫稿，這是編者極端地敬意向讀者請求原諒的。

新一期出版之後，對於編輯內容及排版樣式，本刊爲徵集各方面批評與指示，曾邀請本社撰稿人及愛護本刊的延安文化界同志舉行過一個座談會，在這個座談會上，大家很誠懇地指出了本刊的缺點，並給予許多寶貴的指示；這一期刊就根據了這些意見和指示，盡力改進了一點。今後我們還希望繼續得到更多的督促和鼓勵。

關於民族形式問題的論者，是我們今後研究民族形式的最正確的指針。馬健爾同志的查路條，經過多次排演，都認爲是利民族形式的成功之作

品，希望同志們能在這方面更多地提出問題來研究，以期收獲更好的成績。

本期出版適逢高爾基逝世三週年，我們謹以蕭三同志的「我怎能忘記」這篇回憶文字，「獻給瑪克辛·高爾基」這篇紀念高爾基的重要文獻和「獄中生活」的評作來紀念這位文化巨人——高爾基。

關於本社創作方法更應特別介紹的是「勤勞員陳小半」這篇作品，他提示了一個有力的圭臬：在這篇作品裏具體地反映了延安工作大檢查中的現實生活；而作者據說是一位僑居開通高小的工作同志，他這種努力寫作的成績是值得我們學習的。再一篇就是「我和柴油機的生活」，作者是一個機器廠的十四歲的童工，文筆是由工業展覽會的輪廓上接出來的，他寫得親切，生動，使我們覺得詩來在廣大的羣衆中間，一定會有更爲生動的真實的作

品出現的。

「達布赤克的開拓」的作者是在蒙古生活過很久，他在這篇作品裏向全國同胞傳達了蒙古同胞對於抗戰運動的熱情。

卜之琳、吳伯蕭同志，新由前線歸來，「從我們在前方從事文藝工作的經驗談起」是他們文藝工作團提出的工作意見，發表在這裏以供從事前方文藝工作者之參考。

爲了能夠更充實更廣泛地反映邊區和華北前線的文化活動及戰鬥生活，並達到藝術的綜合刊物的任務，本刊編委會由第三期起擴大組織，除文藝負責編輯之外，還請音樂、舞蹈、美術、劇團、抗大、八路軍政治部來共同參加編輯事宜，希望能在編輯上能做得更完善些。

(編者)

從我們在前方從事文藝工作的經驗說起

吳卞
伯琳

我們在前方走了五個月，預定的期限差不多滿了，預定的計劃只完成了一部分，因為我們限於地域，在太行山一帶轉來轉去，終於只走了一個地區，其實這地區，不過寫作材料我們多少搜集了一些，文藝組織我們也多少推動了一些。除了對於前方代表，對於前方部隊的茅干程度的認識，我們還得了一點在前方從事文藝工作的經驗以及前方對於一般文化人的印象和求的反映。

先談談我們在經驗中感覺到的關於在前方從事文藝工作的幾個問題。

一、組織 在前方的文藝工作者組成團體在原則上自然是應該和必要的，事實上也可以省却地方上和部隊要分別應付的麻煩，而且，大家在一起，遇事可以研究討論，於推動文藝組織中更容易引起熱鬧和興奮；可是在搜集材料一方面確有許多不便處：走同樣的路線，過同樣的生活，聽同樣的談話，見同樣的事務，各工作者，雖然主觀上彼此反應不同，觀感力互異，着眼處相歧，所得的材料總難免雷同與重複。軍事正所謂「化整為零，化零為整」，「分進合擊」的戰術，文藝工作者本來也可以採取，但是在前方，尤其在游擊區，因情形變化不能完全一定，通訊聯絡比較不便，文藝工作的團體實行這種辦法有種種困難。若把專寫報告通訊的，專寫小說的，專寫詩歌的，專寫戲劇的各個工作者組成一個團體，當比較好一點，雖然各工作者的行止彼此仍難免牽掣。更好的辦法或者是把文藝工作

者與音樂，演劇，繪畫；這些方面的工作者聯合在一起，而成為一個藝術工作團。不過一個團體要配合得當還是最值得注意的事情。

二、入選 標準應當盡量嚴格。工作者的品行道德應作為考慮的第一點。思想以外，應該考慮到工作態度。嚴肅，切實，認真，不招搖誇耀，是應有的條件。藝術素養當然也是一個重要的取捨標準。因此，一個工作團究竟不是一個學校，他們出去主要的是工作；雖然在工作中也可以，也應當不斷學習，求進步，只是文藝愛好者，文藝志願者，即使極有希望的，極具培養成績的，也應當先讓生活在旁的部門，迫等到他們有了起碼的實際做文藝工作的能力。

三、路向 文藝工作者在前方的去處當然不外兩個：地方上與部隊裏。說到這里就有點矛盾了：解決了：（1）走上層與（2）走下層，（1）走得遠與（2）住得久。這二者相反的路向所引起的問題上的特性也就是（1）全面與（2）局部，（1）廣泛與（2）深刻，（1）概念與（2）具體。

要兼二者之長，在限定的時期內，是很困難的。文藝工作者在二者不可得兼中雖然較宜於捨（1）而取（2）。不過對於主觀的潮流，對於總的趨勢，摸不清楚，則對於眼前的事態容易有不止確的判斷。而且在一地方上或一個部隊裏住久了果然可以認識得深一點，可是對於眼前的事物，因為習慣了，往往失去了敏感性，或者總懈了注意力。所以

如何能得一個適當的安排，這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

四、關係 在前方太受優待對於文藝工作者而不不利，因為這樣一來，且不說工作者會如何鬼不安的感覺，無形中一道牆壁就擋在他們的前面，於搜集材料上增了一層困難。可是太受優待也走於工作上，於行動上有種種不便處，家都不好想像。

五、計劃 文藝工作者在前方活動範圍不大，雖有一個總的計劃，半年的計劃，年的計劃，兩年三年的計劃。不過因在前方，尤其在前線，情勢變化多，計劃也得變動的實行。像前線中的五隊一樣，應隨時決定局部的計劃，例如有一星期轟炸住的時間，就決定一個五期的計劃，有十天住的時間，就決定一個四天的計劃。有時候需要機動，有時候需要忍耐。

六、方式 這裏在是一個最重要的問題。一個根本的問題。文藝工作者到前方去究竟應取何種方式？是：既，還是參加地方工作或部隊工作？當然，最好是參加實際工作，因為這樣可以避開「走馬看花」「浮光掠影」的毛病。本來最好文藝工作者自己已經是戰士，其次是指揮員，再其次是到去工作人員，政治工作人員。許多偉大的作家方致裏會出在目前還不曾想到將來要當作家的，目前還止致力於文藝以外的各部門工作的戰士和幹部中，可是他們在文藝這方面的出頭也需要培養，一方面他們

還不能應我們目前迫切的要求。那麼把文藝工作者送到實際工作中去亦是辦法。可是這樣文藝工作者又很容易受繁重的實際工作所束縛，有時就不能作有利於文藝工作的活動。在前方的八路軍總部成立了一個八路軍文藝創作會以後，最近聽說將由行政系統，使文藝小組會及於所統轄的各部隊，提倡和平從容的寫文章（某旅已決定幹部每月十五日必須多寫一點）而且放在部隊裏的報上發表）而且正預備特別訓練一些工作者，除在各單位再任的一部分教育文化幹事的工作以外，專負責於教幹部和戰士寫文章，自己也作文藝活動，彷彿就成了「文藝幹事」。這倒是一個很好的辦法。

現在談前方與文化人（廣義的，指一般的知識分子）。

知識分子在前方，一般的談來，是受歡迎的。三月底八路軍某旅，在大盛軍前夜舉行的全旅總以上幹部會談中，旅長報告說某團的政治委員（他是從小鬼兒們起來的老幹部，道地的工農份子，現在是某團長精明幹練的領導者），見到他時，帶了一種小孩子的天真的高興說：「我從前也許還沒有把門開大，現在可全開了。」說知份子與他們真有用處。事實上我們在某團也確乎親見到熱誠戰術和美術系的三位學生（戲劇系兩位，一位就再任音樂方面的的工作）有很好的表現。某旅不放棄老藝學生（包括文學系的），甚至於同他們說藝已經停頓，要他們留在前方。扣留文化人的風氣在前方是相當流行的。問起前方，尤其部隊裏，對於文化人的印象，照例都可以得到「很好」的回答。可是我們想想這一半是由於部隊裏的各幹事都太客氣的緣故。有一次，也只有這一次，在我們預備回來的時候

，我們聽到某處一位總務處長（他是老幹部）痛切的談了某某的嚴重錯誤，重複的說了「不管你文章寫得怎樣好，你沒有道德，誰還看你的文章！」這句話，不管前方或後方的工作者都應該牢記在心頭的。像某某這樣的工作者希望在前方不至於太多，要不然對於文化人全體都會有太大的影響，還好，目前這種人在前方大約還不多。且不說這種個別份子，在我們反對自己上和旁觀別人起來，知識分子出於部隊裏總覺得不同了。即像抗大嚴格訓練出去去的知識分子也有時表現着過激派，過分會說話，學問流氣在嘴上，自負心甚在臉上。不過這大多是初到前方，初到部隊裏的，經過一個時期，也就會變了。我們也碰見過這樣的例子：和我們一同等待過鐵路機會的一批打大學生，分別了不到兩個月，在某旅部再見到的時候居然一變而有長分像老幹部了。一個老幹部應例是容易看出來的。他待人接物總是誠懇，沉着，虛心，叫初到前方的知識分子很容易上當，以爲他什麼也不知道，殊不知他從多年生活的實際教育中，已經知道得很多，除了對於所謂「洋」字號的事物，可是他們是「裝蒜」嗎？不！他們實在是在想多知道一些。

那麼前方對於文化人到底要求些什麼呢！第一就是教育。前方部隊，我說的是八路軍，一般的政治水準總要比文化水準高得多，而確有無窮的求進心。所以他們一見文化人總要求「教」他們什麼。

其次就是文化食糧了。我們不管在地方上或在部隊裏，總聽到這句問話「你們可帶來了些什麼書報嗎？」一切書報，只要不是反動的，他們都歡迎。特別需要的刊物，帶一個樣本去，他們就會想法

于翻印，用油印或石印。一本書往往封皮都脫膠了，還在各處流轉不息。我們親見到有人爲了一兩本舊雜誌而鬥出一場氣。有些有興趣也有志於寫文藝作品，尤其是報告通訊一類文章的總嘆着找不到好的模範。不過這僅就部隊裏一部知識分子和一些幹部而言。至於戰士們，小鬼們呢？他們也要求書報。他們也未嘗不需要文藝讀物。不過要通俗的，有興味之類書。他們有時也看看小說。光是抗日三字經一類書是不能滿足他們的。能把電影送到前方去演一定會得到很大的效果。

除了戲劇人材，音樂人材，繪畫人材以外，日語人材是被迫切要求着。我們在一個游擊支隊裏跟日本俘虜的談話說起來真是一個笑話。前軍工作部幹事不大能諳日本話，恰好那裏有兩個朝鮮俘虜，一大一小，大朝鮮人能講中國話，小朝鮮人能講日本話。於是談起話來，總先由我們對大朝鮮人講，大朝鮮人對小朝鮮人講，再由小朝鮮人對日本俘虜講，日本俘虜回答的時候又依次返回來。

這些人材在部隊裏怎樣分配呢！日語人材當然分配在敵軍工作部。藝術人材則照例安置在教育科，普通擔任領導宣傳的工作。幹文學的他們也要，不過目前還只是分配做教育文化幹事，經常管上訓練檢查等工作。抗大出去的學生大多當教育幹事，即便軍事科畢業的除了本來在部隊裏當指揮員的老幹部。他們並不是認學生就一定不能拿指揮，不能指揮作戰，實在是因爲感覺最缺少教育部隊的人材。我們親聽見陳旅長安慰他們說：「你們暫時委曲一下，當一下教育幹事，因爲我們目前太需要這方面人材，過一個時期，一定讓你們有機會施展你們的特長。」拖了滿腔熱忱

文藝突擊

期 二 官 勤 其 他 時 間 也 應 盡 量 的 用 於 工 作 中 也 不 能 有 些 空 閒 尤 其 是 文 學 青 年 也 不 能 有 些 空 閒 多 少 有 點 感 覺 到 非 所 用 不 能 竭 其 才 以 應 務 抗 戰 自 然 他 們 也 知 道 從 那 文 藝 寫 作 者 應 該 進 實 際 生 活 和 實 際 工 作 更 他 們 感 覺 苦 悶 的 是 太 受 工 作 束 縛 以 致 失 去 了 文 藝 活 動 的 餘 裕 這 也 確 乎 是 問 題 話 又 說 回 來 他 們 最 好 還 是 作 我 在 前 面 說 的 「 文 藝 突 擊 」 吧 。

在 行 軍 途 中 還 有 一 部 份 藝 術 人 材 (包 括 文 學 的) 是 分 配 到 太 行 山 各 種 學 校 太 行 文 化 教 育 出 版 社 以 及 新 華 日 報 華 北 分 社 去 工 作 的 他 們 做 電 報 工 作 當 然 是 合 適 可 是 反 往 往 太 被 限 止 在 後 方 一 前 方 的 後 方 了 除 了 當 記 者 的 當 隨 軍 記 者 是 前 方 的 文 學 青 年 所 最 羨 慕 的 工 作 。

作 為 總 結 我 想 說 文 化 人 尤 其 是 文 藝 工 作 者 上 前 方 到 底 對 於 自 己 (也 就 對 於 國 家 對 於 民 族) 有 無 益 處 從 前 的 回 答 是 肯 定 的 現 在 從 前 方 走 了 和 住 了 五 個 月 回 來 我 的 回 答 還 是 一 樣 能 在 前 方 一 定 期 的 參 加 實 際 工 作 的 不 用 說 即 在 前 方 隨 走 走 一 步 的 雖 然 不 是 當 同 記 者 觀 察 家 旅 行 家 只 要 開 着 眼 睛 的 只 要 用 心 的 總 可 以 見 識 許 多 明 白 許 多 譬 如 一 位 魯 藝 學 生 初 到 其 團 的 時 候 帶 個 人 抬 一 條 鐵 軌 馬 上 就 得 了 改 正 因 為 部 隊 裏 的 同 志 告 訴 他 說 一 條 平 漢 道 或 道 溝 路 的 鐵 軌 至 少 要 二 十 個 人 抬 我 們 也 親 看 見 八 個 人 十 二 個 人 抬 一 條 小 支 線 的 鐵 軌 不 過 以 為 在 前 方 自 己 不 必 用 心 現 成 的 好 材 料 會 自 己 找 上 前 來 想 以 很 小 的 勞 力 發 一 筆 很 大 的 精 神 上 的 橫 財 的 則 惟 有 失 望 即 不 是 大 失 所 望 。

五月十日，一九三九。

打就打說

詞 曲 克 海 塞 星

G 調 2/4 稍 快

||: 3 2 5 3 0 | 6 1 7 6 0 | 3 5 3 2 3 5 3 | 2 1 7 6 0 |

- 1. 酸 聚 刺 尖 又 尖 敵 人 來 到 黃 河 邊
- 2. 當 壯 丁 上 前 線 能 打 鬼 子 的 是 好 漢
- 3. 王 老 二 李 老 三 你 我 都 是 好 青 年
- 4. 張 大 哥 王 大 哥 大 家 都 是 好 小 夥 夥

3 2 5 3 0 | 3 2 5 3 0 | 6 1 7 6 0 | 6 1 7 6 0 |

- 1. 甲 你 拿 刀 你 拿 刀 我 拿 槍 合 我 拿 槍
- 2. 你 放 哨 你 放 哨 我 站 崗 合 我 站 崗
- 3. 你 越 方 打 你 越 方 打 我 擊 我 擊 我 擊 我 擊
- 4. 你 越 方 打 你 越 方 打 我 擊 我 擊 我 擊 我 擊
- 5. 你 越 方 打 你 越 方 打 我 擊 我 擊 我 擊 我 擊
- 6. 你 越 方 打 你 越 方 打 我 擊 我 擊 我 擊 我 擊
- 7. 你 越 方 打 你 越 方 打 我 擊 我 擊 我 擊 我 擊

3 5 3 2 3 5 3 | 2 1 7 6 0 | 3 5 3 2 3 5 3 | 2 1 7 6 0 |

- 1. 甲 牽 起 手 來 打 東 洋 合 牽 起 手 來 打 東 洋
- 2. 防 止 漢 奸 鬼 子 進 村 莊 防 止 漢 奸 鬼 子 進 村 莊
- 3. 打 得 小 鬼 頭 忙 打 得 小 鬼 頭 忙
- 4. 打 來 打 去 你 遭 殃 打 來 打 去 你 遭 殃
- 5. 游 擊 隊 的 好 處 就 這 樣 游 擊 隊 的 好 處 就 這 樣
- 6. 時 間 越 長 小 鬼 越 不 上 算 時 間 越 長 小 鬼 越 不 上 算
- 7. 大 家 出 力 才 是 全 面 抗 戰 大 家 出 力 才 是 全 面 抗 戰

稿約

- 一、理論：藝術（音樂，美術，戲劇等）與文藝的理論及批評。
- 二、新形式：新形式的理論研究及創作。
- 三、創作：小說，戲劇，雜書，詩歌，通訊，木刻，歌曲等。
- 四、羣衆文藝：工廠，農村，青年，婦女，部隊，文藝作品。
- 五、翻譯：藝術及文藝理論與作品的介紹。
- 六、每篇字數不得超過五千字，特稿例外。
- 七、刊用後，以本刊爲稿。
- 八、來稿寄延安楊家嶺文化協會藝文突擊社。（外埠請附足銀稿郵費）